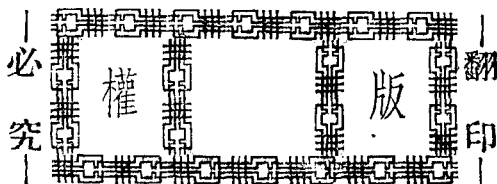


蜀山劍俠傳

還珠樓主著



民國三十年六月再版

俠義長篇武蜀山劍俠傳 第十七集

每集：實價國幣一元
因成本飛漲 故本集定價一元九角

著 者 還 珠 俠 主

出 版 者 勵 力 出 版 社
總店天津法租界三十一號路敘康里
 分店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

總 經 售 處 春明書店 四馬路晝錦里
 上海鴻文書局 愛文義路四六〇弄

代 售 處 百新書店 上海四馬路中市
 香港皇后大道

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蜀山劍俠傳 第十七集

還珠樓主著

第一回 圖解勤參寸心通妙諦 飛雲可捉咫尺誤仙緣

本書正集十六冊業已告終。這裏先補敘由戴家場分手出來的幾個本書中重要人物的事蹟。以便歸入到峨眉開府盛典。下文繁妙節目甚多。日後俱可一一交代。這且不言。且說老英雄凌操的愛女。俞允中的聘妻。女俠凌雲鳳。原是追雲叟白谷逸的內姪曾孫女。當白谷逸的妻子凌雪鴻。在開元寺坐化時。對白谷逸同窮神凌渾的妻子。白髮龍女崔五姑。再三囑付。說凌家仙根甚厚。五十年後。必有子孫得道。務必代爲留意。後來白谷逸算出。應在雲鳳的身上。便借衆仙俠大破戴家場之便。給烟中神鷲趙心源。去了一封東帖。命他到時開香。等白髮龍女崔五姑一現身。便即將東帖呈了上去。說自己門下。並無女弟子。請他務必克踐前言。渡引雲鳳。五姑此來。一半相助衆仙俠驅除異派。一半也是爲了渡化姪曾孫女之事。當然照辦。雲鳳本來心性高潔。向道甚誠。祇爲老父年邁。終鮮兄弟。不得已才許給俞允中。雖然允中英姿颯爽。武藝高強。又是世家子弟。足稱佳婿。到底不是素願。乃至和羅姓的結仇。避至誠州英兒妹家中。先後遇見了好幾位劍仙俠士。大都飛虹百里。上下青冥。才知仙人也是人爲。益發動了嚮往之

心。幾次想和老父商量。就著這當前仙緣。投師學道。俱被阻止。雲鳳無法。祇好暗中背人。去激允中。誰想允中十分癡情。也是執意不肯。雲鳳暗中甚是氣悶。原準備破了戴家場。拚死命苦求羣仙接引。以死自誓。好歹也要了却這層心願。不想一出去。便遇見假頭蛇姚元。仗着一手神槍。剛要得勝之際。忽被姚元暗放瘟瘟迷魂沙。冒起一股黃烟。雲鳳聞着一股奇腥之味。剛暗道得一聲不好。立時中毒倒地。跟着死在姚元禪杖之下。多虧戴湘英趕來接應。一彈子將姚元右眼打瞎。凌操見愛女倒地。忙趕過去救時。修地眼前一閃。現出一個白髮婦人。就地下抱起雲鳳。身形一晃。不見蹤跡。雲鳳在迷茫中。微覺身子被人捧住。輕飄飄的憑空騰起。漸漸不知人事。等到醒來一看。已臥在一間極修整的石室以內。面前站定一個滿頭銀髮。手拄鐵杖的婦人。正撫着自己滿頭秀髮說道。小孫孫。可能知我是誰麼。雲鳳幼年。便聞凌操說起自己家中。曾祖姑成道的仙蹟。一聽這等稱呼。把白髮龍女崔五姑。當着了凌雪鴻。適才已爲敵人毒烟暈倒。定是遇救到此。連忙下拜道。你老人家。可是五十多年前在開元寺坐化的那位曾祖姑麼。崔五姑道。你會祖姑業已兵解化去。又經過了三十餘年的流轉。才轉劫託生。在蘇州閶門外七里山塘。一個姓楊的漁人家裏。不久便可相逢。我是你叔曾祖父凌渾的妻子。白髮龍女崔五姑。因你會祖姑坐化時。曾再三向我和你會祖姑父追雲叟白谷逸說。凌家仙福尚厚。他年還有出世之人。要我三人隨時留意。渡化接引。日前你叔曾祖算出。應在你的身上。今日打播時。趙星源又拿着你會祖姑父的書柬。請

我渡你到此。先傳授你坐功劍法。日後再引進到峨眉門下。你叔會祖日內便去青螺峪。驅除八魔。創立教宗。我本應相偕同去。祇爲你叔會祖雖然道法高強。在各派劍仙中。享有威名。祇是他還不算。是玄門正宗。門下弟子。異日均難免於兵解。昔日你會祖姑。便是吃了此虧。他性情又有些古怪。異日學成劍術。必不容你轉入峨眉。所以他本想將你帶往青螺。是我執意不肯。才將你帶在這風洞山白陽巖花雨洞暫住。我先賜你一口玄都劍。按我所傳。每日虔心練習。我不時離他去。每隔旬日。必來看你一次。此洞爲昔日白陽真人學道之所。靈蹟甚多。乃人間七十二洞天之一。內洞壁上有白陽真人遺留的圖解。熊經鳥伸。外具百物之形。內藏先後天無窮變化。你祇勤加揣摩。以你天資。日久自能融會貫通。稍能有成。再下山去略積外功。便可持我柬帖。趁着峨眉開闢五府之便。前去拜師了。開府威會。爲時相距不遠。同門中身懷絕藝。道法高強之人甚多。你既是我引進之人。雖不能超越羣倫。也須相差不遠。此事成敗。全仗你自己修爲。毋負我的期許。才是。不過此山遠在黔桂邊境。數千里山嶺雜沓。除了山北鐵雁冲黃獅峒一帶。略有生番黎苗雜居外。雖然風景奇麗。時爲仙靈窟宅。亘古一來。洪荒未闢。大澤深山。山魃木魅。蟲蟒怪異之類甚多。再加上此洞。久傳藏有白陽真人一部針訣。和兩匣芒餌。中間經過許多異教中人。來此搜掘。至今不曾發現。連我也未知藏處。難免不再有人覬覦。我再賜你神針一枚。可隨心收發。作爲防身之用。彼若有緣。將真人遺物。得到手中。足可助你數十年苦煉之功。可隨時留意。那就看你緣分如

何了。雲鳳聞言。不禁感激涕零。抱着崔五姑的雙膝。叩頭不止。崔五姑笑道。我知你向道心誠。今日正趁你的意願。儘自傷心則甚。快起來。雲鳳含淚起立道。會孫女蒙會祖母天高地厚之恩。接引到此。九死難報。祇是爹爹年邁。並無子息。所生祇會孫女一人。平時甚是重愛。今見會孫女失蹤。必然悲痛不止。還望會祖母恩施格外。大發鴻慈。將他接引到此。即使修道無緣。也可朝夕侍奉。不知可否。崔五姑笑道。癡丫頭。你當修道成仙。就這般容易麼。此山已高出雲表。你此時人在洞中。又服了我的靈丹。還不覺得洞外罡風何等凜烈。常人到此。便即吹化。便是你。也須修煉四十九日之後。始能出洞遊行。他一個暮中衰叟。到此怎能禁受。洞中食用之物。俱所不備。你在數年內。還未必能服氣禁食。這四十九日中。尚須我給你採辦黃精松子之類充饑。自出取食。須待四九期滿。骨堅氣凝之後。他來豈非受罪。至於憂思愛女。在所難免。但已有人爲之分說。決可放心。他此刻有俞戴兩家留住款待。正好安樂。你祇有志向上。年餘光陰。便能見面。你必將我的靈丹。與他服食。縱難成仙。也可延年益壽。一人得道。九祖升天。圖這年餘之聚。反分道心則甚。雲鳳不敢再說。當下崔五姑便命雲鳳盤膝坐下道。你如此孝思。率性我再助你一膀之力。使你早日學成。父女重逢。此舉省却你苦功不少。須知此等仙緣。曠世難逢。勿以得之太易。不自珍惜。淺嘗輒止。雲鳳聞言。悚然。恭謹領命。崔五姑伸出一手。按住他的命門。雲鳳祇覺五姑的手。微微在那裏顫動不止。漸覺一股熱氣。由命門貫入。通行十二玄關。直達湧泉。再由七十二脈周行全身。遍體奇熱難耐。

雲鳳祇管寧神靜志。一意強忍。先時五內如焚。似比火熱。半個時辰過去。方覺渾身通泰。舒適無比。前後過有半個時辰。忽聽五姑喜道。想不到你定力根骨。如此堅厚。真不枉我度你一場了。接着又傳了雲鳳坐功。說道。你此時百脈通暢。百病皆除。日後運氣調元。可以毫無阻滯。後洞現有我適才採來的黃精。外有鐵釜一口。支石爲竈。足拱半月之糧。可照我法做去。半月後。我再來傳你劍訣。說罷。取出一口長才二尺的寶劍。和一根三稜鐵針。交與雲鳳。傳了針的用法。說得一聲好自修爲。行再相見。雲鳳祇見滿洞之中。金光耀眼。人已不知去向。知道洞外罡風利害。不敢追出去看。祇得望空拜倒。謝了大恩。先將那口劍拔出。錚的一聲。電光閃處。劍已出匣。寒光射眼。冷氣侵肌。仙家異寶。果自不凡。神針無事。不敢妄發。也知是件寶物無疑。不由喜出望外。心裏記着後洞壁間圖解。和白陽真人靈蹟。以爲其中必多仙景。恭恭敬敬。朝後洞叩了幾個頭。存着滿腔虔誠之心。往裏走去。這洞共分前中後三層。祇前洞最爲光明整潔。中洞深藏山腹。雖然高大宏深。已不如前洞亮朗。雲鳳見上下壁內。到處都是殘破之痕。料是前人發掘遺跡。走向洞壁盡頭。見有一塊高約兩丈。厚有三尺的石碑。碑上並無字蹟。轉過碑後。才是後洞門戶。高祇丈許。進門一看。洞內異常黑暗陰森。雲鳳原是內家武功。目力曾經煉過。仔細定睛尋視。依稀略能辨出一絲痕影。但是看不清楚。洞中彷彿比前中二洞。還大得多。除當中一個石墩。和零零落落。豎着許多長短石柱外。并無什出奇的景物。再走向壁間一看。那圖解也祇影綽綽。有些人物痕跡。用盡目力搜查。不

見一字。僅在東南角。尋到一堆黃精松子。和那一口鐵釜。心中未免覺着有些美中不足。孤零坐在當中石墩上。祇管出神尋思。也不想弄吃的。暗忖會祖母既說圖解爲用甚大。必非虛語。這一點點人物立坐飛躍淡影。不見一字。洞中如此黑暗。叫人怎生索解。如不從此中悟出一些妙理。休說自己汗顏。會祖姑必當自己不堪造就。負了期許。也許就此罷手。豈不誤了仙緣。想一陣。又往四壁注視一陣。那飛躍屈伸之狀。還可照着內行功夫。依式學樣。偏生坐像最多。十九一式。即便看得清楚。也無從下手學習。似這樣起坐尋行。過了好些時候。老是尋不出一點線索。不由着起急來。越着急。覺着洞中越更黑暗。末後把氣沈下去。閉了雙目。略爲定了定神。把心一橫。暗罵好容易遇上這等仙緣。偏又資質這等愚下。如不悟出壁間圖解用意。誓以身殉。反正會祖母要半月過了才來。無須急在這時。何不先照他所傳煉氣之法。勤加煉習。緩些時再去參悟。想到這裏。便將雙膝一盤。真心用氣。打坐入定。等到做完功課起身。也不知是什時候。祇覺身輕骨健。神清氣爽。睜眼一看。洞中也沒有初進來時黑暗。壁間圖解。隔老遠便能稍稍辨認。這才少悟虛空生白之理。適才是由明入暗。滿腔慾望。心感氣浮。所以看他不見。此時坐功之後。矜平躁釋。神清志甯。便好得多。以後勤加練習。定能視暗如明。祇圖像能一目了然。無須尺尋寸視。縱無字跡註解。多少總要體會出一些道理。不禁轉憂爲喜。益發奮勉不置。雲鳳自從戴家場遇救。到此已有一天多時間。未進飲食。這時心裏一寬。方覺腹飢。走向壁角置釜之處。一面先剝了松子入口。猛又想起仙人

點化往往示意於不知不覺之中。前洞儘有光明方便所在。這鍋灶偏生安置在這後洞最黑暗的地方。看似無關。定非尋常。說不定又含有深意。且莫去動他。一面隨手取一根黃精。咬了一口。覺着苦澀。見其中還雜有許多山芋。打算煮熟了吃。釜旁柴枝頗多。也有火種。無從尋水。出洞又畏罡風。祇得用身帶的一把小刀。削些胡亂生吃了一頓。吃完起身。又向壁間尋視。除看得比前清楚外。仍無所得。一心苦煉。洞中又無牀榻被蓋。率性不睡。逕去石墩上二次打起坐來。做完一次功課。異常舒散。或是吃些山芋黃精。松子之類。又去打坐入定。似這樣做過了十幾次功課。始終未曾離開後洞。洞中黑暗。不分晝夜。算計時候。約有三天光景。因是潛心一意。勤苦參修。再加天資穎異。夙根深厚。進境極快。雲鳳本人。尙不知道。祇覺心智空明。耳目分外靈敏而已。有一次。剛剛入定過來。偶看壁間圖解。格外比前清晰。知是打坐之功。自忖再有數日。祇要接着會祖母所傳坐功。能在一次中。將氣機運用純熟。通行逆行。過了十二周天。做到他老人家所說境界。便可照着壁間圖解。不問悟出門徑與否。一一試練了。正自尋思。微聞水聲滴石。靜中聽去。分外清楚。細一留神。聽那水聲。竟出自那塊打坐的石墩之下。雲鳳連日用功。除吃些山糧外。未進滴水。也未行動過一次。忽然聽得水聲。不覺思飲。心想洞中靈蹟甚多。卽壁間圖解外。也會仔細搜索。並無所見。石墩下面是實是虛。怎未想到移開一看。這水聲好似時近時遠。石墩又大。莫非下面還蓋有洞穴不成。想到這裏。走近前去。兩手搬着石墩。往前一拉。竟能移動。連忙運足平生之力。一陣搬移。移

開二尺來遠近。漸漸發現穴口。心中大喜。等到石墩移向一旁。再看全穴口比石墩祇稍小一圈。低頭往穴中一看。水聲已住。那穴道是前往後斜行下去。看去雖然很深。不過斜徑陡些。並非直落無際。有了着身之處。自信從小練就一身輕功。還可提氣站壁上下。略爲歇了歇。振起精神。將真氣往上一得。身坐穴口。伸足入穴。背貼着那滑削陡險的穴壁。緩緩往下溜去。快要到底。才將氣一舒。放快了勢子。等到腳踏實地一看。地方不大。石筍林立。均甚粗巨。石壁沒有上面平整。到處都是孔竅洞穴。仍有不少發掘過的痕跡。再一細尋。那水聲來處。祇在一塊形勢槎枒的奇石上面洞竅裏。有一線流泉。涓涓下滴。想是年代深遠。水滴石穿。已成了一個尺許方圓的水坑。水與地平。也不溢出。用劍一探。不能到底。彷彿很深。張口就着泉流一嘗。竟是甘冽異常。心想汲些上去。又沒盛水的東西。如若上去。將那口鐵釜搬下來。又恐拿着東西。走這樣滑削的穴壁。下來容易。上去却難。想了想。無計可施。一心想吃點熱東西。祇得取下身披的肩巾。先放在水坑裏洗了個淨。就着那涓涓細流。將他浸濕。再脫去身上衣服。放在石上。以免弄濕了。沒有換的。一切準備停當。口含濕衣。走向穴壁。仍是背貼着壁。將頭往前略伸。手足向壁。施展輕身功夫。一提氣。飛也似往上遊去。一會到頂。出了穴口。奔向釜前。將巾一陣擰絞。居然有一碗多水。左右閉着無事。穴底溫暖如春。也不嫌麻煩。一連上下三次。才湊了有半釜子水。就石上晾起肩巾。將脫去的衣服着好。一面升火。一面削芋。才入釜中去煮。不消片刻。水開芋熟。香味撲鼻。取出一嘗。不但那芋甘芳酥滑。

運湯也是清香甜美。益覺適口異常。盡情大嚼之餘。不覺吃多了些。雲鳳連日吃了許多冷東西。在先又服了崔五姑的瀉洗腸胃的靈藥。藥力早已發作。又幾天沒有行動。被熱腸熱食一冲。不一會。忽然腹痛如絞。恐污穢了洞府。洞外罡風利害。強忍着跑出洞去。擇一僻靜山石後面。剛一蹲下。便如奔流奪門。不可遏止。等到站起身來。積滯全消。頓覺身子一輕。五內空靈。細看當前景物。置身已在白雲之上。四外高峯。微露角尖。俱在脚底。正當中午時分。天風冷冷。彷彿甚勁。但是一毫也不覺冷。偶一低頭。見巖下面。長着許多奇木異卉。向陽一面。有一處黑沈沈的。似有洞穴。當時未有意去看。閒眺了片時。逕回洞中。去做功課。坐時覺着一縷熱氣。由丹田起來。緩緩通過十二玄關。直達命門。然後又順行下去。與崔五姑傳授時。手按命門的情況相似。知到第一層功夫。業已圓滿。坐罷睜眼一看。全洞光明。無微不矚。不禁狂喜。連日壁上圖解。已是越看越顯。雲鳳打定主意。練好了五姑所傳功課所說。一直未去理他。這次做完功課。見四壁人物鱗介飛潛動躍之形。不特神態如生。竟悟出自東壁起始。個個俱似有呼應關聯。一數全壁。共是三百六十四個形勢。暗忖這圖解。分明按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。怎麼少了一個。四外又無殘缺之痕。再四揣摩不出。反正無師之學。全仗自己用心試習。並不深知微妙。且試試再說。便決計從東壁許多動像起。照樣練習起來。起首是一連十二個人形的坐像。俱都趺坐朝前。頭一個兩手直向膝頭。一目垂簾內視。首微下垂。第二個起。頭略正些。狀甚妥閒。以下的十個坐像。俱都相同。看不出有什不一樣處。雲

鳳雖猜是坐功次序。但是四壁三百六十四個形相。飛潛動靜。無一雷同。但是這起十二個。除頭一個首略俯。算是坐功起始。調息時的姿態外。後面這十個。既無什變態。要他何用。定有深意在內。究是自己心粗。沒有看出他的異處。當下定了定神。再仔仔細細察看那十二形相。同異之點。除面貌胖瘦。身材高矮不一外。休說姿態相同。連和服裝那衣紋。都是一個樣子畫出似的。想不出個道理來。後來一想。這也許是當初真人門下。練圖解的十二個弟子。也未可知。看壁相人形。一共不足二十。除這十二個有衣冠外。餘者均是赤着身子。所料或者不差。想了想。把初意略為變更。便捨了這十二個形相。暫且不學。竟從第十三個圖像。開始學習。其實雲鳳。如按初定主意。不問三七二十一。竟從頭一圖學起。日子一久。自悟出玄門上乘大道。祇為天資過分聰明了些。心略一活動。這一改主意。反到捨近求遠。等把壁間圖解學完。悟出走錯了路。已該是下山時候。無暇虔修。日後到了峨眉。不能與三英二雲比肩。仍要隨定一輩道行略次的同門。在左元洞內。苦煉三百六十五日。差一點便和雷揚等人。同樣走火入魔。白費多年的辛苦。這且不提。十三圖起。盡是些人物鳥獸。各式各樣的動定狀態。雲鳳便照着上面。熊經鳥伸。一一練習起來。先祇打算照本畫符。以為不知怎麼難法。原擬每次功課完畢。每一像學上幾次。不問有效無效。能通與否。先練習上十多次。再挨次往下練去。反正不惜辛苦。把這三百六十四像。一一練完。看是如何。再作計較。及至照圖才練了兩式。便覺出有些意思。一式有一式的兆朕。不禁心裏頭怦怦跳動。連飲食都

顧不得用照式勤練不已。第一日連着幾次。練了二十餘式。坐完了功。便練。練完又坐。雖已入了悟境。尙不能將各式融會貫通。等到第三日過去。已會了百十來式。有一次練完。試照幼年在家的練習武功之法。將各式先挨次聯貫。和打拳般練了一遍。然後又顛倒錯置。再練一遍。練時猛覺氣機隨着流行。和坐功時相仿。益發狂喜。不消十來天的功夫。壁間圖像。俱已練到。雖然祇知依樣葫蘆。不能深悉其中微妙。對於運氣功夫。却是已有進境。崔五始去時。曾說每隔旬日。必來看望一次。這日雲鳳做完功課。一算日期。已有半個多月。五姑說來傳授劍法。並未來到。可是洞角所留的食糧。看去還是那麼多。絲毫不見減少。起初祇顧每日苦練。沒有注意到此。這時一經想起。覺着奇怪。暗忖神仙。決不打謊語。但是飛行絕跡。來去無蹤。一想到這裏。便留了神。將所餘食糧。分別估了數目。打了記號。照自己每日食糧一估。還數月餘之用。過了兩三天。一查看。竟少了些。尤其是自己最喜煮來吃的山芋。一根無存。好生後悔。不該暗破玄機。又去打什記號。光陰易過。雲鳳在白陽巖花雨洞中。不覺過了一個多月。五姑始終未見。一臨。眼看食糧將罄。喜待那日五姑。會說四九期滿。便可出洞覓食。如今相隔已無多日。洞外罡風凜烈。日前也會試過兩次。陰風力稍勁外。并無所說之甚。連日忙着用功。僅在洞前中立。偌大一座仙山。俱未涉足。再過兩日。如五姑還不見到。便準備在本洞左近。先採辦一點食糧存儲。省得用完之後。急切無處採辦。雖然仙法未得傳授。好在自己原有一身武藝。又是一口仙家寶劍。還有那根神針防身。縱遇山魃木魅。自信尙

能應付。出家人山居修道。一切艱危災害。原所難免。也怕不了許多。正自沈思。偶望壁間圖像。個個姿態生動。彷彿欲活。仙人手筆。果是靈奇。越看越出神。猛然想起自己曾將三百五十二相。一口氣連貫習完。覺着與坐功的真氣運行流替。雖有動靜之分。殊途同歸。並無二致。五姑去時未傳劍法。止苦無法練習。何不用這口仙劍。照着壁圖形勢。也試他一試。看是如何。萬一也和上次一般。悟出些道理來。豈非絕妙。雲鳳想到就做。當下拔出那口玄都劍。按着圖形。參以平日心得。一招一試。擊刺縱躍起來。頭兩次練罷。得心應手。頗能合用。祇因形勢部位。變化不同。有的式子專用右手。便難演習。非換手不可。如真照了樣做去。到時勢非撒手丟劍不可。覺着有些美中不足。練到十次以上。動作益發純熟。快練到一百零三式時。又該兩手交劍。才能過去。心想強他一強。看看有無別的解法。心裏雖這麼想。身法並未停止。就這微一遲疑之際。已然練到那一式上。這中間一截。共有七十多式。多是禽鳥之形。大半都以爪翼來動作。並無器械。雲鳳用劍照式體會。都能領悟用法。那一百零二零二兩式。一個是飛鷹拿兔。盤定下矚。一個是野鶴冲霄。振翼高騫。一上一下。本就不易變轉。偏生一百零三式。單單是個神龍掉首。揚爪攫珠之形。雲鳳先將身縱起。右手持劍。去伐飛鷹右爪。作勢下擊。剛一落地。倏又縱起。去學第貳式。因為第一式未悟出着力之點。祇知橫劍齊眉。去伐鶴的右翼。如要跟着提氣飛身回首旁擊。格於圖中形勢。非兩手換劍不可。當時略一慌亂。想變個方法。祇願照式練習下去。不料那些圖形。一式跟着一次。雲鳳急於速成。動

作又快。身在空中。剛照式一個翻騰。猛見眼前寒光一閃。自己的頭。正向手中寶劍擦去。這時雲鳳的劍。原是用虎口含着。大二中三指按握劍柄。平臥在手臂之上。再想換式。將劍交與左手。已是無及。情知危險萬分。心裏一着急。就着回轉之勢。右手一緊。中指用力照着劍頭一按。同時右臂平斜向上。往外一推。那口劍便離了手。斜着往洞頂上飛去。雲鳳身子。已盤轉身來。見劍出了手。心裏一驚。這些動勢。每日勤練。非常純熟。不知不覺中。照住龍蟠之勢。身子一躬一伸。便凌空直穿出去。他原是一時手亂脚亂。想將那脫手的劍。收了回來。誰知熟能生巧。妙出自然。又加氣功已然練到擊虛抓空境地。平日獨自苦練。尚無覺察。忽然慌亂中的動作。逕自合了規矩。這一來恰好成了氣龍探珠之勢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劍又是口仙劍。既發出去。何等迅速。照理雲鳳祇是情急空抓。萬不料手剛往前一探。那股真氣。便自自然然到了五指。猛覺手中發出的力量絕大。那劍飛出去。快要及頂。竟倒退飛回。到了手中。能發能收。大出意料之外。且喜人未受傷。連忙收式落地。暗忖那劍明明脫手。怎會一抓便回。好生奇怪。後一想。連日苦練。祇覺真氣越練越純。也不知進境深淺。壁間圖解。是否可與劍法相合。難道這淺時日。已可隨心收發不成。想着想着。試將劍輕輕往前一擲。跟着忙用力往前一抓。果然又抓了回來。歡喜了一陣。該是進食的時候。一查食糧。所餘已是無多。一時乘興。帶了那口玄都劍和飛針。逕自出洞。去採尋食糧。到了洞外一看。恰值雲起之際。離崖洞數丈以下。祇是一片溟濛。暗雲低亞。遠岫遙岑。全都迷了本來面目。不知去向。崖洞

上面照例常時清明。不見雲雨。這時也有從雲層中掙出來。成團成塊的雲絮。浮沉上下。附石傍岩。若即若離。別有一番閒遠之致。雲鳳先見下面雲厚。雖然前幾日看出一條方向路徑。到底不會親身經歷過。怎敢冒昧穿雲而下。方自有些遲疑。忽然一團雪也似的白雲。從巖下飛起。緩緩上升。往身旁飄來。覺着有趣。伸手一抓。偏巧一陣風過。那雲已是升高丈許。往前飛去。雲鳳一撈。撈了個空。心中不捨。便追了去。這風一吹。不但這團孤雲。飛行轉速。便連下面的雲海。也似鍋開水漲。波捲濤飛。滾滾突突。往上湧來。轉瞬之間。已與崖平。雲鳳祇顧縱身捉雲。忘了存身之處。已離巖邊不遠。剛將身縱起。見那雲突又前移。暗罵雲兒。也這般狡猾。我今日若不將你捉住才怪。不便在空中施展。近日新學來的解數。往前一探。又懸空飛出了兩三丈遠。恰好將那雲團。雙手抱住。身子才往下落。猛一低頭。見脚底雲濤決犇。浩瀚無涯。那裏還有着脚之所。知是一時疏忽。已然縱在崖外。不禁大驚。急切間想不出好主意。等到想起提氣盤空。凌虛迴旋。身子已墜入雲層之中。睜眼不辨五指。那裏還來及。又不知脚底下是崖的那一面。仗着胆大心靈。立時變了方法。把氣緊緊提住。隨時留神着脚的地方。使下落之勢略緩。祇覺着脚一挨着實地。便可站定。正落之間。漸覺涼風侵肌。冷雲撲面。周身業已濕透。正猜雲中有雨。猛聽脚底下風雨大作。聲如江濤怒吼。四圍的雲越暗。水氣越厚。幾如浴身江河之中。約有頓飯光景。才將這千百丈厚的雲層穿過。風雨之聲。也越發聽的真切。定睛往下面一看。底下也是一座山脊。因為終年上面有雲封蔽。尚未見

過他的形勢。身子正從狂風暴雨中飛落離地。少說也有數十丈高下。一朝失足。萬想不到下落這麼低。速。自己如非在洞中練習了這四十多日。圖解和坐功。一旦自天墜地。直落千丈。

第二回

阻險竄荒山落日窮途仙鄉何處

興亡說古國尺刀寸弩殷鑒空悲

還不是個粉身碎骨麼。想到這裏。好生害怕心寒。那敢絲毫怠慢。先將氣一舒。使其速降。轉眼離地祇有十來丈。才忙將氣重行提住。緊接着再按出一個俊俏盤空之勢。以便覓地降落。誰知那口真氣。已提了好一會。畢竟練功日子太淺。根基未固。又處在驚急忙亂之中。下落太高。這氣一散。便不易再為調勻。勢子儘能隨心變化。想和初下來時。那般緩緩提氣下落。已不能夠。雲鳳見下墜甚速。恐心身受震傷。正在拚命往上提氣。一眼看見前面綠陰叢密之中。有一株古樹。大約十圍。槎枒怒挺。突出羣杪。雲鳳下時。原是兩臂平分。雙足朝上的式子。往下斜飛墜落。打算萬一不濟。臨時再化成一個風飄柳絮的招式。翻折而下。雖保不住要受一點震傷。到底好些。一見這株古樹。正好攀附。好生心喜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想起這主意時。已然落過樹嶺兩三丈以下。離地祇有四五丈光景。也顧不得看清樹上有什東西。雙手一分。雙足用力往上一踹。凌空一個魚鷹入水的招式。竟往樹腰的一枝老幹上斜穿下去。等到近前。左手一伸。撈住樹幹。因從千百丈高處墜落。勢子又疾又猛。一經抓住。實在東西。便似秋千般盪了起來。等到把力

勻住。右手攀枝上翻。準備坐在樹幹上。略爲喘息。再行下落時。身子已然盪了兩盪。祇這略一耽延功夫。忽聽樹葉叢裏。簌簌有聲。身剛翻到幹上坐定。回頭一看。叢枝密葉間。忽然現出許多雙頭怪蛇。有的長到徑丈。粗若碗口。大小不一。順着樹頂上繁枝密幹。各自將雙頭昂起。紅信吞吐。宛如火焰。蜿蜒而下。其行甚速。雲鳳驚魂乍定之際。一見來了這許多的怪蛇。知道此蛇利害。其毒無比。身在樹上。不易防禦。慌不迭的便往樹下縱去。身才及地。抬頭往上一看。爲首幾條。已然飛竄到滴才落坐的老幹上面。將頭懸了下來。用手一摸寶劍。且喜不會失落。順手拔出。兩足一頓。正想縱起。朝那爲首幾條怪蛇頭上揮去。猛覺脚底一陣奇緊。雙足似被什麼東西纏住。幸是雲鳳武功已臻上乘。身靈心巧。一覺雙足受縛。連忙穩住勢子。站定。如換旁人。早已絆倒。雲鳳疑是下面還有蛇羣。身被絞住。不禁大吃一驚。那還顧得細看。手中劍早順脚而下。擦擦兩聲。綁纏斷落。低頭一看。乃是一大片似藤非藤。似索非索的東西。無枝無葉。都有拇指粗細。遍地都是。廣約畝許。根根互相糾結。形如獵網。却又有好些不類。荒山寂寂。更無人蹤。也不知這東西。怎能自己細人。仰望樹巔怪蛇。業都全身畢現。一條條將尾巴勾住枝幹。身子恰似千百彩繩。懸了下來。爲首幾條大的。已然鬆了尾巴。大有下竄之勢。不敢怠慢。二次舉劍。剛將身縱起。兩條大蛇。已劈面飛來。那白陽真人。壁間圖解。原是昆蟲鱗介。人物鳥獸。各樣各式的動作。無不包含在內。雲鳳天資穎異。又加刻意勤求。雖因日淺。功候尙差得多。還未悟徹精微。外表式子。已能融會貫通。一見那蛇來勢。

正與平時所習的蛇形相合。不知不覺。便靜心運氣。照着以下圖解。將頭一低。劍尖朝內。護住面門。兩臂如環。由白鶴冲霄的勢子。運足渾身氣力。將兩腿交叉着。一絞一踹。兩臂一合一分之間。化成一個龍躍天門。暗藏靈鷲搏鵬的招式。身子便翻轉過來。成了仰面朝上。不但沒有向左右避開。竟從蛇頭底下。斜着平穿上去。剛一讓過蛇頭。更不怠慢。一個撥浪推波的解數。右手的劍。早朝二蛇頭上反削出去。那蛇與敵人迎面錯過。離樹凌空。不能轉折。還待下落時。揮尾下擊。劍已臨身。雖然生的那般長大猛毒。仙家寶劍。畢竟禁受不起。一道寒光閃過。立時身首異處。凡是毒蛇。多半性長。雖然被劍斬斷。那四顆怪頭。一負痛。再就着前竄之勢。竟平飛出二三百步遠近。才行墜落。在地上亂迸起一兩丈高下。這裏雲鳳一劍斬去雙蛇。知道樹上毒蛇還多。必不甘休。未容蛇尾下擊。早轉招變式。就着那撥浪推波之勢。一個鷓子翻身。緊接着掉頭轉身。又一個龍歸滄海。身子一拱一伸。往斜刺裏竄去。脚才落地。恐被地面上怪藤纏住。這番有了經歷。用脚略一撥劃。立時脫了綁纏。變成寸斷。再看那兩條毒蛇的身子。也竄出老遠。才行墜落。一到地。便被怪藤纏住。蛇頭雖斷。蛇性猶存。祇管掙扎屈伸。迸躍不已。那怪藤說也希奇。蛇身不掙猶可。越掙糾纏越緊。晃眼功夫。便被纏住一團。雲鳳見了。暗自心驚。幸而有此利器在手。否則休說毒蛇。便落在這些怪藤上面。也難脫身。不禁伸舌道聲好險。因適才倉卒應變之際。接連幾個盡妙奇險的動作。俱都身子懸空。不會着地。端的變化自然。神速無比。想不到那圖解初學不多日子。已有這許多妙用。

異日悟出深微。火候純青。那還了得。一面心喜。一面想起進境甚速。也頗自負。胆氣益發壯了起來。蛇類復仇之心極盛。樹上羣蛇。何止千百。內中還有三四條次大的。上半截業已伸出。大蛇一死。便縮了回去。口中紅信焰焰。噓噓亂叫。羣蛇也互爲和應。好似商量報仇一般。似這樣怪叫了一陣。忽然停住。內中一條大的。猛往前一竄。似要朝雲鳳立處穿來。雲鳳胸中有了成竹。那兩條最大的。已容容易易的除去。何懼其餘。再加相隔比前要遠出兩倍。易於看清羣蛇動作。便於相機應付。不似先時手忙脚亂。所以一毫不着慌。地下怪藤密佈。如同網羅。不願縱向別處。去費手脚。乘着蛇叫未下之際。祇將附近周圍的藤網。用劍一陣亂削亂斫。清出一片兩丈許方圓的石地。將斷藤用劍撥開。一面想着肅清毒蛇之策。以爲世人除害。及見羣蛇叫聲甫息。又有一蛇作勢竄來。心想這些毒蛇。雖然大的祇有幾條。可是數目太多。最小的也有三四尺長短。如是全數一擁齊來。雖然自己所練壁像圖解上。曾有好幾式破法。畢竟也要涉多少險。費好些手脚氣力。方能脫險。何況這東西其毒無比。一毫大意不得。休這使他沾身。就爲毒氣所中。也難禁受。也照先前二蛇榜樣。便可來兩個死一雙。略爲施展登時了帳。那就妙了。正自籌思。準備不迎上去。以靜制動。不料頭一蛇。身剛離樹。第二條大蛇。便接蹤飛起。兩顆怪頭一交叉。逕將前蛇的尾巴。緊緊夾住。與前蛇首尾相聯。一同朝前飛竄出來。第三條蛇。也跟着飛起。又將第二條的尾巴夾住。似這樣連二連三。晃眼之間。連上了五六條。差空中和長虹也似。成了一條直線。看神氣。後面的蛇。還在接

聯不已。這幾條蛇。雖沒頭。兩條蛇長大。也差不了許多。後兩條較短的。也長有丈許。當頭一蛇。相離雲鳳存身所在。僅有五丈遠近。祇再接上四五條。次大的。便可到達。同時樹上千百條毒蛇。都照樣發動。一個聯一個。飛竄出來。化成數十條粗細長虹。附樹凌空。筆直挺出。頓成奇觀。雲鳳原早料到羣蛇要齊來拚命。祇是這般奇特來法。却未想到。圖解上雖有金針刺萬蜂。和一鷹落羣鴉諸式。俱是以寡勝衆。半個不留。但這蛇却是以爲王。數身相聯。你用劍斬了頭一個。勢必第二個又和箭一般。連珠射到。叫你緩不過。勢子來。反不如四面八方。合圍而上。或是勢如潮湧。千蛇同進。一個可用風捲殘雲的解數。近身則死。一個可用力劃鴻溝的解數。劍到頭落。比較容易發付。先祇想到羣蛇齊上較難。却不想這等來法。更難得多。才知天下事。無奇不有。不經一事。不長一智。不敢冒昧上前。先要防到敗路。往後一看。祇見一片廣原。盡是藤網糾結。甚爲繁茂。猛想起適才兩條蛇身。爲藤所纏之事。自己有劍在手。不怕藤纏。少時蛇來。如真無法應付。率性以毒攻毒。誘他入網。豈不是好。這口仙劍。不會在空中墜落時失去。如今才得仗他防身免禍。真是萬幸。想到這裏。猛又想起五姑所賜防身法寶飛針。傳時說是能發能收。因爲一放出去。不見血。不傷人物。不歸。雖然傳了一次。也未試過。想必比劍還妙。怎便忘了取用。伸手往懷中一掏。剛剛取出那根飛針。最前頭的一連串大蛇。已離身不足兩丈遠近。口中紅信。吐出二尺多長。祇見羣蛇似波紋般。一陣亂濺亂拱。噓的一聲怪叫。後蛇把雙頭一開。當頭一蛇。忽如弩箭脫弦直射過來。雲鳳不知因兩

個蛇王被斬。羣蛇齊出拚命。一見蛇到。減聲來的好。兩足一點勁。平空縱起數丈高下。準備讓過蛇頭。再使一個水中撈月之勢。將他斬爲兩段。以免當頭迎去。被他噴了毒氣。誰想那蛇。竟靈警非凡。雲鳳剛一縱起飛竄中。把身子一拱。尾尖着地。雙頭朝天也。跟着天矯直上。穿了起來。還算雲鳳滿身解數。變化無窮。一見這條蛇。不似先那兩條勢子。迅急。竄過了頭。也跟着自己。往上穿來。忙卽改變招式。不等那蛇過頭。口鼻閉住了氣。一個玉帶圍腰的解數。攔頸一劍斫去。立時迎刃而過。兩個蛇頭。左右飛起多高。頸中鮮血飛濺如泉。那蛇餘勢未完。身子兀自不倒。仍往上穿。雲鳳百忙中。忽聽噓噓之聲四起。知是後蛇繼起。不敢下落。不顧血污。左手袖子一遮面目。一個大鵬展翅的招式。旋過身來。就勢雙足往蛇身橫着。一踹。借勁往斜刺裏一縱。死蛇身子。便往後直倒下去。羣蛇來勢。原是一個跟着一個射來。就在這瞬息之間。第二條蛇跟着竄到。見仇人飛身直上。爲首一條大蛇。天矯升空。同仇敵愾。也跟着仰頭往上穿起。還沒前蛇一半的高。前蛇尸身。已被踹倒落。一前一後。兩下勢子都急。撞個正着。無巧不巧。那又粗又大的蛇身中段。越過蛇尾。何止數倍。這一來正嵌在次蛇雙頭交叉之中。填得緊緊。原是一個猛勁。蛇頭本大二頸中空。入口處仄。急切間再也掙他不脫。偏那死蛇性長。半腰被次蛇夾住。頭又斬去。一護痛。前後兩半截。死力一陣亂絞。將次蛇前半身。纏了個又緊又結實。急得次蛇。連聲怪叫。目露凶光。雙頭亂擺。下半身一條長尾。直豎起來。橫七豎八。一路亂擺。打得塵土飛揚。石地山響。落處原在雲鳳存身的那一片邊。

上忽然一尾打去，正打在藤網上面，立時纏住。那蛇比最先死那兩條原小不了許多，尾已被纏，越發情急，拚命奮力往上一掙，祇見身子越發鼓脹，略一兩次屈伸之際，一片渣渣裂麻之聲，地下藤網竟被他掙斷了。敵許方圓一大塊，附在蛇尾之上，飛將起來。二蛇剛剛糾纏之際，第三條也跟着飛出，其餘蛇虹也都連成紛紛竄起。第三條飛臨切近，先被次蛇一尾已打在左邊頭上，那蛇諱痛，一閃身子，正落在藤網上面，立即纏住。一則他比次蛇略小，二則全身被纏，不比次蛇前半身在空地上容易着力，於是掙頭纏尾，掙尾纏頭，越纏越緊，越緊越纏，團住一堆。餘下數十條蛇虹，剛剛相次脫身飛出，正直次蛇性起發威，長尾亂舞之際，雲鳳闖開的那片地方，原本不大，次蛇長尾亂舞，本將羣蛇來路阻住，末後次蛇又帶起那一片藤網，舞得風雨不透。這些小蛇，不是被次尾一藤打暈，便是中途被阻，落在藤網之中，將身纏住。羣蛇生長此間，想是知道地下藤網利害，除了結成長虹飛渡而外，其勢不能繞道旁處來襲。除幾條乖巧一點的，見勢不佳，縮了回去外，餘者十九自投羅網。頃刻之間，已去了一大半。這一來，祇便宜了雲鳳。先見次蛇落地，本想飛身上前，給他一劍，及至見了這般光景，樂得由他去做擋箭牌，還省却許多氣力。不由喜出望外，便停了手，佇觀奇景。祇見大小長蛇，滿空飛舞，無數彩條，遍地糾纏，噓噓怪叫之聲，四起如潮，雖然不得近前，聲勢却也着實驚人。那次蛇帶着頭一條蛇的尸身，和尾後網一般的斷藤，亂了一陣，漸漸力竭，雙頭之間，血已淋漓，勢子方緩了下來。忽然一聲怒叫，頭尾雙翹，肚腹貼地，拚死命一

竄。不想竄錯了方向。應朝雲鳳竄來。反往側面竄去。畢竟力已用盡。又加兩頭沉重。竄出去不過六七丈。遠近。蛇頭上夾着的前蛇尸。身性早消失。前後兩半截。都有丈許下垂。次蛇一個支持不住。頭往下一沈。蛇身一擦地。便吃藤網纏住。次蛇餘勢未歇。還在前竄。冷不妨藤網纏住的蛇尸一扯。蛇頭一低。身子便由凹而凸。挾起多高。蛇尾吃不住勁。也跟着垂下。尾巴上掛住那一片形如圓扇。大約畝許的藤網。又吃地下的藤網纏住。藤纏藤。自然更難解。費得多。兩頭俱被纏住。直似一座大圓拱橋。橫亘地上。那裏還能動得了身。祇見他身子往上挺了幾挺。便即力竭而死。那古樹上的雙頭怪蛇。還有百十來條。大半俱是中號的。差不多也有五七丈長短。這些蛇。比較狡猾。先見許多同類飛竄出去。都被次蛇打落的打落。阻住的阻住。條條墜地。被藤網纏住。不能脫身。便將身縮回樹上。祇管吐舌發威。却不上前。等次蛇一死。讓出道路。各自一陣噓噓亂叫。重又一條接一條的。待要連着勾結起十來道蛇虹飛出。雲鳳佇視了半個多時辰。雖知這種毒蛇。報仇心急。能捨命來拚。並非易與。心已不似前時驚慌。再加蛇的來路。已然看清。想出應付之法。便不等他聯結長了。便將飛針取出。照準樹上較爲長大的幾條發去。才一出手。便聽一聲霹靂過處。一道紅光。帶起一溜火焰。朝羣蛇飛去。星飛電駛。飛到蛇前。祇一闪。便即不見。晃眼功夫。火光重明。已從末蛇尾中穿出。叢樹密幹之間。梭一般。照着蛇多之處。往來上下。穿射起來。同時那當頭四五條怪蛇接成的長虹。被紅光由首到尾。接連串。叭噠一聲。身子一灣一縮。也整條墜落在樹下藤網

之中餘都想是知道利害。忙卽縮回身子。往樹上回竄時。火光所到之處。無論蛇大蛇小。挨着就是個死。羣蛇也是惡貫滿盈。該當全數伏誅。上有飛針。下有藤網。本已無可逃死。偏那古樹年深日久。雖然樹杪陰濃葉密。但是枯朽之枝甚多。千年古木。原易着火。再加飛針上的火焰。與尋常之火不同。略一繞轉。便有幾處被火引燃。雲鳳使用飛針。尙是初次。發時心想此針雖能發收。無奈蛇數太多。總得連連收發多次。才能除盡。還恐一條條去殺。阻不住羣蛇齊來之勢。不料針一出手。未等自己收回。竟自動的追殺羣蛇起來。正自驚喜。樹上業已着火。霎時之間。濃燐突突亂冒。火焰四射。羣蛇一見火起。益發亂驚亂竄。紛紛離樹穿出。還沒多遠。便卽墜入藤網之中。不多一會。那蔭蔽樹畝的一株參天古樹。竟和一座火山相似。上半株全都燃着。地下藤網。也被逃蛇帶下來的殘枝餘火引燃。直似無數條大小火蛇。滿地遊來。火頭越引越多。火勢越來越大。漸漸融會成一片烈火。順着地下怪藤密網。往四外蔓延開來。成了一個火海。樹上的蛇。個個是死亡逃竄了個淨。地下的蛇。總數僅止千條。大半未死。更被藤網纏住。脫身不得。眼看火勢燒來。急得齊聲慘叫。那飛針兀自追逐不休。雲鳳見火已成了野燒。羣蛇俱在網中。心無倖理。看火勢少時。便要燒到身前。不在此久停。忙收回飛針。轉身奮力往後面縱去。落地之處。俱有藤網纏足。到一處。須用寶劍。將近足一片藤網削斷。才能往前再縱。須要縱出里許遠的地面。方是空地。仗着身輕縱遠。約十幾縱。才出了藤地。縱時見藤網中。不時有小衣小鞋出現。當時也不在意。回顧火勢。益發猛

烈。連附近大小樹木。俱都引燃。轟轟發發。火光燭天。上千羣蛇。俱都葬身火裏。不時看見一條條的大蛇。因纏藤爲火燒斷。奮力從火光中縱起。被火焰一壓。重又落到火中。時聞奇腥焦臭之氣。中人欲嘔。喜得還是站在上風地位。否則怕不被他薰倒。連忙奔向高處。上下一看。這時雨勢早止。天空濕雲。被火煙衝開了一個雲銜。雲密層厚。映成無數片斷的彩霞。別成一種奇觀。正愁那火無法熄滅。忽聽天上轟轟作響。一陣狂風過處。當頭雲銜。漸往中央合攏。倏地眼前金光閃了兩閃。接着便是一個震天价的大霹靂。打將下來。雲鳳見大雨快降。山頂願無有避雨之處。雖然四外大樹甚多。有了前車之鑒。不敢造次。剛尋了一座危巖下面站好。又聽叭噠一聲巨響。那株大古樹。在風火中。齊腰折斷。滾入火中。同時比豆粒還大的暴雨。傾盆降落。一時之間。雷鳴電閃。雨驟風狂。四下交作。那麼大的一片火海。不消頓飯光景。全都被雨澆滅。又過有半個多時辰。才行雨住天明。被火之處。變爲一堆堆的劫灰。祇剩那株古樹。兀立山原之中。樹幹上粘伏着無數殘頭斷尾。尺許數寸。長短不等的小蛇。細看樹心。却是空的。才知那樹。是雙頭怪蛇的老巢。無怪乎那般多法。那怪藤東南西三面。俱都蔓延甚廣。祇北面離樹十丈。便行絕跡。算計羣蛇。必由樹北上了。雖未必就此絕種。總算除了無數的害。冒了這些奇險。也還值得。觀看了片刻。仰望雲空蒼莽。仙山萬丈。杳無蹤影。自身幾同天外飛落。再想上去。其勢甚難。不禁着起慌來。仔細尋思。一陣。仙山雖然高不可見。決不會憑空懸立。記得失足墜落時。縱起的那一個勢子。至多身子離崖踏空處。相

隔不過十數丈。就算被風力所吹。距離山的根脚。也不會差得過遠。可是舉目四望。高山雖多。新霽之後。多半俱能見頂。縱有幾處。高出雲外的。也都不似自己好容易得遇曠世仙緣。五姑祇見得一面。過了所約之日不來。必有原因。也許是試探自己。能否有這恆心毅力。好端捉什雲兒。一個失足。便成了人間天上。判絕雲泥。無可攀躋。萬一五姑恰恰今日回山。他不知是無心失足。却當作難耐勞苦。私行離山他去。豈不誤了大事。成敗所關。不由着起急來。愁思了一陣。無計可施。見天色雖不算晚。如照自己從空下墜。那些時候計算。即使真能尋到原來山脚。冒着艱險。穿雲攀登。也非一日半日之功。所能到頂。萬般無奈。心想天下事。不進則退。終以前進爲是。會祖母是位神仙。祇能回到洞中。必蒙鑒宥。那大一座山。既無懸空之理。總有他的所在。不畏辛苦艱危。照前尋去。有發現之時。走一程到底是一程。想到這裏。便坐下來。把心氣平寧下去。細心揣度好了。下落時的風頭方向。將氣一提。施展輕身功夫。翻山越嶺。往前跑去。一路留神觀查。羣山突兀。大半相等。並無一座特別高大。看不見頂巔的。隨跑隨採取些野生的果實。連吃帶藏。脚底却不停歇。走到黃昏將近。已行有三百里山路。翻過了十好幾座山頭嶺脊。因爲這些山嶺。均極高峭險峻。重重阻隔。上下費事。不比平地飛行。路走得雖然不近。如照平時算。前行仍無好遠。仙山渺渺。全無一些跡兆。眼看山勢越進越高。前面有兩座高山。有積雪蓋頂。眼看日薄西山。斜陽影裏。雁陣橫空。歸鴉噪晚。天色業已向暮。暗忖適才所見諸山。並不會見山頂有雪。此時才剛剛看見。原來的山。說

不定被這兩座高山阻住。非翻越過去。或是到達那兩座山頂不能看出。估量前路尙遙。自己這一日內。飽嘗了許多奇危至險。辛苦頓。精力已然疲敝。須要覓地休息一會。不能再走。加以日落天黑。路昏莫辨。再要翻越懸崖峭壁。深壑大澗。去攀登比來路高大艱難處好多倍的高山。勢所不能。與其買着餘勇。喘息前進。去做那辦不到的事。還不如尋一可避風雨的崖洞。就着殘陽之光。多尋一點食糧。飽餐一頓。全下用功歇息。養精蓄銳。天色微明。便卽上路。一口氣攀登上去。較爲穩安。主意決定。且喜路旁不遠。便有一個山窟。而且各種果樹。遍山都是。雲鳳先擇好了當晚安身之所。然後把果實一樣樣連枝採取了些。以便攜帶。不一會便採了很多。兩手提着。正要往山窟之中走去。忽然一眼看見桃林深處。夾着一樹枇杷。實大如拳。映着穿林斜陽。金光湛湛。甚是鮮肥。訝爲平生僅見。忙跑進林去一看。四外都是桃樹。一株緊接一株。叢生甚密。柯幹相交。祇中間有一塊兩三丈方圓的空地。當中種着這麼一樹枇杷。樹根生在一個六角形的土堆之上。堆外圍着一圈野花野藤交錯而成的短籬。高低二尺。這時天色愈晚。雲鳳也未細考。見着這等希奇珍果。頓觸夙嗜。就枝頭摘了一個下來。皮才剝去。便聞清香撲鼻。果肉白嫩如玉。漿汁都成乳色。因見大得異樣。先拔頭上銀針試了試。看出無毒。剛咬了一口。立覺甜醜滿頰。涼沁心脾。爽滑無比。心神爲之一快。祇惜適才採摘各種果實時。邊採邊吃。腹已漸飽。那枇杷的肉。又極肥厚。不能多用。勉強吃了兩個。舒服已極。一數樹上所結枇杷。並不甚多。共總不過三十來個。有心想將他一

摘走。又想天氣甚暖。離樹久了。如若變味。豈不可惜。反正今日已吃不下許多。不如祇採一個回洞。等隔了這一夜。明日起來。試試他變味沒有。如不變味。便將他一齊帶走。否則祇將種留些回山去培植。以免暴殄天物。仍任他自生自落好了。想到這裏。便帶葉摘了一個。連別的果枝。一同拿着。回身走沒兩步。覺着左脚踫在一個軟東西上。低頭一看。乃是一頂小孩所帶的帽子。形式奇特。質料非絲非麻。與除雙頭怪蛇時。在藤網中所見小人衣履相類。比較編製精絕。色彩猶新。好似遺在那裏不久。猛想起枇杷樹下土堆形式。頗似人工培壅。轉近前去一看。不但土堆。那花籬也出於人工編就。盤結之處。並還綁有粗麻。不禁驚異。暗忖這半日來。屢次臨高遠望。都未見一點人跡。沿途所見。猛惡禽獸。却不在少。忙着行路。也未睬他。這藤中衣履。和樹上小帽。俱似幼童穿戴之物。難道這等洪荒未闢的深山。還有人家寄居麼。越想越奇怪。仰視夕陽。已墜入山後。月光又被山角擋住。景物更暗。祇得回洞再說。出林時。見左側有一條沒有草的仄徑。也似人躡。便不從原路退走。特地繞道回去。因不知這些小人。是人是魑。有了戒心。又把寶劍拔出。以防萬一。劍上寒光。照在地上。新雨之後。土地上竟現出許多小人跡印。都是四五個一排。成爲直行。算計爲數定多。林中地下。俱是芳草綿綿。獨這條仄徑上。寸草不生。兩旁桃林。也甚整齊。益知所料不差。順路循跡。走了兩箭之地。才走完這片桃林。正當着那用來存身的洞窟背面。匆匆抄山路。跑回洞窟。就洞外的松枝柏葉。用劍斫削下兩大抱。鋪在地面。權當茵席。又搬了幾塊大石。將洞窟堵塞。以防

萬一再拾起兩根枯枝。擊石取火。將他點燃。四外一照。那洞窟不過兩丈方圓。乃是一個天生石穴。洞門高低及人。上下四外。潔淨無塵。當中却有一大塊類似油漬的黃斑。用火一燒。聞着一股松子般的清香。猜是松脂遺跡。除此之外。絲毫不見有蟲豸蛇蝎盤伏的跡象。足可放心安歇。因爲日間雲中墜落。正逢驟雨。周身衣履皆濕。跋涉了這半日的崎嶇險峻的山徑。外衣受風日吹曬。雖然乾燥。貼身的兩件衣服。仍是濕的。好在洞已封堵。率性生起一堆火來。將內衣換下。準備烤乾了。明晨上路。自被五姑引入山事起倉卒。除着一身衣履外。並無一件富餘。又不知在山中要住多少日子。雲鳳愛乾淨。平時在白陽洞潛修。總是裏外衣互爲洗換。甚是愛惜。惟恐殘敝了。沒有換的。等把內衣烘乾着好。又想起鞋襪也都濕透。何不趁着餘火。烤他一烤。便盤膝坐在火旁。脫下鞋襪一看。鞋底已被山石磨穿了兩個手指大小的破洞。襪線也有好些綻落之處。想起五姑不知何日回洞。分別之時。也忘了求他帶些衣服回來。就算明日能趕將回去。這雙鞋襪。經過這般長途山石擦損。那裏還可再着。便是這幾件衣服。常服不換。也難曠日持久。何況外衣上。又被藤網掛破了好些。洞中並乏針線。可以縫補。日後難道赤身。度日不成。愁思了一會。那鞋曾被水浸飽。急切間不能乾透。閒中無聊。左手用一根松叉。挑着去火上烤。右手便去撫視那一雙白足。覺着玉肌映雪。滑比凝脂。蹀躞豐妍。底平指斂。入手便溫潤。纖棉柔若無骨。真個我見猶憐。暗好笑。幸虧小時喪母。性子倔強。老父垂憐過甚。由着自己性兒。沒有纏足。否則縱然學會一身功夫。遇

到今日這等境地。沒處去尋裹脚布。怎能行動。明日回山。如五姑再不回轉。想法弄來衣履。衣服破了。尙可用獸皮圍身。鞋却無法說。不得祇好做一個赤足大仙了。正在胡思亂想。似聽洞外遠處。有多人吶喊之聲。疑是黃昏時所見小人。夜靜山空。入耳甚是真切。連忙拔上半乾的鞋。輕輕走向洞口。就石縫往外一看。月光已上。左近峯巒林木。清澈如晝。到處都可畢睹。除那片桃林外。地多平曠。看得甚遠。祇聽萬樹搖風。聲如潮湧。與多人吶喊相似。却不見一個人跡。細看並無可疑之兆。知是起了山風。一時聽錯。看天上星光。時已不早。鞋已半乾。懶得再烤。便將殘火弄熄。放置火旁。就在松枝上打起坐來。雲鳳這多日來。起初是勤於用功。坐了歇。歇了坐。後來功候精進。成了習慣。一直未曾倒身睡過。當日雖是過於勞乏。等到氣機調勻。運行過了十二諸天。身體便即復原。做完功課起身。略爲走動。覺着百骸通暢。迥非日間疲敝之狀。自思難怪真修道人。多享遐齡。自己才得數十日功夫。已到如此境地。祇要照此去練。再得五姑指點。前程遠大。真可預卜。正自心喜。猛又想起昨日失足。不啻天邊飛墜。下落重淵。雖然前進方向不誤。目光被雪山擋住。祇一翻越過去。便可到達白陽山麓。究竟是出於臆斷。再者下落時。雲層那般濃密。即使到達山麓。由數千百丈的高山絕嶺。穿雲上升。知道有多少危險。想到這裏。不由又怕又急。恨不能當時就走向洞隙外一看。月光業已隱去。四外黑沈沈的。風勢彷彿已止。不時看見曠地上。有一叢叢的黑影。先疑是原野中的矮樹。算計月光。被山頭遮住。天色離明尙早。決意再做一次功課。把精力養得健健的。

那時天也明了。再多採集一點山果食糧上路。以免前途尋不到吃的。於是二次又把心氣沈穩。調息寧神。坐起功來。等到坐完。微聞洞外有了響動。剛一走到洞口。便聽洞外衆聲喧馳。聲如鳥語。又尖又細。脚步甚輕。好似多人在近處飛跑。就石隙往外一看。天已微明。上次所見一叢叢的黑影。俱都不知去向。也不見一個人物之跡。方在奇怪。忽聽噉的一聲驚叫。三五個二尺長短的黑影。從洞窟外飛起。疾如飛鳥。直往前側面土坡之下投去。一瞥即逝。雲鳳眼光何等銳利。早看出是幾個小人影子。料是昨日所見無疑。心裏一好奇。也不管是人是怪。忙將堵洞大石推開。拔劍在手。縱身追出一看。洞窟外面已滿積樹枝。堆有尺許高下。便往土坡上縱去。剛一到達。便見小坡下面一片平地上。聚着千百鮮花衣帽的小人。每個高僅二尺。各佩弓刀。班行雁列。排得甚是整齊。中間三把小木椅上。坐着一男二女。男的身材略高。像是小人之王。面前跪着三人。正在嘵嘵陳訴。神態急迫。雲鳳才一現身。那羣小人。便像蚊雷聚鬩般。嘩的一聲暴嘯。如飛分散開來。成了一個橫行。站在小王前面。各自張弓搭箭。作出朝上欲發之勢。那小王倏地從座中起立。走向前面。嘴裏啣了一聲。羣小中便閃出一人。戰兢兢的。朝雲鳳走近了幾步。先將手中弓刀擲下。不住手指足劃。嘴裏咕呱。說個不休。雲鳳看出羣小空自人多。並無什麼伎力。雖不通他言語。看出不是懷有惡意。知道走近前去。必定將他驚走。便不下去。祇將手連招。引他上前。捉住看看。到底是人是怪。那小人看狀。仍是恇怯不進。雲鳳也學他將劍還鞘。以示並無惡意。那小王原是意疑雲

鳳是妖怪。想用火攻未遂。雲鳳業已追來。要派那人求和。問雲鳳要什麼東西。及見雲鳳將手連招。又以爲想吃那小人。那先派出去的小人。祇管怯畏不進。恐將雲鳳招惱。亂子更大。又咕呱咕呱叫了兩聲。便從身後隊裏面又走出五個小人。內中四個先走上前去。把先派出的那一個小人按倒。從身畔取出藤索細起。押往小王面前跪下。另一個便已將衣服脫下。露出一身雪白皮肉。戰兢兢往坡上走來。雲鳳才恍然大悟。那些小人轉把自己當了妖怪。特地選出一個臣民來供犧牲。不禁又好氣又好笑。本心想考查他是否人類。這般送上門來。正合心意。暫且由他。等那小人近前。率性伸手提起一看。那小人生得與周歲嬰兒一般長短。祇是筋骨健壯。皮肉堅實得多。其餘五官手足。均與常人無異。背上還印着一行彎曲歪斜類似象形的朱文字跡。不知是何用意。小人因爲受驚太甚。業已暈死過去。雲鳳見他二目緊閉。心頭微微起伏不停。知道氣還未絕。人小脆弱。禁不起挫折。反到憐惜起來。暗忖古稱焦饒之國。莫非便是這種人麼。可惜言說不通。沒法詢問。想到這裏。便坐了下來。把小人仰放在膝頭上。輕輕撫摸。想將他救轉。忽聽嚶嚶啜泣之聲。起自下面。低頭一看。那小王已復了原位。先派出來答話的一個。正被四個手持藤鞭的同類。按在地下痛打呢。那小王看去法令頗嚴。毆打的人伏在地下。一任行刑的鞭如雨下。連一動也不敢動。也不敢高聲哭泣。祇管咬牙忍受。嗚咽不止。雲鳳見點點小人。受些酷刑。好生不忍。知這些人。把自己畏若神明。便放下膝間小人。緩緩走下坡去。連喝帶比道。你們不要打他。我並不要吃人。你們

找一個懂人話的來。我有話問。雲鳳往下走沒兩步。下面羣中。又暴噪一聲。各將片刀舉起。雲鳳細一看。人數少了好些。不知何時溜去。自己竟未看出。知他疑要加害。再如前進。勢必羣起來拚。這等小人。怎禁一擊。既不像是山妖木魅。何苦多殺生靈。以傷天和。便把步驟停住。仍把那幾句幼穉的話。比說不休。經過幾次。那小王好似有些懂得。口裏哼了一聲。便即停刑。衆中又走出數人。也是走到雲鳳面前。將周身脫淨。戰兢兢站在那裏。好似等雲鳳自己取食。雲鳳將手連擺。隨意又提起兩個一看。生相均與先一個大同小異。祇背上字跡。和身着衣飾不同罷了。這幾個胆子似較略為大些。雲鳳放了手。他也不走。祇管仰頭注視雲鳳動作。再看坡下那一個。業已醒轉。仍伏在原處不動。雲鳳見怎麼比說。也是不懂。心急上路。又想起昨日所採大批把和許多果實。尚在洞中。打算回洞。取了起身。不再和羣小逗弄。以免誤了正事。身才回到坡上。又聽身後羣小吶喊之聲。回頭一看。那赤身小人。連先前那一個。共是七個。俱都滿臉驚懼之色。跟隨在身後。不夫不禁心中一動。暗忖山居寂寞。這種小人。到也好玩。何不捉兩個。藏在懷裏。帶回山去。無事時照樣教他練習功夫。日久通了語言。豈不有趣。便解開胸前衣服。挑了兩個面目清俊的。包在懷裏。外用帶子紮好。逕自回洞。取了昨晚所採的果實。走將出來。正待起身。見餘下五個赤身小人。跟出跟進。仍未離開。猛想起自己還愁沒有衣履。仙山高寒。這小人不知能否禁受。他們現有衣服。何不給兩小多要一些帶走。於是重又往坡上走去。剛一到處。還未看見羣小所在。便聽下面一聲暴噪。那

數寸長的竹箭和暴雨也似射將上來。雲鳳劍已還鞘，手裏滿持着連枝帶葉的果實，驟不及防，祇得拿果枝當了兵器。去擋那亂箭，好在此時雲鳳身子已煉到尋常，刀劍不能損傷的地步。何況這些小人弓箭施展身法，略一撥弄，那箭紛紛墜落。一枝也未射中身上。因見小人這般詭詐，不由心理有氣。往前一探身，剛要往坡下縱去，擒那小王。忽見路側桃林內，又衝出一隊小人，約有百十來個，內中三十多個，用幾根竹竿，抬着一個藤兜，中坐一個身材偃偻，和常人相似的女子。後面數十人，分抬着幾個大蛇的頭。

小王面前跑來，還未來前，駝女已咭咭呱呱，高聲大喊，喊聲甫息，那小王將手中一面綠色小刀，跟着小王，朝雲鳳跪下，舉手膜拜不置。雲鳳見他前倨後恭，

方要喝問，忽聽那駝女用人言：

休要見怪，他們都是這山中天生的小人，適才無知得

罪，望乞原諒一二。等小女子上前跪稟，說……中扒起，左脚已失，祇有一隻右脚。旁立小人，遞過一對拐棍。駝女接過，將兩杖夾在脅下，一跳一跳的走來。雖是獨脚，行動却是敏捷。一到便擲杖跪下，說道：小女子閔湘娃，原是楚南世家，十數歲上，因受繼母虐待，展轉逃入此山，被猛虎吞去一足。眼看待死，多蒙這裏老王，用毒箭射死老虎，救到王洞，割去一腿，用土產靈草痛治，才得活命。他們雖舌頭太尖，不能學我們說話，却是一樣。小女子多年不見同類，生人也會了他們所說的語言。這裏耕織田獵，大半小女子所傳。新王又是小女子徒弟，故爾相待極厚。王洞先前原不在此，祇因那裏近年不知從何處移來

了成千條雙頭怪蛇。新王的臣民被他吞吃不少。雖然小女子也會設計驅除。毒箭火攻。般般用到。無奈人小力微。蛇數太多。實無法想。去年小女子見情勢危急。才勸新王遷居。祇留下小女子和數百不怕死的勇士。留守原洞。立誓要將羣蛇除盡。以報老王相救之恩。費了無數心機。在蛇窟大樹之下。乘蛇羣每日照。翻山曬皮。傾巢而出之際。在樹下周圍。偷偷撒了九爪鈎連藤子。此網藤名子母吃人草。一根藤上。有九根子藤。每根子藤上。又各有九根子藤。其藤倒豎。堅刺層層糾結。自織爲網。能收能合。祇是有血肉的東西。不論是人是獸。祇一。等被陷的人獸。血消肉盡。祇剩幾根殘骨。不會。人若誤踹上去。如身旁帶。

雖然極速。但是生在深壑絕壁之下。要十年功夫。才一開花結子。子一落地。老藤便即枯死。不久新藤出土。一株可長到半畝方圓地面。那雙頭蛇。不但利害凶毒。而且行動如飛。能在草地樹枝上滑。行如魚遊水。迅速非常。簡直無法可制。去冬恰趕上此藤結子的時候。費了許多心力。遭了無數危難。還傷去幾條人命。才在挨近藤邊上。採集了數千粒藤子。做蛇窟的古樹。三面平原。一面靠山。撒子時。原想四面合圍。都給撒上。等藤一長成。便可使他一齊落網。撒到靠山的一面。子剛撒好。忽被山洪衝去好些。董雅封十餘丈以內有藤。先還以爲蛇出遊時。總是身在樹上。一竄多少丈遠。等曬罷太陽回巢。多半攔

騰騰的遊行而上。那藤子又非慢慢生長。冬天撒了子。便漸漸往土內鑽去。地面上看不出有一點痕跡。但一交春。趕上一夜大雷雨。第二日一早。便枝枝糾結。遍地佈滿。和織成的獵網相似。那蛇決想不到。無論如何。總要纏死他好些條。誰知那蛇甚是靈巧。藤長成之後。僅有一條半大不大的蛇落網。餘蛇俱以首尾啣接。由樹上掛起一條長虹般的蛇橋。直達無藤之處。等將樹上小蛇渡完。再微一伸屈。甩將過去一條。也不會落在網裏。回巢時。也是如此。終是沒奈何。靠山的一面藤少。更成了他必由之路。此藤油重也。似公相放火去燒。也因這面藤少。恐將他驚散。爲禍更烈。正在日夜焦思。昨日忽聽一個小伙伴。急匆一應口中。喚了一聲。立時變了面目。天神。生得比小女子還高。手持一口有電光的寶劍。先將兩條蛇王殺死。站在藤地裏。藤蛇叫道。這位女仙。傳什法兒。讓一條大蛇。用尾巴將樹上的蛇打落了一多半。在藤地裏纏住。後來手上又。出。亂穿。將餘蛇弄死了個乾淨。最末後將全藤地點燃。將死蛇和窟中小蛇鬼。一齊燒死。才飛到山下。去放下一場大雨。將火熄滅。他見了害怕。等天神走了。才跑回來等語。全洞中人得了喜音。自是快活。連忙趕到蛇窟一看。果然羣蛇俱成灰燼。祇在靠山那一面。尋到蛇王的兩個大頭。大家望空叩拜。謝神之後。便即命人挑了蛇頭。冒雨起程趕來。與小王報喜。心裏還可惜得信晚了。不會見得神仙。是什樣子。昨晚月光甚好。急於和小王見面。也未歇脚。適才行到離此數里的綠梅嶺。忽見小王的兵。在那裏埋伏火石。又遇見傳小王令旨的人。才知昨晚這裏來了一

個大人。不知是神是怪。皆在桃林坡山洞之內。小王因小女子不在。本想講和。命人上前答話。問要什麼禮物。才可離開此地。無疑心他和早先的殃神一般。想吃活人。等把人送過去。先是不。後來又揣了兩個在懷裏。想是留着慢慢受用。小王見他。得了不走。仍回洞內。本恐貪得無厭。萬一索要王妃。那還了得。再加有人報信。說昨晚還盜了兩個黃金果。這才着了急。一面命人請小女子速來。想法應付。一面準備弓箭手。四面埋伏火石。決計一拚。小女子一問。昨日見神的小伙伴。所說天神裝束身材。竟與天仙一般無二。知要闖出大禍。連忙趕來。雖然晚了一步。小王已有冒犯。還望仙人寬洪大量。念其情急無知。本山還有一害。雖不似雙頭蛇惡毒殘殺。每年這時也要傷些人命。還望大發慈悲。一併除去才好。說罷。叩頭不止。響鳳聞言。好生驚異。想不到深山之中。竟有這等小人種族生長。那一害不知是什麼物事。這一點點種族。怎禁得起蛇獸怪物蠶食。本想助他除害。又恐誤了回山正事。欲將不管。一則上天有好生之德。修道人最重的是積修外功。豈能見死不救。二則這等聰明靈秀的小人種族。平時祇是傳聞。古有僬僥之國。不料果有其事。造物之神。真是無奇不有。任其滅種。未免可惜。自己本想帶兩個回去訓練。難得還有通話之人。可見緣法湊巧。昨日無心代他們除了大害。何必爲德不卒。好在還是爲生靈除害。並非畏難逗留。五姑仙人。定能前知。這口仙傳寶劍。頗有靈異。何不向空卜上一卦。以定去留。或者不會見怪。這些小人行動如飛。甚是敏捷。既在此間聚族多年。也許能知仙山根腳所在。說不定還能從他們口中尋得

一點線索。再四尋思。爲難了一陣。便對駝女問湘娃說道。你命他起來。昨日我從雲中墜落。見羣蛇猖獗。將他除去。原出無心。我回山心急。此事尙難主自。還須向仙祖默祝。才能定準。許了無須歡喜。不許我此時就走。強留也是無用。說罷。摘下身佩寶劍。捧在手內。向空跪祝道。曾孫女一時雲中失足。由仙山墜落此地。無心中誅了千百怪蛇。今日又遇見這羣小人。言說尙有一害未除。誠虔挽留。須要耽擱兩日。惟恐仙祖回山。誤了仙緣。難決去留。仙祖道法玄深。無遠弗照。如荷鑒察。許爲生靈除害。此劍便當示警。剛剛祝罷。便聽噲的一聲。一道寒光。寶劍出匣。約有尺許。雲鳳驚喜交集。還不敢遽以爲信。將劍還匣。重又默祝。那劍連鳴三次。這一來不但看出五姑。准他暫留。連事完回山。都可料到。不致影響仙緣。不由興高彩烈。大放寬心。小王等人。見寶劍無故出匣。自然益發加了敬畏。雲鳳拜罷起身。對駝女道。仙祖已允我留此。爲你們除害。那害在何處。快快說出。我即刻便去如何。駝女道。啓稟大仙。這東西的巢穴。似在前面雪山脚下。約有半天多途程。即可到達。不過他也和我們大人一樣。祇相貌裝束。要醜怪些。每年祇出來兩次。每次須要二十四名小人。送上供獻。便好好回去。否則無論逃到何處。都被追來搜着。那死傷的人就多了。我們祇躲過他一回。又對抗過一回。就嚇破了胆。小女子的恩人老王。便死在他手裏。這幾年。年年供獻。並未缺過一次。他每次出來俱有定時。第一次便是這黃金果熟之際。還有三天。才是他來的時候。此時如去尋他。那雪山長有千百里。一則不知真正所在。難以尋找。二則也無人敢於領了前去。他每次

受享。就在左側里許傷心巖頂。一塊大石上面。來時他滿身都是烟霧圍繞。大仙昨晚住的洞內。早備下二十四名送死的小人。各捧着一個黃金果等他一到。便脫了衣服。自己走出。跪在巖下。小女子曾在左近。偷看過兩次。見他用一根簷。往下一擺。一陣大風。連他和二十四名小人。立時刮走。不知去向。家在雪山。也是他自己說的。並無人去過。如今算起年份。爲害已有十數年了。雲鳳心裏一驚。聽駝女之言。妖怪既然修成人形。又能行中飛行。自己怎是對手。如是左道妖人。更非其敵。不禁有些胆怯起來。又一想自己說出。不能不算。何況適才默祝。仙劍三番示警。自己有仙傳寶劍飛針。許能獲勝。也未可知。是福是禍。冥冥中早經註定。便無此事。今日趕往雪山。也難保不與妖人遇上。轉不如事前知道的好。事已至此。也管不了許多。且等到日再說。因爲期還有兩三天。駝女轉述小王之意。再三虔請大仙。去往王洞暫居。雲鳳好奇。也想藉這暫留的一二日間功夫。一覘小人的風俗習尚。當下點頭應允。駝女再將話傳譯給衆人。小王聞得仙神肯光降他的洞府。並爲除害。連忙率衆跪謝。一時歡聲雷動。駝女便命衆小人。抬過他的兒子。請大仙乘坐。同往王洞。雲鳳估量路途匪遙。知道駝女不良於行。執意要步行前往。駝女不敢勉強。祇得和小王說了。請小王率領一半人。趕速回洞。準備歡宴。等小王拜辭起身。才恭恭敬敬隨侍雲鳳起身。雲鳳見手中果實。還有一枝未被小人弓箭殘毀。便隨手揣入懷內。將餘下的連枝棄去。等上路之日。再行採集。行時見適才追隨的幾個小人。已將衣服穿好。想起懷中。還有兩個小人。尚赤着身子。解衣

取出一看。那兩小人。想是在懷中聽見駝女和小王問答。知得就裏。俱都轉憂爲喜。貼在雲鳳手間。甚爲依戀。這兩小人。原本生得清秀。這一喜笑顏開。越更顯出可愛。雲鳳決計後日回山。仍帶這兩個同行。便命駝女取來衣服。與他着好。說了自己意思。問是可否。駝女聞言驚喜道。本國人祇有兩姓。男姓希里。女姓溫靈。人種雖小。却與大人一般能幹。有時竟比大人還要靈巧。無論禽言獸語。俱都通曉。可惜祇有語言。並無文字。又是生就岐舌。無法教授。小女子因受他老王救命之恩。幼時又讀過幾年書。初來那些年。屢次想盡方法。打算把文字傳給他們。俱因限於那根舌頭。毫沒成效。事隔多年。以爲絕望。自己也學會了他們的語音。不再想及前事了。他們的嬰兒。生下地。大半指物爲名。把天上的星。叫作沙沙。黃羊叫作咪咪。這兩人一名沙沙。一名咪咪。生來力氣大些。又比衆人聰明能幹。十四歲就被選充小王的近身侍衛。上月因隨王打獵。二人誤走岔道。迷失了路途。口乾嘴渴。誤食了一粒毒果。舌上長了一個疔瘡。後來雖經小王賜他靈藥治好。舌尖已然爛去。小女子恰好殺了一條雙頭怪蛇。來見大王。得知此事。聽出他發音。與前不同。試一教他人言。居然一學便會。知他們也和八哥等禽鳥一樣。祇要團了舌頭。便能言語。當時忙着除害。沒待兩日。便回舊洞。意欲等皇天鑒憐。殺死羣蛇之後。再和小王說了。挑出些聰明的年青臣民。團了岐舌。教他中朝的語言文字。不會想今日竟被大仙垂青。起初拿他當供品。尚且不辭。能蒙渡上仙山修道。真是幾百世修來的福分。豈有不願之理。至於仙山高居天半。罡風凜冽。雖不知能否禁

受。可是這裏小人俱比常人還要能耐寒暑得多。好在有大仙攜帶。決無妨害。雲鳳聞言甚喜。駝女又向小人把話略爲轉譯。喜得沙沙咪咪二人。跪在雲鳳脚前。歡呼叩頭不止。雲鳳見駝女因自己步行。不敢坐那兜子。雖然獨脚步行。却能盤旋於危坡峻坂之間。運轉如飛。雖不似小人矯捷。却也不顯吃力。好生驚異。勸他乘兜。再三遜謝。也就罷了。二人且談且行。約有十里之遙。忽見峭壁前橫排天直上。似乎無路可通。沿壁走了里許。地勢忽又寬廣。漸聞鼓樂之聲。起自壁內。正希奇間。前面一羣百十個領路的小人。忽往壁中鑽去。近前一看。壁上下滿是薜蘿香蘭之類。萬花如繡。五色芳菲。碧葉平鋪。濃鮮肥潤。時聞異香。越顯幽艷。再看小人入口。乃是巖壁下面的一個圭竇。也有兩扇門。乃是用藤青草紮成的。編排得甚是靈巧。底面附有尺多厚的泥土。藤蔓盤糾。草葉掩映。紅紫相間。關起來。與巖壁成了一體。不知底細的人。決看不出來。門是六角形。方圓祇有四五尺。拿小人的身量。站在門中。自然還下得去。如是大。再拿那片雄偉高大的巖壁一陪襯。就顯得太以渺小了。雲鳳見前面羣小俱已進完。駝女正偃僂揖客。祇得俯身而入。進門不遠。又是一座巖壁當路。前後兩壁。排天直上。高矮相差無幾。雜地二十丈以上。壁上滿插着許多奇形怪狀的兵器。和長大竹箭。鋒頭俱都斜着向上。當頂老藤交覆。濃陰密佈。藤下面時有片雲。附壁粘巖。升沈遊散。益發把上面天光遮住。不時看見日光。從藤隙漏下來的。淡白點子。倏隱倏現。景物甚是陰森。暗忖這些人種雖小。心思却也周密。難爲他開闢出這等隱秘內地方。來做巢穴。休說外

人到此尋他不着。便是在巖頂望下來。也祇當是一條無底深壑。又怎能看出下面。會藏有亘古希見的
焦僥之邦呢。駝女見雲鳳且行且望。笑道。大仙看這裏形勢好麼。雲鳳點了點頭。駝女道。他們捨明就暗。
也是沒法子事。因為他們身材太小。山中野獸雖多。還可用人力。齊心防禦驅除。惟獨天空中的東西。休
說是那些奇怪凶惡的大鳥。便是本山常見的大鵬鷹鷂之類。俱甚利害。假使兩三個人。出外行走。便被
飛下來啣去吃了。所以他們住的地方。既要嚴密。出門時。至少總是百十一羣。平日患難相共。不知不覺。
便養成了和羣的心。否則似他們這等渺小脆弱。早就絕種不知多少年了。望兩座巖壁。總名叫做通天
壑。兩邊巖壑。越上越往裏湊。下面相隔。不下十五丈。可是儘上頭。相隔祇有丈許。並有千年古藤盤繞。祇
洞門要地。不被知曉。決難攻下。去年夏天。從藤縫中鑽下來一隻一丈多高的三頭怪鳥。此時正值小王
出獵回來。人雖被他啄死了好幾個。刀斫箭射。俱都不能近身。嚇得小王率衆逃入洞內。將門用石頭堵
緊。每日祇聽那鳥在外怪叫。聲如兒啼。兩翼撲騰。用爪抓壁。一刻也不休息。聲勢非常驚人。鳥不飛走。誰
也不敢出來。小女子又不在此地。似這樣過了八九天。漸漸不聞聲息。小王才派了二十個胆大的。出來
一看。那鳥因找不到出路。飛上前便被藤網擋住。性子又烈。又尋不着吃的。已然力竭飢餓。伏在地下。奄
奄一息了。那鳥的六隻眼睛。其紅如火。目光靈敏無比。活時一任刀矛弓箭。朝他亂發。俱能用他兩翼兩
爪。連抓帶撲。一些也傷不了他。這時却是無用。經他們刀矛亂下。一會便分了尸。那六隻眼睛。挖下來。俱

有鴨蛋大小。紅光四射。現還掛在洞內當燈呢。自從出了這回事。防他同類下來報仇。小王把小女子。接回商量。帶了多人。扒上巖頂。將藤隙補勻密。又在藤下面。兩壁中間。按置好了綳箭綳刀。綳矛之類。無論是什麼東西。下來時。祇觸動一處。立時上面刀矛箭戟。同時發動。不怕弄他不死。可是至今沒有再出過亂子。以前這裏。祇是避暑的別洞。如論起形勢來。舊洞經數十代老王苦心佈置。如非蛇蝎。一切都比這裏強得多呢。雲鳳這時隨着駝女。沿二層岩壁走去。正聽得有趣的當兒。忽聞鼓樂之聲大作。循聲走沒數十步。前面一個凹進去的壁間。小王已率着洞中臣民。手執一根點燃的木條。青烟繚繞。雜以鼓樂。迎將上來。近前一看。小王率領二妃臣民。跪在當地。手中擎着的那根木條。比別人都長大些。顏色黝黑。發出來的香味。清醇無比。身後方是一座高大洞門。也是六角形。約有兩丈方圓。門中刀輪隱現。不知何用。雲鳳忙將小王與二妃扶起。謙謝了幾句。經駝女轉譯之後。所有臣民鼓樂。全都起立。分列兩旁。雲鳳偕小王二妃。駝女咪咪沙沙六人。從樂聲中。款步而入。門裏面是一座廣大石窟。四顧兩座刀輪。竟與門洞一般大小。犬牙相錯。沿門四周。還安有綳簧。上置刀箭。一問駝女。這些佈置。俱為防敵備患之用。外人至此。如不經小王允許。祇一進那門。兩旁刀輪。便即運轉如飛。上下四面的刀箭。也亂發如雨。不論人獸。俱都絞成肉泥。並說舊洞那邊。比這裏的各種埋伏部署。還要多出幾倍。休看他們人小。因為肯用心思。同心合力。不恤煩勞。除那雙頭怪蛇。和雪山妖人的侵害外。頗能安居樂業。自來俱是以小禦大。以衆勝寡。極

少遇見什麼過分的災害哩。雲鳳正暗贊他們的毅力巧思，忽見路旁有一小池，承着壁上面掛下來的兩條尺許寬的瀑布，流水潺潺，珠飛露湧。池旁設有一圈圍干。小王和二妃，便將手中木香扔入池內。回首和駝女說了幾句。駝女便對雲鳳道：小王因感大仙爲國除害之恩，無以爲報，他說這裏經數十百代老王採集收藏的寶物甚多，有好些陳列在外，請大仙隨意取上一些，無不可以奉贈。雲鳳對於後日斬除妖人之事，毫無把握，再者修道人最忌貪心，怎肯妄取，再三遜謝。駝女祇得向小王說了，又前行沒幾步，忽見前面又有一座石壁，居中洞門形式高大，俱和二層洞門一般。門前立着兩排手執弓刀的衛士，門內隱隱有紅光透出。入內一看，裏面比外面還要高大得多，到處都是奇石，拔地而起，懸崖危巖，大小參差，孤峯連嶺，自爲邱壑。因着石形地勢，蓋上了千所小房舍，高低錯落，頗有奇致。當中的一條丈許寬的平路，直通到底，現出一座方圓數畝的大石台，台上建着百十間方六角形的房子，高約丈許，比別的房子約要高出一倍。這些房子，不論大小，俱都是方形和六角形，整齊如削成的豆腐塊，所以精巧玲瓏，顏色却不一致。除當中王居是正白色外，餘者五光十色，什麼都有。這些木屋，也不知用什麼顏料漆的，却漆得那般鮮明光亮。全洞并不見什麼燈火，却是到處通明，纖微畢覩。微一查看，光的來源，才看出離地二十來丈處，懸着許多寶物，單是經寸的夜明珠，就不下幾十粒，其餘介貝珠玉，各色各樣的異品奇珍，更是不知凡幾，有發光的，有不發光的，間或也有世間常用之物，如鍬、犁、獵槍、釣竿之類，但是爲數極少。

祇七八件。懸的地方俱在顯目之處。想以物希爲貴。雖祇是世間佃漁畜牧中幾件不足奇的營生致用之器。到此都成貴品。與奇珍異寶等量齊觀了。這些寶物。每件俱用一些不會見過的麻縷。從洞頂繫將下來。差不多每所房子頂上。都有那麼一件。說這裏珍寶。歷代收藏甚富。因爲山中常時發現。近兩代老王。都不甚注重。再加小人中。名分雖有高下。因爲集羣聯居的緣故。除爲王的人。能發號施令。役使臣民。生死取舍外。待遇差不了多少。合族中的臣民。一齊懸在外面。并不秘藏起來。也從無盜竊之事發生。至於那七八件田漁畜牧的用器。在我們看起來并不在意。可是都經前兩輩老王。費盡萬苦千辛。跋涉險阻。冒着許多危難。遠出數千百里以外的我們大人國。山中居民那裏去潛伏多日。看熟了用處。才行盜來。照着他的樣式。改造成了小的。拿去做用。全族才知學人種地。耕田釣魚等事。他們常說。珠寶奇珍。除發光的。可以代火照亮外。餘者不過供大家看看而已。祇有這幾件東西。爲利無窮。何況又是經老王犯死得來的呢。每次得到我們大人國的東西。仿造以後。總是把原物高懸起。算是第一等的國寶哩。說時。雲鳳已隨小王。離階而升。這些小人。雖然奔走山林。一縱數丈。那些台階。每級却止兩寸多高。在在看出具體而微。雲鳳甚是好笑。剛一到台上。還未進屋。小王忽率兩妃。回身向雲鳳跪倒。立時鼓樂暴發。樂聲也格外奇特。比外面所聞。迥不相同。有的如同鳥鳴。有的自同獸吼。萬嘯雜呈。匯爲繁響。又加聲音宏寬。趁着空洞迴音。益發震耳。雲鳳二次扶起小王二妃。再回顧四外台的兩面。猛現出兩列樂隊。

約有百十名之多。樂器式樣甚多。俱爲平生未見。大抵竹木金石所製。大小繁簡不一。有的五、六人共奏一器。各處小峯短嶺。斷崖曲坂上的房舍前。不知何時。出現了上千小人。隨着樂聲。歡呼拜舞。一個個都是頭戴六角方巾。身穿長衣。拖及足後。渾身上下。雪也似白。高高下下。疏疏落落的。恭恭敬敬。站在那些峯麓山頭。危崖絕磴之間。舉動却是整齊不亂。端的別有一番。令人歡喜不勝。小王夫婦三人起身以後。便分拉着雲鳳的衣角。扯了一下。由駝女留雲鳳在外。朝當中宮室內。緩緩倒退進去。台下左右兩排樂隊。跟着又奏了起來。雲鳳因見樂器多半象形。式樣奇特。一問駝女。閱湘娃。知駝女幼喜音樂。宮外所聞。乃駝女到後。按照古今樂器。和當地的國樂。加以仿製修改而成。石台的兩面。方是小人真正的國樂。雖非大人上邦之地。也經小人歷代先王。仰觀日月星辰之形。俯察山川草木之狀。耳聽風雨雷霆。千禽百獸鳴嘯之聲。博收萬籟。證聲體形而成。一樂之徵。往往不憚嘗試。務求與原聲相合。其中奧妙。一時也說他不完。自己初來時。並聽他不懂。祇覺千聲靡雜。細大不諧。好似一味窮吹亂吼。怪聲怪氣。一些也難以入耳。恰巧幼喜音樂。頗有根底。想將他們正始之音。傳給這一般巖爾細民。三年後。通了言語。幾次力勸。可是老王別的都言聽計從。惟獨談到改動他的國樂。却是一味搖頭。知他固執守舊。多說無用。仗着與小王交情甚厚。恰巧不久老王死去。小王因見我將外面的東西。傳到此地。全有了利益。果然一說便試辦了幾件。等到樂器製成。排練熟了。小王先聽。不住誇好。日子一久。便顯出不甚愛聽的神氣。可是他對

於舊樂。每遇祭祀大獵宴會。以及婚喪之事。奏將起來。却是百聽不厭。心中大忿。幾次詰問。小王祇管微笑不答。却教慢慢留神細聽。日久自知此間國樂的妙處。並說傳聞他們萬多年前的祖先。也和我們大人一般。有幾千年當中。不特文治武功。禮樂教化。號稱極盛。便是起居服食之微。也是舉世無兩。同樣和我們中朝一般。擁有廣土衆民。天時地利。真可稱得起泱泱大國之風。祇爲後世子孫不爭氣。風俗日偷。人情日薄。那自取亡之道。少說點也有幾千百條。大家爭先恐後。循途邁進。結果國是亡了。人種因耽宴適。萬種剝削。到了末世。休說像中古時代。那種身長九尺多的大人沒有。便是七尺之軀。也爲希見。

第三回 疾老成焦人初竊位 拯生靈俠女再除妖

後來逐見退化。到今日地步。再不能與別的大國。一較長短。同時人種也受了許多殘殺壓迫。實在沒法再混下去。祇得遁入深山。經過了些朝代。出了一位英主。苦口婆心。生聚教養。方才全國悔悟。發奮圖強。雖然千百年來。無多進展。仍是局促山中一隅之地。可是到底還算還到原始那一時代。穴居野處。個個身輕力健。能以羣力追飛逐走。不似初來時。個個和嬰兒一般。受了禽災獸害。祇知向天哭泣。人種也一天比一天生育得多。據本族祖先傳的圖讖。若干年朝以後。祇要衆心如一。仍能回復以先冠裳文物之感呢。此話雖小王本人。也將信將疑。可是這裏樂器。確是從上古傳來。又因這裏人聰明。而有好音樂的。

天性祇管國破家亡人微族寡。依然代有改進。祇要靜心領略。自能悟澈他的微妙等語。這一席話。說了沒有幾天。便值他們這裏的乞復節。祭天告廟的感興佳節。起源由於亡國入山的那一時代。全國的人。事務虛名。不求實際。競尚奢華。耽樂遊宴。年青的終日叫囂呼號。標新立異。看去彷彿激烈慷慨。其實是。一味盲從。一犬吠形。百犬吠聲。專與自己爲難。一些也着不得邊際。論到叫他們更正去做。不但捨不得命。連一絲一毫的虧苦。都吃不得。年老的多半暮氣沈沈。經驗閱歷稍富的人。一則慌於少壯威勢。不敢拿出來使用。二則時危機蹙。那些比較穩實一點的辦法。也祇能苟安一時。并無多大用處。這兩派人中。縱有幾個公忠謀國。老成持重的人。當不起滔滔天下。舉國如是。隻手擎天。狂瀾莫挽。最利害是全國上下。中有八九口。是心非。說了不算。一張嘴。能在頃刻之間。說出多少樣話語。因爲五官四肢。心思智能。都不長於運用。單擅長於口舌。以哄騙一時。所以人身各部。都逐漸縮小短少下去。惟獨這片舌頭。却變成了一個雙料的。還算國亡的前夜。有幾個明白點的人。帶了些才遺之民。逃到這裏。雖算沒有真絕了種。可是這些廢民。都享慣了福的。荒山生活。俱要自己謀求。如何能過得了。出山又經不起敵國的殺戮。每日祇好痛哭。吁天。坐吃餘糧。和山中天生的草果。習慣已深。仍然不知振作。既懶得操作。又沒有多少現成吃的。舌頭依然。人種還是照舊小了去。直到過了幾代。人也死得差不多了。才生出一個有能爲的英主。爲首一個老王。名叫塞俄的。起始以身作則。修明賞罰。無論何人。俱不能不勞而食。漸漸從一些臣民。

著迹中。查知古時。凡是飲食服用車馬宮室。俱都應有盡有。享受無窮。國亡逃入山時。祖先沒有打長久的主意。除帶了些兵器。和眼前動用的傢俱食糧外。凡是漁獵耕織等類。實用的東西。一件也未帶來。於是才募集忠勇耐苦之士。出山盜取。這些東西。有時不覺得他的好處。失了再求。無殊從新製造。難如升天。經好幾代老王。和無數險阻艱難。才粗具規模。以有今日。由此大家互相用力。人也就不再小下去。近兩代的比前還長了數寸呢。當寒俄老王臨死之前。留有遺言。說夜夢天神垂訓。國家之亡。都壞在這根舌頭上。因為能說而不能行。才鬧到不可救藥。本族是極優秀的人物。上天必不願使其顛覆絕滅。目前所處境遇。乃是上天故意降罰。將來仍有中興復國的那一天。并且人也能回長到七尺八尺之軀。祇看幾時這片岐舌反古。復了原狀。便有望了。說罷。便即死去。全族上下。一方害怕天罰。一方眷懷先王。締造之艱。身歷之苦。便定寒俄老王逝世那一天。為乞復舌節。簡稱又叫祈復節。一面感樂隆祭。以答天庥。一方把這一年中。舉族王臣上下的所行所為。虔心默祝。告之先王。並由當王的為首。以舉善惡。跪在先王靈位之前。大聲宣讀。明示於衆。說到好處。全體臣民。奏樂示慶。說到壞處。便齊聲數責不已。當王的聽到臣民指摘。便在靈位前。自責請罪。臣民又奏樂賀其過而能改。王告之後。繼以民告。由王起立。抓起一把小紅豆。向台下撒去。臣民爭先恐後。各自拾起一粒。拾得的。便去靈位前跪禱。陳告這一年來的善惡。儀式動作。和前次一樣。完了。再由王領臣民。互相勸勉。這一番盛典。最為整齊嚴肅。比起這裏的落花節。還

要過之。祭時。由當天未明前起始。一直要做到午夜才止。整日不食。通體的人。祇飲一點山泉。除了老人產婦和小孩外。沒有不與會的。本人初來。外人未奉王命。不能參與。後因歷次代他闢畫墾植。建造器具之功。尊爲客卿。奉命無論何處。均可隨意遊行。才得看過兩次。皆因身有殘疾。不耐久立。饑餓。又見情態過於悲壯。看了令人難過。均未待多大時辰。便即離去。這次打聽好了。奏樂時刻。隨樂進止。清早與完了祭。便覓地歇息。樂起又去。如是進出了十七八次。頭一兩次還不覺怎樣。三次以後。漸漸才聽出這裏的樂。不但宮律詳明。喜怒哀樂之情。全分得出。而且上參風露雷霆之變化。下合山川泉石之動止。中應鳥獸草木之鳴聲。真是窮極萬籟。妙合自然。從此深爲嘆服。不敢再贊一辭了。這台下兩排樂隊。暫時客或聽他不出。一會小王排好筵位。出來延請。等入席之後。必令樂人。奏那各種象形細樂。以娛仙賓。雖然不能比天府仙音於萬一。也能看出他們的巧心慧思呢。雲鳳聽他說完。暗中驚異。原來這些小人。也是大人國種。退化到此。難怪他形態面目。居處服裝。都與常人一般無二。怎麼幾千年來。不見於傳載呢。見小王夫妻進宮未出。暗忖這裏既然歷國久遠。代有聖明。語言因爲歧舌所限。文字當不會沒有。況且耕織佃漁之具。和他本族痛史。俱從載籍中查出。想必不會沒書。便問駝女。小人國書史冊。當有掌管收藏之人。可能取來一視。駝女嘆口氣道。說起來真是可憐可恨。他們舊日文字書籍。也和我們中原上邦一般。浩如煙海。祇爲亡國的前一兩世。一般在朝在野的渾蟲。祇知標新立異。以傳浮名。把固有幾千年傳流

的邦家精粹。看得一文不值。流弊所及。由數典忘祖。變而爲認賊作父。幾千年立國的基礎。由此根本動搖。致於顛覆。而別人的致強之道。並未學到分毫。起先專學人家皮毛。以通自己語言文字爲恥。漸漸不識本來面目。鬧得本國人不說本國話。國語未亡。語言文字先亡。後來率性嫌他討厭無用。將所有書籍文字。一火而焚。雖然有一些。沒有燒盡的。如我們魯壁藏書之類。可是當國亡家破。逃難入山之際。誰還想得起這些東西。就是無信帝王。所見幾本遺長紀載。內中說到本族以往光榮事蹟。和耕織漁獵。諸般器物。一則半出隱隱。語焉弗詳。二則面目全非。已不似他們舊日的文字。而且星星點點。也不能據以立言教化。比時又忙於求生。與鳥獸天災相抗。實無餘暇再去謀求。日子一久。並此亦無人能識。便是他們語言也變得大不相同。箋箋載籍。總共才十餘本。如今尚存在小王宮中。當着前朝遺物看待。這十多年來。從沒見他們取閱過。他們自己人。尚且不解。何況外人。少時宴後取來。大仙如能解諭他們。更要感激不盡呢。至於適才所說。數千年前。感朝軼事。小女子未來此時。也會讀過幾年書。遠稽往古。近察當世。九州萬國之中。並不會聽說有這麼一個亡了的大國。他們又是歷代老人用口傳述。無可參考。實難令人相信。也許他們本祇是古稱僬僥之國。這些話。說是前朝好說誑的人。編造出來的罷。他們每年幾個祭節。又那般隆重壯烈。深入人心。除人體大小外。一切衣食起居。無不與我們大致相同。看去又似真有其事。疑團至今未釋。大仙來從天上。當能前知。可能示明一二麼。雲鳳聞言。笑道。我雖在仙人門下。學道

日子無多。除身有仙傳法寶。略知劍術外。別的知識。還不是和你一樣。不特這種小人。尙是初見。連說也未聽人說起過。我想文王八尺。湯交九尺。古人秉賦至厚。軀幹又要長大些。後世人心日壞。嗜欲日多。人本身本來脆弱。長一輩的。受了侵奪剝削。自然遺毒子孫。一代一代。傳將下去。年代一久。自然人種便日趨矮小。不過當時不顯罷了。他們祇是萬千年古國。語言文字。又絕了種。所以後世無從稽考。我們從黃帝算到如今。也祇幾千年光景。現在人體。已逐漸比古人小。照目前風俗人情看下去。再過相當年時。焉知不是後車之續呢。他們立國。還要古遠。算起來。也並非不在情理之中。且等我異日回山。見了仙祖。問明白他們來歷。劫運。如能有所助力。我必再來。那時自見分曉。駝女聞言大喜。正談說間。台側樂聲起處。六角宮牆上。九座宮門。同時開放。旁邊八座門內。先走出一對羽衣花冠的童男女。各執幡幢儀仗之類。這些童男女。身高不及二尺。俱是一般高矮。個個秀髮披肩。容顏韶秀。那各種儀仗的頭上。都雕有一個鳥獸的頭。口中含着一小片點燃的木香。香味和初入門時。小人手中所持的相似。氤氳裊繞。清馨馥郁。聞之神爽。雲鳳方要問駝女。這種木香。採自何處。小王已率二妃。恭迎出來。躬身肅客。三揖退去。駝女悶湘娃便改向前面領導。雲鳳跟着進門。小王夫妻。率八對童男女。在後雲鳳入宮一看。在大人眼裏。宮庭廣才數丈。並不算大。可是畫棟雕梁。丹壁繡柱。都工細已極。再加上陳設精緻。物事玲瓏。在在頗顯出富麗靈巧之致。這時威筵業已擺好。共設了五個坐位。當中一坐。歸雲鳳坐。想個平時王位。比較高大。兩旁四

個六角雕花的木墩。高才尺許。廣大如之。上首小王和駝女。下首是兩個王妃。入席之前。小王二妃向中坐。三拜三揖。主客就位。樂聲便起。菜已預先擺好。所用杯箸。比常人所用。到小不了許多。杯子都是貝殼做的。菜肴共十八味。大中小每六件。大菜用小鼎。中菜用木製的盒。小菜用貝殼製成的盤盃。俱是六角形式。多半俱是冷食。除猪羊兩樣外。葷的俱是山禽野獸的醃肉。素的俱是野菜黃精奇花異果之類。五顏六色。配搭勻稱。看去甚是鮮艷。因是岩鹽所製。味道極好。飯食是黃精的粉。和山芋山麥製成的六角方饅。雲鳳多日不曾肉食。吃的頗爲香甜。吃到差不多時。隨侍女童。才捧上一大葫蘆酒來。顏色碧綠而清。色香味俱臻絕頂。駝女說是用山中幾十百種異花。和果子製成。雲鳳連聲贊美。小王又慇懃勸飲。酒到杯空。不覺一大葫蘆酒。飲去了一半。有了醉意。才行終席。小王夫妻和駝女。恭請雲鳳。往別處安置。乃由持儀仗的童男女。焚香後隨。由一片綠竹編成的屏風。轉將過去。面前便現出一座半畝方圓的院落。當中一排。五間房舍。乃小王夫妻的寢宮。兩旁台階上。也各有一排房舍。駝女便領雲鳳在左邊這一排房子走去。升階入室。裏面也甚明潔。牆上掛着弓刀。地下鋪着竹席。小几矮榻。尙可容身。小王夫妻躬身道了安置。說要午朝與臣民會商大事。便自退去。雲鳳也到了做功課的時候。因想詢問小人國中許多事蹟。便對駝女說了。留他一旁少候。逕自調息入定。做完功課醒來。見駝女不知何時走去。祇門外侍立着兩個童女。一個頭頂一大角木盤清水。手持盥巾。一個捧着一大葫蘆酒。身後脚旁。却伏跪着相從回

山的沙沙咪咪二人。手持弓刀。狀若戒備。見雲鳳睜開眼睛。先過來叩拜之後。口裏嚶嚶兩聲。門側持着盃具葫蘆的兩小。躬身走進。到了雲鳳面前。將盃具和葫蘆高舉過頂。跪在地下。雲鳳比着手式。將四小喚起。聞着葫蘆酒香。剛接過手。便覺沙沙咪二人。在扯自己衣襟。也未介意。逕摘下上面掛着的介杯。倒出來一看。酒色殷紅。入口香腴。比起適才筵間所飲。還要醇厚得多。雲鳳原有酒量。因酒味特佳。越喝越愛。不由又飲了幾杯。正欲再飲。忽覺又有人在扯自己衣角。低頭一看。正是沙沙。滿臉帶着驚懼之容。眼睛不住流轉。意似有所顧忌。不敢出口。捧葫蘆盃具的兩小。却是面有喜容。雲鳳猛的靈機一動。心想小人全族。奉自己若大神。既命駝女在此陪侍。如無特殊之事。怎會久離不歸。這等小人。到底非我族類。適聽駝女說。沙沙咪二人。因聞自己。要將她們攜上仙山。喜出望外。赴宴時。不見他二人何往。此時候在自己身側。手中却帶着弓刀。大有護衛之意。看他臉上詞色。與這執役小人迥異。又用手連扯自己衣角。意非酒中有了毛病。剛一想到這裏。漸覺頭腦有些昏沈。神倦欲眠。照平日和小王宴上。所飲的酒量相比。並不算多。何以醉得這般奇怪。便把酒葫蘆。往地下一擲。正欲喝問。忽然身子一軟。竟要往榻上倒去。知道不妙。忙運真氣。將神一提。猛聽喳的一聲慘叫。兩眼迷忽中。一點寒星。從身側飛出。面前執役兩小。已倒了一個。另一個正要逃跑。沙沙咪二人。早飛身縱起。將他按倒擒住。雲鳳靈明未失。眼睛也能強睜。祇是四肢綿軟。真氣一時提不上來。情知事有變故。方自焦急無計。沙沙咪二人。已慌不迭的走向身旁。逕將雲鳳腰

間革囊解開。將昨晚所得的那枚大枇杷取出。爭先恐後上榻扶着雲鳳。將枇杷外皮撕破。塞向雲鳳口邊。雲鳳心中明白。正覺那毒酒被自己一提真氣。發作更快。互相交戰。口渴欲焚。見沙咪二人。如此樣作。暗忖莫非異果。功能解毒消酒麼。忙張口時。偏又口噤難開。眼看沙咪二人。滿面俱是淚痕。心中着急。不顧周身火熱。奮力運氣。將口一張。一下咬了一滿口。立覺滿頰清涼。口水嚥到肚裏。心中便爽快了許多。接着又吃了兩口。已不似先時費力難受。等到吃完再吃第二枚時。手足已能轉動。襟前汁水淋漓一片。再看沙咪二人。已是破涕爲笑。等到第二枚枇杷吃完。雖然頭腦還有些昏脹。身子已差不多復原了。身方立起。沙咪二人歡笑着跑上前去。將地下踰着的眼。取兩小。一刀一個。全行刺死。咪咪拉着雲鳳的手。去取身旁劍。沙沙便將身偏俯。學駝女走路神氣。再作出被人禁閉之狀。然後上前拉了雲鳳的手。往外就走。雲鳳恍然大悟。祇不知小王那般虔誠厚待。怎會頃刻之間。變成惡意。好生不解。兩下言語不通。無法詢問。比手式費時費事。看沙沙咪咪神色惶遽。彷彿事在緊急。地下又殺死了兩個。雖然自信憑着一身本領和法寶。足能對付羣小。畢竟身居重地。不知對方使的是什奸謀。總是從速了結才好。當下隨着沙咪二人。出室一看。除那死去的兩小外。更無一人防守。三面宮室。都是靜悄悄的。不聽一毫聲息。小王既然對自己要下毒手。何以祇派兩個進毒酒的。還把沙咪二人也放了進。來心中正自奇怪。沙咪二人已一路比着手式。領着自己往外走去。雲鳳也不管他。且看到了那裏。見着駝女。再作計較。一連隨着

穿過兩處宮院。都未遇一人。最後走達宮側一個小門。才看見門內羣小喧嘩之聲。沙沙回身擺手。會意。把脚步放輕。縱身入門一看。門中也是一座小院落。兩間上房。高約丈許。鞭撻呼叱。與駝女怒罵。聲嘶成一片。沙咪二人。將手往空中一指。逕自避開。雲鳳走近門側。才一探頭。便見室中站定一個小衣飾打扮。俱與小王相同。人却不是。地下綁着駝女閔湘娃。和小王的次妃。周圍站着數十個短衣。腰懸弓刀。手執荆條。和帶着小刺長鞭的小人武士。這些武士。正在行刑。拷打駝女。三記本來眉。畫。這時上身衣服全被剝去。已被打得雪膚凝紫。菽乳墳青。玉容無主。痛暈過。條毒打。却是滿臉憤怒。戟指怒罵不絕。那爲首身着王服的小人。面帶奸狡。手鞭向駝女身上打去。狀頗焦急。雲鳳雖不明個中原委。駝女和自己究竟是同種。此荼毒。早按捺不住。一聲大喝。拔劍奮身而入。爲首小人正回過身來。一見聲怪叫。身子早慌不迭的。往側室中退去。其餘羣小。俱知雲鳳是手誅千。敢交手。登時一陣大亂。紛紛相隨往側室逃竄。有的竟嚇得暈倒地上。動。女身前。用劍將綁索削斷。放起身來。駝女先時自分難以活命。祇盼仙人。王。還有一線生機。一見雲鳳果然平安到來。不由悲喜交集。不願說話。先。他痛苦吃力。連忙過去相助。駝女顛顛巍巍。指着側室說道。這裏出了叛。

蜀山劍俠傳 第十七集 第三回

法求援。我和王妃抵死不說。未被賊子發現。小女子受傷難行。如今外層一便是適才逃去的那廝。小女子救了王妃。便去與小王送信。請大仙帶沙黨。多半是受了凶逆挾持。並非出於本願。望乞大仙手下留情。祇將逆首經過。這時沙咪二人。見雲鳳嚇退逆黨。早跟了進來。地下嚇倒的小人。因溜起來。往側室中的間道逃了出去。僅有兩個行刑的黨羽。逃慢了一些。負傷逃走。雲鳳等駝女說完。便道。你身上受傷。我去之後。不怕逆黨再來傳仙。知道未被毒酒醉倒。益發畏懼。小女子深知他們習性。決不敢再來了。說罷。雲鳳依言。命沙咪二人帶路。這次逕由側室出去。裏面兩扇小門。已被逃入由法。正要繞出走開。雲鳳已用劍朝門縫中斫去。跟着一腳踢開。乃是一條甬道。着王宮。右面通着外洞。雲鳳便率二人。直奔外洞。盡頭處。也有小門緊閉。破門出去。適才石台面。耳聽羣小呼殺之聲。潮成一片。轉到前面一看。洞中臣民。業已聞聲齊集。人數何止數千。正在台逆黨交戰。不令逃走。祇不見那爲首叛逆一人。雲鳳大喝一聲。羣小回顧。見仙人出來。歡呼之聲。轟然發。震撼全洞。那些叛黨。知難逃走。嚇得紛紛擲了弓刀。伏地哀鳴。沙咪二人。跳上石台高處。朝衆高聲說。雲鳳言語不通。料是向臣民說明經過。再看叛逆那一面。也不下千人。自沙咪二人一說。便被王

民收了他的弓刀。逼向台側空處。分出多人。持兵看守。雲鳳對這些逆黨。也不知怎樣處置。正向小人羣中。尋覓逆首蹤跡。咪咪走過來。連說帶比。意思似說逆首一見仙人無恙。奸謀敗露。業已逃走。無法再去擒捉。須等駝女到來。再作商量的神氣。便不再搜尋。逕往石台闌干上坐下。看羣小神情。彷彿兒戲。暗忖世間上的殺伐徵逐。治亂興衰。迭爲消長。無非爲了鷄蟲得失。不惜箕豆相煎。到頭來獲得一些什麼。不想這彈丸小邦。焦僥細民。也是如此。以彼例此。看起來。還不是和這些小人兒戲一般。真是好笑。正自沈思。駝女已領着小王王妃。穿着一身黑服。哭喪着臉。幾名護衛。抬着受傷次妃。奔了出來。先向台前臣民哭訴。意似自責。然後回身。朝着雲鳳跪拜。駝女述說經過。才知小王原是弟兄二人。小王雖然居長。却是老王次妃所生。老王人甚英明。看小王文武兼資。賢能仁厚。自幼重愛。立爲太子。不久正妃生子。取名鴉利。有兼人之勇。十數歲上。便能力舉百斤。縱躍於高崖峻坂之間。祇是性情乖戾。貪殘好殺。老王極不喜他。臨終之時。面諭小王和駝女。次子不才。不特不可使當人事。還要嚴加管束。如若犯了大過。更須按着國法公判。不許姑息。老王死後。鴉利年漸長大。益發橫恣。乃母正妃。因之憂鬱而死。鴉利率性嘯聚徒黨。肆意橫行。小王天性友愛。既不忍置之於死。又恐養成大變。想來想去無法。祇得命他去至白虎峪。統率流人。以免留在洞中爲患。那白虎峪在山陰一面。相隔舊王洞三百餘里。地極荒寒。可是出產甚多。小人洞中犯罪的臣民。祇有三種處置。重罪由小王當衆宣示完了罪狀。如無異議。和有什大功善行。可以折

抵。便即賜毒賜刀。令犯罪的人自裁。這是死刑。其次是流放到白虎峪去。年限不等。由他每日耕織打獵。月納貢物。滿了年限。始許自請寬恕。改過回洞。照例有一個王族的官。率領監督。小人法簡而公。并且極愛同類。犯了罪。多半用的具鞭打之刑。這些流人。差不多都是小人中的敗類。害羣之馬。小王原意統率流人的官兒。非有智有力不可。鴉利去了。必能勝任。縱然處置這些流人。難免太過。也是各有應得。豈非以暴制暴。一舉兩全。誰知鴉利鬼計多端。久有謀篡王位之志。聞命正合心意。到任以後。竟和流人沆瀣一氣。流人對小王本來難免怨望。再加鴉利常年蠱惑。暴力與小惠並用。不久都成了他的死黨。他和歷代王朝。都得民心。尤以小王爲最。一旦有事。全洞臣民。俱能捨生赴義。決無反顧。篡位爲千年來的創舉。定非容易。流人雖經自己教練。又加上山陰天時地利的鍛煉。個個筋骨堅強。武勇過人。畢竟人數太少。成不得事。於是借了朝王納貢之便。勾結舊日洞中死黨。命他們暗以利祿。招納同類。故意犯了該流的國法。等發遣到了山陰。便成了他的死黨。縱有幾個半途悔悟。想要退出。或是逃歸的。經不起他的防禦周密。捉回去。便受盡荼毒。碎體裂膚而死。這一敲山鎖虎。羣流益發畏如鬼神。不敢絲毫違命。再作自拔之想。三五年後。竟招聚了上千的徒黨。小王命他去時。駝女原再三攔阻。說此行無異放虎歸山。使其同惡相流。即不忍按國法處置。也應嚴加管束。閉散終身。才是。小王終因骨肉情重。違衆行事。後來見洞中臣民。犯罪日多。流人更沒有一個悔過求歸的。因有毒蛇之變。遷洞以後。駝女不在身側。雖然啓疑焦思。

無人爲之畫策。鴉利又做得異常嚴密。禍在肘腋。還未覺察。鴉利本心。最好等駝女和那數百忠勇之士。在舊王洞內。爲毒蛇害死。方行下手。要省事得多。所以常時派遣不怕死的心腹。冒着危險。往舊王洞左近潛伏。打探駝女除蛇消息。這日正當朝貢之期。行至中途。遇見去人歸報。得着雲鳳在雲中失足。巧誅羣蛇的消息。知道駝女起初是無暇及此。毒蛇一去必然回洞。不特小王又有了好幫手。自己諸事掣肘。奸謀難免還要敗露。不由着起急來。與手下逆黨一商議。決計乘駝女初回無備。提早發難。一面命人飛召白虎峪全數逆黨。趕到王洞外面。候聽調遣。自己仍借朝貢爲名。相機行事。剛進王洞。又聽人說。金果林來了一個妖物。小王帶領千餘兵將。前去驅除。心想這到是個好機會。如果小王爲妖物所傷。豈不坐享現成。否則便乘朝賀之便。率領死士入宮。先將他拘禁挾持起來。等過些日。勒逼他禪了位。再行處死。暗中部署方定。小王前驅歸報。說昨晚盜御果的。並非妖物。就是手誅千蛇的神仙。經駝女趕回認明。受了小王與駝女拜求。已允來王洞暫住。後日便去雪山。爲全洞除害等語。鴉利一聽。益發又驚又急。徧巧又有洞中兩個逆黨。向他告密。說小王近來對他十分疑忌。便是駝女不歸。也難相容。此次來朝。如不早定大計。先發制人。無異送死。鴉利還在疑信參半。一會小王便自先回。吩咐全體臣民。用隆禮歡待神仙。鴉利上前朝拜。小王忙匆匆的。并未怎樣答理。迥非平時見面。那等友愛神氣。更以爲逆黨之言不差。暗中咬牙切齒。謀逆之心更急。小王宴請雲鳳時。白虎峪逆黨也都趕達洞外。鴉利想了想。率性一不作。二

不休。趁着仙人與小王還未廝熟。不知洞中實情之時。來個偷天換日。拚個成敗。等小王宴罷。逕自入見。說白虎峪上千流民。經自己數年間宣示王朝德意。恩威並用。業俱翻然改悔。不特化莠爲良。而且練成了勁旅。因想使兄王喜歡。所以一直沒命他們上書悔過。零散來歸。今乘朝貢之期。全數來此投試。擬以死力效忠王朝。等三日後。親率他們去往雪山。與妖人決一死戰。不想到此方知天降神仙。已然應允爲王除害。雖是天降洪福。祇是這些流人至誠。不宜孤負。擬請兄王特乘盛典。詔入內庭朝覲。使其自陳前非。洗心革面。爲王效死。這一套花言巧語。果然將小王打動。平日會見臣民。都在外層洞中石台之上。除非骨肉宗親。軍國重臣。或是特降疎恩。不得輕入內洞。小王因全洞臣民。連有職務。散處在洞外的不過萬數。這幾年犯罪日多。流徙往山陰白虎峪去的。竟逾千人。常時想起。當是疚心。忽然聽說全數悔過來投。不由喜出望外。立時傳命。吩咐守洞將士。放羣流入洞。由鴉利率領。直入內庭朝見。鴉利奸謀得售。自是心喜而去。比時駝女隨侍雲鳳。不在前面。無人勸阻。小王一些也沒有覺察奸謀。次妃人最賢能。機警深知鴉利狼子野心。言不可信。又見他說話時。眼光不定。滿臉奸狡之容。甚覺可疑。當時不便陳說。鴉利一走。便請小王。改在外洞相見。以防有詐。小王不肯。說本朝近千年來。從無一人敢爲叛逆。而且身受全民愛戴。洞中臣民。將要近萬。他祇有千餘流人。除非至愚。即使有心作亂。決無能成之理。也決無如此胆大妄爲之人。自己全洞元首。言出必行。豈能隨便更易。使流人灰心。以爲不信。正妃聽次妃一諫。也覺其

中有詐。幫同力勸。卽成不便更改也。應多召護衛之士。以備萬一。小王仍是不肯。二妃無法。祇得力請小
王。就在原坐之處。召見命流人分班入內。不要因其人多。出庭相見。小王強不過兩個愛妃。祇得答應了。
原來小人最懼外患。洞宮室內俱製造有隱密暗道。恐一旦有變。立時可以逃走藏匿起來。不一會。便聽
羣流進洞。嘩噪之聲。甚是嘈雜。全不似往日臣民覲見。敬肅之象。小王夫妻。剛一縐眉頭。便聽內洞石門。
關閉之聲。小王方始動疑。正要起立出問。正妃素來力大。忙一把將小王拉住道。鴉利素來悖謬。先王早
有遺命。王雖神勇。應以宗社臣民爲念。萬不可以身試驗。且看次妃宣諭之後。相機應付爲是。這時小王
原因鴉利初回。打算先見了他。再往外洞石台。補行晨間朝會。平時除了集羣外出遊獵。或是遇見什麼
王朝要政盛典。才有儀仗音樂。像適才迎仙之類。洞中燕居朝會。祇有八名輪值的侍衛。本就不多。這時
身在內庭。僅有幾個隨侍的宮女。執戈衛士。祇沙沙咪咪。還是因爲仙人垂青。不久就要攜帶同行。
適才宴會時。在外待命。小王又有事問他。才召在身側。沒有退去的。二妃俱都會武。一經覺出情形不對。
正妃拉阻小王出外。次妃早率沙咪二人。奔向門外。一眼看到鴉利和上千流人。俱都弓上弦。刀出鞘。閉
了二門。蜂擁而來。益知狼已入室。外面枉有許多忠勇臣民。宮廷阻隔。消息難通。也是枉然。剛高聲大喝
道。我有王命。爾等去了弓刀。由王弟率領分班入見。言還未了。鴉利早喝一聲。將他綁了。沙沙有個兄長。
名叫利利。也是叛衆之一。甚是武勇。以前會充過廷衛。與咪咪交好。因罪被流山陰。頗得鴉利寵愛。見沙

味二人。站在次妃身側同出。意欲救他。便乘擒捉次妃之際。搶步上前。丟了一個眼色。與沙咪二人。大喝道。王弟現率山陰全數臣民。來即王位。宮外要口。俱已佔領。臣民已降伏。你二人還不急速過來投降。同享富貴。這時。次妃正拿隨身佩刀。攔門一站。準備與逆黨拚死。一面將手向後連揮。示意正妃。保住小王。速出室中。暗遁逃走。衆逆黨正喊殺上前。沙咪二人。也將弓刀舉起。待要勸忠王室。一聞利利之言。又見賊勢甚盛。暗忖徒死無益。何不假作投降。乘機混到鴉利身旁。將他刺死。豈不是奇功一件。想到這裏。頓生急智。雙雙不約而同。將弓刀高舉過頂。跑入逆黨陣中。利利忙將二人接住。吩咐站在一旁稍候。次妃寡不敵衆。不多一會。便被逆黨擠去。插入內廷。一看小王正妃俱都不知去向。鴉利忙問次妃。祇是戟指怒罵。不肯說出。再喚沙咪二人來問。沙咪二人答是小王降旨以後。正妃看出王弟有詐。早勸着小王。一同往後走去。當時不許人跟。祇命次妃。在室外觀察動靜。故意延宕。以作緩兵之計。看神氣也許到新來仙人那裏去了。當初駝女。爲小王秘製全洞機括暗道時。除全體臣民。避外患的幾個所在。是宮裏頭的。都留了一番心。沒讓鴉利知到。早防萬一生變。身在遠處。不能兼顧。鴉利聞言。心中並未疑及室中另有出路。因提仙人。想起駝女還在那裏。此人如不迫其歸順。縱把小王擒住。也不能濟事。當下便命衆逆黨。將次妃押往僻靜之處。少時拷問。又命人將內廷門戶緊閉。不許人進。匆匆帶了利利等幾個主要心腹。奔往內庭偏殿。探頭一看。仙人正在閉目打坐。身後面寶劍隱隱放光。躡於傳言。不敢妄動。悄悄站在

門外。比手式將駝女引到院中。說是小王相召。駝女說仙人有諭。不能擅離。請轉陳小王。少時自去。言還未了。鴉利舉手一個暗號。羣小已一擁上前。將駝女扳倒。口裏塞了東西。連聲也未容出。便被捆起。餘下兩名執役少女。也被引出擒走。鴉利又看了看。仙人仍是端坐不覺。心喜未被覺察。祇駝女一歸順。必可成功。知道駝女居室。最是僻靜。又是許多出路和甬道。可通內外。有事時呼應靈便。便命人一面大搜宮中。緊守各處出口。以防小王逃出來救。一面將駝女次妃。一同押往。到了先將駝女按坐在榻上。倒地便拜。說自己是先王嫡室所生。本該繼承王位。誰知先次妃進讒。庶兄嗣立以後。不念手足情親。屢對自己屈辱。又貶往山陰荒寒之區。歲責朝貢。已歷數年。與流人無異。并且濫施刑罰。罪及無辜。不殺卽流。近年罪人之多。歷代所無。今得羣流擁戴。臣民歸心。意欲廢昏立明。誰知發難之際。偏直仙人到來。雖然雪山除妖。爲國之福。但是他和前王先見。頃刻易主。難免生疑。如有阻滯。無人能敵。你能解得仙語。如果投順相助。擒到小王。再對仙人去說。前王現因犯了國法。自己閉宮悔過。要幾個月不見賓客。洞中臣民。現已交由王弟。代爲執掌。祇瞞過幾天。等他除妖自去。然後對臣民宣示。說是毒蛇與雪山妖人。俱是先王不德所致。今者天降大神。代爲除去。並奉天帝仙旨。廢王而立自己。事成之後。不但永遠尊爲國之上賓。凡有所欲。無不唯命等語。駝女蒙老王救命優禮之恩。又受託孤之重。自然不從。先曉以忠孝大義。繼以大罵。鴉利大怒。便改了主意。打算勒逼小王。又恐仙人打坐回醒。不見駝女。身邊無人。與他支吾。諸多不利。

當下一發狠心。聽小王說仙人好酒。反正駝女不降。仙人不爲己用。能將他醉死更好。否則洞中藥酒自己曾經用猴子來試過。祇灌下點滴。一會便昏沈醉倒。身輕如棉。要十天半月。方能醒轉。有一次竟是死去。仙人酒量。雖勝過常人千倍。一大葫蘆酒。最不濟總得醉臥些日。再看情勢如何。好便留他。不好連他一起害死。那仙人不過生得長大多力。來時也是步行。還不如雪山妖人。能駕風雲來往。弄巧還許是和駝女同種的大人。害死他也未必會出什變故。主意打定。一面佈置逆黨。出前洞去。刼殺重臣。一面派了兩名心腹。將一大葫蘆。用毒草千日紅製成的藥酒。裝作侍役。前往內宮偏殿。等仙人醒來。進了上去。跟着自己再拷打駝女王妃。追問小王正好的下落。派遣之際。逆黨中的利利。見事成在亟。急於想令沙味二人建功。便說仙人言語不通。醒來見駝女不在。祇有兩個面生之人。難免生疑。仙人頗喜沙味二人。會欲攜帶回山。可命他二人同往。勸他飲用。並力保其無他。正說之間。駝女早見沙味二人。雖然從賊。站在羣逆身後。眼望自己。甚是惶急。幾次互相按刀。大有刺賊之意。知二人平時忠義。投降必有深心。此時局勢。祇仙人一到。立刻撥亂反正。正巴不得有人與雲鳳通個消息。一聞此言。偷偷先朝沙味二人。使了個眼色。然後指定他二人大罵。沙味二人會意也。報了幾句惡聲。裝着氣憤。上前跪稟。要代鴉利拷打駝女。鴉利本信利利之言。再見二人做作。益發放心。不特命他二人隨往。還賜了兩人一把毒刀。三枝毒箭。准其與隨去心腹。便宜行事。四人到了偏殿。又等了一會。好容易到雲鳳醒轉。沙味二人因同去二人乃鴉

利手下第一等的勇士。萬非敵手。自己和仙人。言語不通。惟恐壞事。見雲鳳已端酒欲飲。祇偷偷扯一下衣角。雲鳳竟未理會。酒已喝了下去。二人知此酒點滴必醉。一見雲鳳並未醉倒。那知事前吃了異果之功。還以為仙人不怕此酒。心中大喜。祇顧籌思。如何能使雲鳳會意。那來的二人。是個叛逆。雲鳳已連飲了好多杯。沙沙猛一抬頭。見雲鳳雖然不會醉倒。玉靨已是通紅。與常人醉倒之前無異。這才大驚。二次又用手連扯雲鳳衣角示警。雲鳳剛在生疑。人已昏沈欲眠。同時兩名逆黨也自看破。望他二人冷笑。二人知道危機頃刻。雲鳳不醉還可。祇一醉倒。自己首先沒命。一時情急。互相以目示意。乘二逆注視仙人得意洋洋之際。猛的張弓。照準捧藥酒的一個。當胸就是一箭。一逆應聲而倒。另一個持盃具的。雖然武勇。手裏拿着東西。見同伴受傷倒地。并加仙人在前。倒底有些畏心。急切間還沒拔出刀來。沙咪二人已同時縱出一齊動手。將他擒住綁起。回看仙人。雖未醉死。已是口噤身軟。不能言動。二人知道殺了兩個逆黨。仙人萬一醉倒。再被鴉利手下看見。必遭暗殺。張皇無計中。猛想起早晨隨仙人入洞時。曾見他囊內藏有兩枚金果。現在中了酒毒。看去本人已不能動。何不代他取出一試。原來雲鳳昨晚所採的大枇杷。乃小人王室禁果。每隔三年。方一成熟。比起尋常枇杷。大出十倍。不特明目生精。輕身益氣。而且專解百毒。尤其是解那毒酒的聖藥。祇是此果僅有一株。結實不多。又不能貯藏。每當樹頭採果之時。小人傾洞而出。視為盛典。到日由當王的。採了頭一枚。朝天供完列祖列宗之後。然後同享。因為數目太少。多

時總共不過百十個。除王室尊貴和秉政有功之臣。國賓駝女等。十來個人。各得分啖一枚半枚外。餘者用一個絕大的石缸。貯了清泉。將此果連皮一齊搗融成漿。和入水內。分給全體臣民同飲。這些小人。個個目敏身輕。得此果之益不少。雲鳳來時。偏值此果三年成熟之期。否則持久藥性發作。任是平時煉過仙家內功。服過靈藥。也須醉死多日。始能醒轉了。沙咪二人。深知此果功用。一經想到。便慌不迭的。居然將那枚大枇杷。找將出來。強塞在雲鳳嘴裏。解救復原。尋到駝女。他和次妃。已被鴉利毒打得遍身傷痕。駝女請雲鳳往外洞平亂。自己過去。將次妃扶起。忍痛挨向側室。一按壁間機括。一陣隆隆之聲。一塊五尺見方的大石。便倒翻下來。現出下面台階。地下原有天生石洞。又經駝女相度形勢。安上機括。使其與各處相通。并有專人看守。走入暗道不遠。便見一個衛士跑來。一問小王。才知適才變起。還要親出宣示。正妃見次妃。連連擺手示意。逆黨聲勢囂張。知道出必無幸。連忙諫止。強拉小王潛入暗道。地底看守的衛士。因為成年無事。還是以前駝女。再三力說。才設了四名。按時輪值。小王尋了好遠。才尋着人。先命一個由密徑抄向前面。告知全洞臣民。入宮平亂。去了一會。猛想起駝女隨侍仙人。現在後宮偏殿。不知已否得着叛衆信息。如得爲助。豈不立時可以無事。便命一個衛士。速往送信。那地底廣闊。與上層石洞。相差無幾。那衛士新補不久。本來生疎。路途多而曲折。未免更耽延了些時候。及至尋到地頭。上去一看。地下死着兩人。仙人和駝女。俱不知去向。祇得轉報。小王又命他往駝女室中探視。中途相遇。助駝女扶了

次妃見着小王說起仙人已得信前去平亂。小王又驚又喜。

重。這顛翻宗室之罪。照洞中刑典。決說不出寬赦的話。心中祇盼釋。

妃。逃向前洞。先時外洞臣民。因鴉利率了上千流民。奉召入宮。半晌不見。

起了疑心。內中有幾個謀國公忠的大臣。便帶人前往叩宮見王。中門准。

手下逆黨。正在防守。便打將起來。全洞臣民。益知出了大變。喊殺連天。一擁而上。

下剛一動手。小王派出傳信的衛士已到。同時鴉利也被雲鳳嚇跑。知道事不可為。乘忙亂。

數十名死黨。半溜半殺。出了王洞。逕往山陰深谷之中逃去。等小王到達。雲鳳已率沙咪二人。將亂事平。

定。接着外洞口防守的人來報。鴉利逃走。小王向衆宣示。查點雙方死傷。幸而亂事旋起旋平。死亡還不。

多。小王定日告廟自責。然後請駝女轉代請示仙人。如何處置。雲鳳懶得管這等形同兒戲的事。推說自。

己不明小人國法。不便爲謀。駝女連請不允。便對小王說。叛衆上千。脅從受愚者必多。莫如先行綁禁。再。

派出公正大臣。審問議罪。暫時先顧待承仙人。以備後日除妖之害爲重。祇是首逆鴉利不除。不但留下。

隱患。也無以對先王和臣民。務要此時。派遣勁旅。前往搜捕。正法爲是。小王說他窮途逃亡。決不敢再回。

山陰。逃走已久。此時派人追搜。恐難尋到。不如容他多活些日。等除妖以後。打探出在什地方。派人前往。

一舉成擒。較爲穩便。駝女連說兩三次。終是不忍。祇管設辭推托。小王一時婦人之仁。以致後來鬧出絕。

大亂子。如非沙咪二人相隨雲鳳。幸成劍術。回洞省王。二次爲他平亂。幾乎全洞臣民。俱遭毒手。此是後話不提。變亂悉平以後。全洞臣民。更把雲鳳奉若天神。小王還有好幾處外藩。俱是有功多能之臣。奉命在外。闢地耕植山糧野籟的。不久也都得信趕來勤王。洞中添了兩三千臣民。熙來攘往。慶王無恙。小王又趁內外臣民咸集之際。告廟自責。與民更始。越顯熱鬧非常。不過小王對於叛王之弟鴉利。雖按國法論了大罪。仍沒派兵搜拿的話。駝女一說。王便流淚痛哭。駝女和衆大臣。不願過傷王心。好在鴉利祇帶了數十個死黨逃走。連山陰殘餘之衆。不足百人。經此一來。人民對他格外唾棄。決不致再同流合污。天奪其魄。早晚自斃。料他造不出多大的反。祇得暫時擱起不提。祇請小王。將受擒叛黨。分別首從治罪。擇尤處刑。以彰國紀。而儆將來。小王又說。都是臣民。決不叛我。不過受了王弟挾制。脅從爲亂罷了。祇要肯洗心革面。何必再究既往。駝女力爭未得。結果由小王召集叛衆。宣諭王室德意。令其攻過門。們分別發往各藩屬。相隨耕植效力。日後論功贖罪。那些藩屬。大半都是駝女門。之心甚感。先見小王。不肯治那叛逆之罪。都覺不服。聞命以後。好生心直。是垂頭喪氣。不發一言。雲鳳見小王却也英武。祇是一面故示仁慈。沽恩。衆留在肘腋。却把他分給外藩效力。告廟自責。雖是祖宗以來成例。彈怒國有明刑。身爲一族之長。祇賞功而不罰罪。不特不

過不能并立。人皆不計叢愆積惡。滴石踞木。蔚爲大患。法乃舉族之法。尊卑同凜。豈當位者所得而私。如何可以這等做法。想不到山陬樵僥之民。也有這許多做作。越想越忍不住要發笑。等諸事就緒。小王重又大設盛宴。相請仙人。沙咪二人。救駕有功。又將隨仙人同往。益發簡在王心。早隨衆論功。封了爵位。沙沙的兄長利利。本可獨邀恩免。不致隨藩歸耕。受那活罪。怎耐已隨王弟逃去。不便追尋。也就罷了。宴後仍由駝女沙咪二人。隨侍仙人。當日無話。到了第二日深夜。第三日天未明以前。小王遵仙人之囑。仍將各種貢獻妖人的果品人物。分別備好。送往歷來妖人接受貢品的高岩平石之上擺好。十些不露聲色。雲鳳持着仙劍飛針。算準妖人將來以前。潛伏在側。相候對敵除害。以備萬一不濟。作爲自己路過。並非小王請來。免得畫虎不成。反爲小人族釀出大害。一切停當。行前。雲鳳又虔誠向天默祝。曾祖姑垂佑相助。救此無辜細人。這兩日沙咪二人。已由駝女將歧舌用剪修圓。敷了洞中特產止血住痛靈藥。漸能通詞達意。因示心誠。自請願扮作祭品。雖死無憾。雲鳳原不捨他兩個去供犧牲。後一想。如非妖人之敵。不特祭壇上一些小入。命保不住。連自己也未必能以倖免。又加二人堅持要去。祇得允了。一行到達峯前。將沙咪等做貢祭的活小人。與洗剝乾淨的牲口。和山果。如式排好。小王焚香告祭已畢。便和駝女。率衆臣民。含淚退往峯側隱秘之處。潛觀候信。這時銀河耿耿。殘月在天。四無人聲。甚是幽靜。雲鳳本人。藏在祭壇側。一株大樹後面。裝作倚幹假寐。早連說帶比。教了沙咪二人。妖人來時。如何應付。誘他入伏。去時

比往常提早了些。雲鳳等了一會。還沒響動。仰望青空雲淨。流光下照。山原林木。如被銀裝。四圍風景。清麗如繪。妖人來路雪山一面。月光中看去。仍如烟籠霧約。上接雲衢。看不見頂。祇近雲高處。積雪皚皚。與月爭輝。是否上面。可通白陽仙崖。尙無把握。不禁又焦急起來。那還有心腸。再流賞風華。正自愁煩。忽聽遠遠一陣尖銳的風聲。從雪山上吹來。咪咪忙跑過來。用手比。意思似說妖人將至。請雲鳳早爲戒備。雲鳳雖作色。命他速回原處。免被妖人看破。行藏初臨大敵。心中也未免怦怦跳動。似這樣過有半個時辰。雪山捲起一團濃霧。風沙滾滾。旋轉不休。往上一。又落下去。起落三次之後。倏地似拋球一般升起。在空中一個大旋轉。便往祭壇這一面。颼。轉急轉飛來。霧影中隱隱有青黃二色光華擊動。不時發出尖銳淒厲之聲。片刻功夫。已離峯頭不遠。眼看到達。忽然波的一聲。煙霧一齊爆散。從中現出一個妖人。直往祭壇前面飛落。雲鳳見那妖人。是個道裝打扮。身材樞儻。大頭細頸。尖眼碧瞳。濃眉凹臉。缺口掀唇。頂上戴着一個金箍。亂髮如繩。披拂齊肩。中間還雜着一串串的紙錢。和黃麻條。一手拖着兩個丈許長的大黃口麻布袋。一手拿着一件似槊非槊。長約五尺的奇怪兵器。除尺許長的柄外。槊頭上插着許多三尖五刃的小叉。適才所見青黃光華。便從槊頭上發出。真個生相凶惡。醜怪無比。一落地便將頭一個口袋的底一抖。那布袋立時和打了氣一般。澎漲開來。斜攔在祭壇側面。然後坐定。抓起果子便吃。壇上羣小見他到來。紛紛伏到跪拜。妖人將手一指口袋。羣小便爭先恐後的。把壇上許多貢品捧的捧。抬的抬。一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鳳心慈也。覺不忍。想了想。祇得答應。再留一日。如明晨妖人不來。便自己帶了沙咪二人。命一個以前去過的。小人取路。前往雪山之上尋找。找到時。當代小王斬草除根。否則妖人必然負傷身死。自己也就此引路上山。回轉仙府。不再回來。小王駝女。知難堅留。祇得允了。當下又轉回小王洞內。歡聚了一日。半夜又照前去。往崖側潛伏。候至日中。沒有動靜。雲鳳二次告別。小王知雲鳳愛吃金果。早命人採了十枚。又由駝女指點。代雲鳳備好乳糧果品。外有四粒夜明珠。一齊獻上。雲鳳早就推辭過。不收謝禮。見是一些吃食。合用的東西。略爲謙謝。也就收了。沙咪二人。小王論功酬勞。也各賜了一些國寶。以代封賞。當下雲鳳便帶了沙咪二人。和一名小嚮導。叫做尼尼的。一同別了小王駝女等人。乘白天往雪山進發。仗着三小人。都是久慣出行。身輕體健。捷逾猿獠。一路奔馳。走到未申之交。便到了雪山脚底。這一路的地形。是越往前越高。雲鳳見高山前橫。先以爲便到了雪山脚下。及至身臨切近。抬頭一看。雲霧瀰漫中。竟依稀看得見山頂。不禁大爲失望。停了步。坐在山上。呆呆的望着天空。半晌做聲不得。咪咪見雲鳳面有憂色。當是行路饑疲。便和沙沙將帶的行糧果品。取出獻上。雲鳳無心食用。隨便分了一些與三個小人。想起那日。一朝失足。便隔仙凡。好容易盼着一點途徑。誰知走到近前。依然和別的山頭一般。仰望蒼穹萬丈。無可躋攀。越想越難受。一陣傷心。幾乎落下淚來。感傷了一陣。沙咪等三小。已將分給的糧果吃完。來請上路。雲鳳暗忖自己平時目力。頗能及遠。墜落時。雖在風雨之際。因恐受傷。會提着真氣。穩住身子。下落。

並非隨風飄蕩。決不致被風吹刮出老遠去。事後細細查看四外山形。祇雪山這一面。不特方向風頭都對。而且雪封露鎖。高矗雲際。決是仙山根脚無疑。如今既成幻想。目力所及。已無再高之山。可以指望。如非福薄命淺。以致曠世仙緣。得而復失。便是叔曾祖母。賜了仙劍飛針。知道自己。把白陽真人洞壁遺圖。練得有些門徑。特意故弄玄虛。使自己下山。積修外功。磨煉一番。等日後機緣到時。二次再來渡化。也說不定。昨早妖人逃去。尙未伏誅。何不趁此時機。尋上門去。爲上萬生靈除害。豈不也是一件功德。想到這裏。把先前許多愁煩。減去了好些。立時喊住三小。問妖人怎生起源。巢穴何在。小人本來心靈。沙咪二人。自經駝女把歧舌剪圓。敷了洞中靈藥之後。連日夜的相從勤學。已能通詞學語。聞聲略詢。尼尼幾句。便朝雲鳳。譚比帶說道。尼尼說妖人實在巢穴。無人知道。不過羣小未受他害時。曾有數十小人。奉了王命。前往雪山高處。採雪連冰菊。來給全洞的人。配那解毒聖藥。歸途在一處冰崖下面。看見他在一個凍冰築成。裏外透明的大茅蓬裏面。閉目打坐。面前有好幾灘鮮血。大小參差。插着許多旗幟。均有五色烟霧圍繞。比時衆小人。除駝女外。尙是第一次看到這般大人。見他生相醜惡。周身常有電光閃動。疑是山神。沒敢驚動。祇悄悄朝他叩拜。逕自跑回。跟小王和駝女一說。駝女說那大人。定非善類。就是神。也是凶神惡煞。好在雪蓮冰菊。業已採回不少。足敷數年之用。再三誥誡大家。不要前去招惹。萬一無心相遇。急速覓地藏起。休要被牠看見。鬧出大禍。過沒一月。也是該萬死的鴉利。因聽去的人說。那大人身旁異寶甚

多。又問出大人坐在那裏。和死去一般。冰房當門一面。了百十人出洞。行離雪山。還有一多半路。假說恐驚十

山羊野兔出來。以便合圍。暗中却帶了四名心腹。前往

了那裏。並不敢以身試險。祇教兩名心腹先進去。餘下兩

在一個極隱秘的雪窟窿裏。觀看動靜。遙望兩名心腹。走至必

大人毫未覺察。寶物近在咫尺。誰

不手到拿來。誰知那兩名心腹。才一踏到冰房門口。那大人倏地兩隻三角眼和雷光一樣。放出綠森森

的亮光。睜開來閃了兩閃。也沒見他起身來捉。祇把大手一指。牆上一溜黃烟放起。兩名心腹。便自跌倒。

後面兩名心腹。一個便是沙沙的兄長利利。比較狡猾。見勢不佳。首先撥轉頭。不顧命的連滾帶扒。往回

路逃走。另一個還不知死活。跑上前對準大人。張弓便射。一連氣好幾箭。眼看射到大人身上。都化成灰

烟而散。這才覺出不妙。再想逃躲。那得能夠。跑還沒到崖口。被那大人站起身來。慢騰騰走出冰房。祇把

手一招。便自飛了回去。抓在他手上。細看了看。怪笑了幾聲。一口咬向那心腹的頸上。把血吸盡。一陣聲

哭喊。不能走動。那大人又閉目打坐。鴉利才偷偷逃了回來。這事除鴉利外。前幾年。並無人知。雖死了三

人。好在小人走單時。常有爲鳥獸傷害的事。推說路上爲大鳥抓去。利利又是他的死黨。更不會人前提

起。誰知這一來。闖了大禍。不久妖人便尋上門來。還算好。他並不以人爲糧。又因有幾樣貢品。是藥草。他

貪心。借着採糧行獵爲名。帶
的人支開埋伏。他裝去引那
時凶暴。心却奸狡。

放那毒箭。帶接

不易尋覓。來的那日。恰好小王正率臣民。在崖頂空地上煮藥。被他看見。經駝女再三傳話苦求。才答應。每年祇來兩次。一次人多。一次人少。每年共獻他精壯年青的小人二十一名。外加各種應時山果。和那深藏山腹之中的惜惜草等靈藥。才保得一年平安。不來隨便傷害。後來王弟鴉利。被放山陰。利利故犯法條。隨後跟去。行時對沙沙說出實話。才知這禍是他們闖的。計算起來。人已死得多了。末一次採雪運冰菊時。尼尼曾經在場。親眼見過妖人。雖然事隔多年。那所冰屋還能記得。不過這座雪山。大人叫他着茫茫山。看異常廣大高深。現時已到山脚。莫說上到高處。便是離那妖人住的冰屋。還有二百多里的上下山路呢。鴉利腿快力大。那年從冰屋逃回。一口氣走了一日夜。才到原打獵的所在。因為吃了這場虧。所以他造反時。明見大仙閉着眼睛。坐在殿裏。却不敢亂動。我們此時要去。還得翻山過去。才能望到冰屋的峯上。就照這般走法。至快也要跑下三個時辰。到了那裏。已是天黑了。雲鳳聽出言中大意。自己僅仗一劍一針。妖人必會邪法。昨日得勝。乃是出其不意。事由天定。正可乘其入睡時。暗中下手。豈不比白日對敵。要強些。想到這裏。便催三小起身。先

以上便有積雪。冰壁參天。雲凍。祇三十多里。竟走出兩三倍

快。到山頂的十來里路。冰壁受了白天陽光融化。入晚

路崎嶇轉折。甚是曲迴。一落平

的途程。才行至頂。一面很為平廣。時候業已。萬死的鴉利。因聽去。都顯出疲乏之狀。離妖人所

住的冰屋。這有一多半。不得不歇息。下便命咪咪和尼尼說。擇一避風所在。吃點乾糧果子。歇一歇脚。再走。咪咪欣然。一日因有大仙一路。胆壯高興。要快得多。這就快到大仙。如是不用飲食。我們到了再吃吧。雲鳳驚問。路之半途。怎說快到。沙沙接口答道。路雖祇走了一半。但是上山艱難。下山容易。尼尼記得地頭。不消多時。便可到底了。雲鳳不便根問。便隨。在後。便風順山頂往側走去。三小本來矯捷。這一上到上頂堅冰之上。走起路來。更是迅速非常。他。房前。深。上跑。各從所背行囊內。取出一付形如半船。長約尺許。精鐵製成的套子。將雙足踏在裏面。兩。暴。上用力一登。便飛也似往前滑去。疾如箭駛。拿雲鳳的脚力。也不過剛剛跟上。一會到了一個所在。雪光中望去。別處山徑。都是些冰壁雪嶺。巉崖峭壁。獨這一面。是個斜坡。雖然相隔地面太深。半山以下。沒有冰雪映照。又有暗雲低浮。望不到底。看那形勢。却是一溜邊下去的。沙沙說他三人。準備踏着那套子。往山下溜去。頃刻便到。雲鳳說是太險。萬一近底處。遇有危石阻攔。定然沒命。三小以爲雲鳳。因了他們。不肯騰雲。力說平日均經熟練。在亡國以前。便學會這等下山之法。不過前人用來荒嬉。如今却濟了實用等語。雲鳳見三小甚是自負。祇得罷了。暗忖自己。枉被稱位神仙。如若落在三小後面。豈非笑話。這等下山之法。又未習過。不敢輕於嘗試。加上愛憐三小。更恐他們先到。遭了妖人毒手。方自爲難。猛想起自己從雲空墜落。尙還無害。適才見有一面。是個垂直往下的峭壁。何不由此提着真氣。縱了下去。你們既堅持要下。可放小心些。我自由上面

三小領命各自覓路。先行分下。施施兩三聲響過。三個小人影子。直如彈丸走坂。流星飛渡。晃眼功夫。沒入薄霧之中。雲鳳也忙著跑向來路。尋到那一處峭壁。料可直下無阻。施展白陽洞壁上悟出的內家真功。站在崖口。雙足先用力一登。平飛縱出去二十多丈遠近。然後將氣平均。兩手平分。往下飛落。這次不比上次雲中失足。先就有了準備。絲毫也不驚慌。預計從空下落。也須片刻功夫。便在空中縱目流覽。才一起步。便覺側面有一座山。比這一面要大得多。當時也未想到別的。祇聽耳旁寒風呼呼。冷氣侵入。下到一半。冰雪已稀。眼前眼側的林木花草。奇峯怪石。似捲軸一般。電轉雲生。往上飛去。知道離地不遠。忙把真氣一提。低頭看那落脚之處。乃是一條谷逕。崖上這一縱。恰好不遠不近。正落在谷逕當中。兩崖路旁。各抱參天的古樹。和那徑尺粗細的老藤。不知多少。有了上次遇見怪蛇前車之鑒。自知無傷。便不打算再三攀附。眼著離地。祇有七八尺。一口真氣。

第四回

雲騰鶴舉飛劍斬毒蟒

電掣雷轟神光殲巨獸

一緩下墜之勢。倏地在空中。一個大翻轉過去。化成一個風颭落花之勢。逕朝平地上。側面而下。等到足尖落地。身子如地。竟和地一樣。連頭眼都不覺昏暈。禁大喜。心想這仙家內功。怎這般玄妙。要是上飛也如此容易。豈不是好細一端。詳上下方向。小人滑溜之處。還在前側面。聽沙沙說。他們滑落到

了無懼之處。還得另換方法。尚有一些就攔。雖然決無下墜之法。到底他們人小力微。不甚放心。無暇流覽谷中風景。只見谷中巖壁。在三小滑落的下面。尋覓兩下起步之處。相隔原不過里許遠近。空中時感寒風。不覺並未將人吹向別處。這時的雲鳳脚程目力。迴勝往常。原不難頃刻找到。剛往前跑出沒有半里。便見兩個小人在前行走。雲鳳當他們已然及地。竟和自己下落之時。不相上下。妖巢密邇。恐有警覺。未便出聲遙喚。正待追將過去。忽又想起三個小人。怎剩兩個。如說有一人受傷。行路不該如此從容。再者走的又是相反的道路。他們路熟。不應如此。再一細看那小人衣著。雖和沙味等三人相差不多。背上却未揹着行囊。一個手上。還提着一個小籃。裏面好似裝有花果之類。越看越覺不是。猛想起這些年。妖人會強索去許多小人。莫非留了一些。供他役使。沒有全數傷害。故爾在此出現。乍見生人。難免驚竄。好在彼此走的是同一方向。便把脚步益發放輕。一路轉藏着。跟蹤前進。等到相隔漸近。竟聽出那兩小人也會人言。正在低聲且談且行。雲鳳更是驚訝。偶然趁他彼此轉臉問答。看清兩小面目。有一個竟是帶着凶狠神態。臉上都是戾氣。迥非小人洞中所見羣小。個個面容清俊之狀。另一個手裏持着一根帶刃的鋼鈎。隱隱放出黃光。與日裏所見妖人兵器上發出來的光華相似。益知所料不差。看前面山麓上。三小尚無影聲。嫌那語聲聽不清切。率性又趕近了些。聽他說些什麼。等到兩下相隔不過丈許。便聽那提籃的道。小王手下。雖有那駝婆。會出主意。這些年。也未見他找過一個山外的大人前來。再說先

王留有遺命。也不准找。恐怕引鬼入室。自取滅亡。何況又是什麼劍仙的徒弟呢。我想那大人。必是路過無疑。太祖師說。等七天傷好。前往一查。看他祭壇上。供得有人和祭品沒有。便知分曉。並說你人聰明。還要帶了你去。命你入洞查問呢。這次說好便罷。不好。便要掃滅全洞。將人不分男女老少。全捉了來。費上七年苦功。用一萬生魂。煉那十地小人圈。去尋傷他的人報仇呢。你我父母宗族。俱在那裏。家法利害。到時不容徇私。你看怎好。持鈎的道。管他呢。反正如今我們十八個人。都學會了法術。太祖師說。不久便有半仙之分。還可隨時變成大人。和太祖師一樣。要什麼有什麼。多麼稱心。他們要顧我們時。當初也不單挑我們上祭了。就拿現在說。除早晚輪班採藥燒丹。看守法台外。那一樣不任性舒服。每年太祖師受祭回來。還得吃兩次人肉果品。一人單走。也不怕蛇蟲鳥獸侵害。不比在洞中。強得十倍麼。譬如那年來時。和那幾個一樣。被他吸血祭旗。莫非這時也。惦記他們麼。我們祇聽太祖師的話。叫怎樣就怎樣。包有好處就是。提籃的道。這都不提。不過我想那大人。如是過路劍仙。與全洞的人何干。要是小王請來。祇恐太祖師尋了去。也未必勝得過。我看他雖然臉臂受傷。須要調養。據他說。仙法仙寶。俱未願得使用。僅可此時尋去。却要等七日之後。不是有些怕那大人。便是打算故意挑剔。好將全洞小人一網打淨。你忘了上次。他得那本仙書時。會說今年恰巧是子年。子月。子日。子時。天地交泰。祇不知小人洞中。夠九千九百九十九名。人數不夠。這句話麼。持鈎的聞言怒道。你怎麼說這些話。如非平日有交情。又爲我受過罪。我便

給你告發去。如不把他們都掃滅盡了。山陰鴉王怎得出頭呢。洞內外。共有一萬七千多人。他也用不了許多。正好趁此時機。讓鴉王即位。等仙法學成。再和太祖師稟明。回去當國。鴉王聽話。便當國師。否則便去了他。自己爲王。祇按時與太祖師進貢。什麼都不用怕。高興時再變作大人。出山去和別的大人玩上幾天。有多麼好呢。提籃的聞言。半晌不語。一會說道。那青白花。好容易昨日才被我尋到。這是第二次了。我已得了一次功。你還沒有。好在太祖師。剛剛入定不久。今日要到過午方起。又不值班。有的是閒功夫。你看雲兒開了。星月出來。正好尋找。看他附近。還有沒有。再尋到。大家同去報功。尋到日出開採時。如仍是那一株。便給了你去獻功吧。聽說這花。又名晨露。果子中的一包汁水。吃了能成仙呢。持鈎的聽說。要將功勞讓他。略轉了點喜容。雲鳳才知持鈎小人是鴉利的同黨。難怪生相凶惡。順山麓遙望前面山腰。積雲皚皚。暗雲圍擁。沙咪等三人。尙無聲息。暗忖那開青白花的仙草。既受妖人重視。定是靈藥無疑。何不隨這二小人前去。看明白了以後。再行處置。便不露面。仍舊緊緊跟隨。又進出數十步。持籃小人說到了。仙草就在上面。岩石縫裏長着。我們快去守着。等花瓣一開。花心果子便熟。我們卽忙下手採摘。不要錯過了機會。隨說隨往山上跑去。雲鳳聞言。往前一看。兩小人所去之處。乃是一片峭壁。高約百丈。廣才數丈。像一面鏡屏。懸嵌在離地三十餘丈的山麓中間。四圍都是滿佈苔蘚的怪石。山徑也甚險陡。兩小人動作甚快。連扒帶縱。眨眼功夫。已到了峭壁之下。將手中籃鈎。揷在身後。手足並用。似壁虎一般。附壁

緩緩執行而上。那般光滑直立的石壁。上起來。竟似手足粘住在上面一樣。雲鳳志在得那仙草。如從正面上去。恐被覺查驚走。見側面不遠。怪石甚多。高低錯落。散置山麓之間。如由此上去。不特可以隱身。還可繞行到那峭壁上去。先端詳好了形勢。將真氣一提。繞向側面。施展蜻蜓點水的功夫。一路鶴行鷺伏。且隱且縱。頃刻到達。見峭壁忽然中斷。靠山一面。現出一個可容三四大人的洞穴。正不知走對了沒有。忽聞穴中異香撲鼻。探頭一看。穴壁斧裂。石縫中生着一株從未見過的奇花。花祇一朵。形如牡丹。青邊白瓣。微露紅心。將開未開。含苞欲吐。隱放光華。異香襲人。未開時。已有尺許大小。估計全開。少說也有二尺周圍。方自端詳。忽聽兩小人語聲。由下漸近。忙將身藏入穴內。側耳一聽。祇聽持籃的說道。昨日黃昏時。我在無心中發現。這花最是奇怪。上次開放時。正值天色將明之際。花不開。果便不熟。而且不能先用。手觸。有花之處。都有毒蛇怪物把守。最好等到他突然往外長出。去接晨露之時。你用鈎把他鈎住。我立時就採。到手便往下縱。才保不致被穴中蛇蟲怪物傷害。恰好有這石窩子。可坐可立。進退容易。成了固好。不成好在還沒和太祖師說。也不妨事。雲鳳聞言。往穴中一看。并無蟲獸之類潛伏。祇穴頂懸着一個形如蜂窩的東西。當時也沒在意。再聽兩小所說。俱是花怎樣才能採得之法。便一一記在心裏。高興頭上。猛想起沙咪等三人。快要下來。其勢不能在此久候。偏那兩小人。祇在壁口石窩裏等待。不肯上來。剛想誘他入穴。將他捉住。接了沙咪等三人。是牛除妖人。或是候取仙草。算計好了時候。再作計較。猛聽兩

小人噫了一聲。悄悄出穴探頭往下一看。兩小人已貼壁飛墜。滑了下去。前側面山脚。沙咪等三人。正繞山麓跑來。眼看兩下。快要遇上。這才明白飛墜之故。喊聲不好。正要跟蹤縱下。忽聽身後穴壁。似有爆裂之音。接着又是又的一聲炸響。剛一回顧。一團光華。突從身後擦面而過。閃開一看。正是那朵青白色的奇花。業已完全開放。中間紅心不見。現出一個金光閃閃的五色果子。雲鳳見那奇花。竟不等清晨。遽然開放。固是喜出望外。知道花開不久即隱。下面沙咪等三人。業將遇敵。事難兼顧。匆促中舉劍一揮。將花斫落在手。花一落。花葉立時縮了回去。再看洞壁裂縫。依然連莖帶葉。俱無蹤影。耳邊似聞洞頂習習有聲。不暇再作端詳。連忙跑向崖口。雙足一登。往下縱去。身才離崖。便聽花洞中轟的一聲。好似飛起一物。身已凌空。不及回觀。那沙沙咪尼尼三人。先由冰雪中滑落。沿途到也順溜。及至滑行了半山以下。無雪之處。再想照舊滑落。勢已不能。祇得收住勢子。一路攀藤。纏蘿。縱越而下。仗着小人都是身體輕靈。目力敏銳。那一帶的山徑。削壁甚多。上面大都附着藤蔓。易於援落。雖不如雲鳳飛身直躍。來得神速。兩下相差。也不到半個時辰。及地以後。算計雲鳳仙人。必定早到。以為妖人巢穴相隔。還有二三十里。深藏在山凹深崖之內。此時正當夜深。不致被人發覺。又有仙人在前相候。不由胆壯氣豪。並沒怎樣留神。觀查。便順山麓。朝前跑去。才跑出二三十丈。遠近沙沙尼尼。正並肩前馳。忽聽咪咪在後喚止。二人回身問故。咪咪道。你們快看前邊轉角處。跑來兩個小人。內中一個。不是鴉利的死黨。吁吁麼。他自那年鴉利

被放山陰。意圖行刺。不想奸謀被他父親勾勾發覺。奏知小王。知他詭計多端。發往山陰。必定生事。不幾日便值貢祭妖人之期。將他緹住祭壇。做了祭品。怎麼還在這裏。沒被妖人吃了呢。尼尼也驚訝道。那一個提籃的。不也是因犯大罪。與他同時綁去充祭品的顛顛麼。怎都還在這兩個東西。都是又奸又壞。既然未死。定做了妖人羽黨。大仙不知在前面沒有。我們最好藏起來。等他們走過再出去。見了大仙的面。再請示定奪。沙沙忿然道。這兩個東西。一個是叛賊。一個是犯上的敗類。以前受他害的人甚多。祇說喂了妖人。不想還在。正好借此除他。以正國法。看神氣。他已看見了我們。躲有什麼用。有大仙在前面。還怕他麼。再孝妖人每年劫去的人甚多。你我三人。都有親友在內。也許沒有全死。樂得相機行事。先朝這廝。打聽下落。你二人靠後。待我上前答話。說罷。沙沙當先。二人隨後。一同迎上前去。雙方都走得快。一會便碰了頭。吁。吁。原認得三人。並從妖人後兩年劫留未殺的小人口中。得知沙咪三人。近年選充宮廷宿衛。已成了小王心腹將士。雪山左近。多年無人敢來。恰值妖人受傷敗回的第三天。便有人乘黑夜偷偷到此。當然必有所為。定是奉了王命。來打探妖人的死活。一心想把三人擒往妖人那裏獻功。將手中鈎一橫。喝問道。大胆走狗。偷入仙山。想作什麼。快快說了實話便罷。否則將你三個捉住。獻與太祖師。教你們不得好死。沙沙原有一番話語。想和兩小先禮後兵。略探妖人動靜。與劫去的小人死活。一見他目露凶光。勢焰逼人。全無一點同類情分。又聽他做了妖人徒孫。猜出自己來意。與他好說。定然無用。不禁氣往上。

壯。一看除這兩小外，并無別人。下手越快，越有便宜。忙和尼尼二人，一使眼色，口裏答道：「吁，你不要急。不錯。我們是奉王命來的。可是對於仙人，并無惡意。你兩個可能帶我們去見仙人麼？」一邊說，一邊身子往前湊。等到身臨切近，猛的一舉手中刀，朝着「吁」當頭就斫。誰知「吁」奸狡，早就有了防備。一見刀到，罵聲該死的東西。手中鈎往上一擋，鈎刀相碰。鈎上火星一亮，冒起一股黃烟。沙沙聞着一股子奇臭之氣。立時翻身栽倒。那咪咪尼尼二人，得了沙沙暗示，各舉手中刀，徑撲顛顛。沙沙一倒地，咪咪着了急。他在洞中，原有神箭之稱，動起手來，總是刀弩同時並用。當下先朝顛顛放了一毒箭，然後刀弩齊施，直取「吁」。那顛顛當初也非善類，見咪咪二人奔來，回手拔出身後的的一面小旛，正想行使邪法迷人，不防咪咪一箭先到，正中面門，立時應聲而倒。尼尼趕將過去，就勢又斫了一刀。那旁「吁」用黃烟將沙沙迷倒，打算生擒回去報功。忽見咪咪奔過，人未到，箭先到，接連兩三箭射來。知他從小弩箭利害，一面躲閃，一面又想施放鈎中暗藏的毒烟時，猛聽空中一聲大喝：「一個大人飛將下來。」「吁」雖然凶狠刁滑，新近又學會了一點小邪術，胆子越大，畢竟平生所見的大人，祇駝女和妖人兩個。乍見雲鳳自天飛墜，自然疑神疑怪，不由嚇了一大跳。就在這張皇却顧的當兒，咪咪尼尼相繼趕到。休看人小，却是手疾眼快，機敏異常。還未容雲鳳動手，雙雙搶上前去，雙刀齊下。「吁」驟不及防，想逃已是遲了。雲鳳連喊：「不要殺死，留活的問話。」咪咪二人聞言，忙將刀一偏，咪咪的刀先到，收勢略緩，祇歪了一歪。「吁」見勢不佳，想舉鈎

來擋。連臂揚起。恰巧被這一刀連腕帶手中鈎一齊斫落。吁吁負痛。剛悲號了一聲。又被尼尼一刀背。打在左肩之上。倒於就地。滿暈過去。尼尼連忙按住。咪咪拾起地上的鈎。忙跑過去。將沙沙拖了過來。對雲鳳述說經過。雲鳳自幼蕩江湖。見過許多各路門中的迷藥。兵刃。接過一看。便認出中有機簧。藏着迷魂藥粉。再見那閃閃放光之處。乃是幾塊類似水晶的寶石。嵌在上面。畫着一些符籙。細查形式。好似斷去了一截。暗忖這鈎。必是江湖下流綠林中人用的暗器。被妖人得來。畫上一些符籙。給與小人。以作防身之用。此山素無人跡。對頭祇有蛇獸之類。這藥粉如能使蛇獸昏迷。藥性定然猛烈無比。適才從空下望。祇見鈎上冒起一股黃烟。沙沙便自暈倒。好似上畫符籙。僅祇是一種點綴。故作驚人嚇獸而已。並無多大作用。利害的還是這些藥粉。小人隨手使用。未搶上風。必定預先聞有解藥。便命咪尼二人一搜。兩小身上。果從兜囊中。搜出一些東西。內中二寸長短。手指粗細的玻璃瓶。中貯藥粉。一黃一綠。回望顛顛身受重傷。呻吟垂絕。半睜雙目。望着衆人。還未死去。先把黃藥瓶塞拔開。往他鼻端一湊。立時閉目死去。拔塞時。雲鳳雖離遠遠。但微聞奇臭。便覺有些頭悶心煩。連忙塞好。再把綠藥瓶塞拔開。覺有清馨之味。透出。聞中神爽。再倒了一些在草葉上。倒入顛顛鼻中。不多一會。便聞呻吟之聲。知是解藥無疑。便用手指挑了些彈在沙沙鼻孔之中。居然悠悠醒轉。見雲鳳在前。慌忙跪倒拜謝。這時那吁吁也甦醒轉來。顛顛毒發身死。雲鳳因想知道服食青白花中仙果的詳情。吩咐將尸首藏過一旁。拿了兩小身上搜出來。

的零碎東西。將吁吁擒往僻靜之處。審問妖人現狀。以及妖窟中的虛實動靜。沙咪等領命辦理。一同轉入右側山縫裏去。吁吁先還不肯實說。經不起尼尼能說。用小入言語。連哄帶嚇。說雲鳳就是前日用法寶重傷妖人的神仙。因見小人每年無辜受害。奉了天帝之命。前來降罰。上千條雙頭怪蛇。何等利害。被他。在一個時辰以內。斬盡殺絕。現時到來。祇誅妖人一個。與別人無干。顛顛和你一死一傷。乃由於自己不好。先要動手傷人之故。仙人并不管這些事。日前鴉利造反。也是大仙平定。叛逆大罪。俱未誅戮一人。何況你們。你祇說了實話。大仙仙法高深。能回生起死。你祇說了實話。不但饒恕不死。還許特降鴻恩。將你斷臂醫好。除妖之後。與別的小人一同送回老家中去。吁吁人極凶狡。聞言尋思了一會。才將信將疑。有了允意。忍痛扒伏在地。向雲鳳叩頭求饒。雲鳳知他最壞。能通人語。便先問他妖窟中情形。打算慢慢再拿話套他。花中仙果服法用處。以免起疑。吁吁道。太祖師自從近年得了白陽真人的十三頁天書圖解。常時自言自語。欲學天書。須把以前所學道法。又都丟去。未免可惜。不然。又恐不能將天書道法學全。後來遇見太師伯。湖北花山孫洞玄真人。教他兩樣都學之法。由此把每日打坐時刻。分着兩次。一次練舊功。是在白日午未申三時。一次練新功。是從亥時起。練到寅末卯初。因這次比日裏要緊得多。除了隨身換班的十一護法童子外。還埋伏了各種仙法。外人一進去。必要昏迷倒地。直到他功課做完。起身處置。一經被擒。休想活命。起初要去小人。俱被他將生魂收去。以作祭煉寶幡仙幢之用。自得仙書。聽太師

伯之勸。每次總要挑出幾個不殺。用仙法修了歧舌。教會人言。收爲徒孫。各傳道法。如今連我和死去的顛顛。已有三十五個小人了。預計要收七十二個。還差着一半呢。此時他正在入定。人和死了一般。要到天明之後才起。大仙如要前去殺他。到是時候。不過屋中仙法利害。那冰屋共有前左右三個門戶。左門看不出。內中仙法。最是利害。前門和右門。俱要輕些。尤其是右門。更無什希奇。大仙進了左門。祇須將迎門那面長簷一搖。裏面埋伏。便破去一半了。我將這機密洩漏。不敢指望別的。祇求大仙。先將斷臂醫好。再把你手上那朵花。賞給我聞上一聞。就感恩不盡了。雲鳳先聽妖人。得了白陽真人十三頁圖解。不禁驚喜。知道又是一番仙緣巧遇。便靜心聽。他說了下去。後來聽吁吁說那冰屋情形。既然左門利害。當然願誘來人進入。爲何不易使人看出。已知有詐。再一聽他索要仙花一聞。越猜這小人鬼詐。不懷好意。故意問道。你知我這朵花。那裏來的麼。吁吁滿臉奸笑。答道。這花聽太師祖說。乃山腹五金之精。與千萬年玄冰極寒真氣。融洽孕育而生。祇本山才有。雖然難得。不過清香好看。聞了止痛。並無多大用處。大仙適才脚底沒有煙雲。又沒光華團身。前日太師祖也說。大仙好似不會騰空。定是崔五姑新收徒弟。不知用什利害法寶。出其不意。取了勝。故此當時未追。現在又同尼尼他們一路來。必非雲中飛落。落脚的地方。又當天鏡崖前。那裏正有一朵花出現。我們還沒採到手。不知怎的。會落在大仙手中。大仙要他無用。如賜與我。本山奇花異果甚多。多取來奉上如何。雲鳳聞言。暗罵好一個不知死活的小孽障。死在眼前。還

敢使詐愚人。等他說完。喝道。該死的東西。竟敢在我面前。鬼。此花名爲晨露。你們採時。須等天明。我祇路過。略施仙法。便唾手而得。你當我不知來歷麼。妖人窟穴。所有埋伏。豈能困我。無論打從何門。進入妖術邪法。立時瓦解。我不過一念仁慈。想饒你一命。才命你供出實話。你却一味花言巧語。打算行詐。豈非自尋死路。快些說了實話。便罷。如若不然。休想活命。吁。吁。見雲鳳知道那花來歷。看出虛假。當時惜命。也頗害怕。祇得含淚答道。實不瞞大仙說。以前太祖師。並不知本山有此仙花。後來在天書中悟出。便命我等閒時。遍山尋找。那花出現時。多在黃昏暗處。我等眼睛。俱用仙水洗過。能在暗中看物。手裏又有法寶兵器。無論是什麼蛇猛獸。祇須將法寶兵器一抖。冒出一股神烟。立時昏倒。不用藥。萬不會醒。一年多功夫。祇死了的顛顛。尋見過一次。太祖師甚是歡喜。花片可以醫治各樣瘡傷。不能服食。譬如我這條斷臂。如得一片。齊斷處包紮。當時止血止痛。不消七日。即可接上。花中仙果。最爲貴重。生吃下去。可抵道家百年修煉之功。祇是從花心採摘時。須細細認準他向上微灣的一面。順着勢子一折就落。採到手。再就斷處一吸。果中仙露。便就到了嘴。如果手勢稍偏。一折不斷。便難再折。尤其不可用刀去切。一切金鐵。必與金鐵同化。一般堅硬。汁水立枯。太祖師頭一次得了此花。不知究竟。除花片採下做藥外。仙果變成了。一枚金果。至今尚在。效用全失。事後甚是懊悔。又命我等搜尋。終未尋到。今日傍晚。顛顛來說。他又尋到一朵。剛剛出現。因上次花開是在凌晨。天書上也有這種解說。不開不但不能採摘。手一觸動。立即縮入。

石中隱去。再也不出。更不能有三人。在側。因上次得花時。曾在那花附近。見有一朵。可惜被他隱去。以為這次。或許也是兩朵。偷偷約我同去。採來獻功。現在看出大仙這朵花片上。有上次我們同伴扯落的缺口手印。仍是以前隱去的那一朵。才知大仙得自崖上。以為大仙路過採得。不知究竟。顛顛又死。無人對證。想騙到手。吃了果中仙露。再求大仙釋放。逃回王洞。一切無知。望乞大仙。不要怪罪。饒恕一命吧。隨說隨哭。叩頭不止。雲鳳原是心軟。見他臂血淋淋。哀哀哭訴。痛的面都變了紫色。心想我何必與這區區小人一般見識。且將仙果採下服了。如果新說不差。放他何妨。一看那花心中異果。果如吁吁所言。果柄向上面略灣。纔準向背。輕輕一折。隨手斷落。斷處水珠直冒。清香撲鼻。試用口一嘗。甘芳滿頰。涼沁心脾。一口氣把他吸完。立覺神爽身輕。舒適無比。知道不謬。不欲失信小人。便命咪咪。去將斷臂尋來。將花交與沙沙拿着。摘下一片。親手與他紮綁停當。命其即速自行逃回老家中去。以免少時玉石俱焚。吁吁叩頭稱謝已畢。行時哭說。歸途大鳥蛇獸甚多。兵刃和囊中防身之物。俱已失去。請求發還。並說祭壇被攝多年未歸。要請沙咪二人伴送到左側轉角之處。略為指點。便可隨想隨走了。雲鳳因那有毒藥冒黃烟的兵器害人。不允發還。一查適才搜出之物。尚有兩張弓。六枝小箭。叫他試了試。除比小王手下所用弓勁箭利外。似無異狀。其餘也無什奇特的東西。祇把兩面小妖旛扣下。餘者都給還了。他因為前面轉角。是個登山的缺口。相隔不過十丈。不疑有變。便命沙咪二人。如言相送。沙咪二人。聞命無奈。祇得同了吁吁

起身。因爲那地方在妖窟的另一面。急等送完。呀。回來同行。沙沙一忙。也未將手中花放下。雲鳳知二人腿快。少去卽轉。未喚住。祇拿着那枚吸空了的仙果。在手裏端詳審視。全未在意。咪咪留心。知道呀。呀的話。靠不住。却不知要鬧什鬼。正是心疑。已隨了他走到山缺口邊。這時呀。呀迥非初見時凶狠之態。滿口俱是悔過之言。沙沙聽了他的甜言密語。還不怎樣。咪咪始終加以防備。見他到了缺口外。後面雲鳳尼尼已被轉角處危石擋住。看不見人。還沒有作別之意。又見那缺口形勢。祇是山腹中裂。現一巨罅。不特望不見來的路徑。將且不能打此上山。與他所說在此可以指點路徑之言不符。越發疑心。忙喝問道。呀。呀。你要我們送你到那裏去。這裏又不是登山的道路。看不見山那邊。怎麼指點你的歸途。你如真不知方向。就在這裏指說尚可。否則我們隨侍大仙。俱有要事在身。那我們就不奉陪了。呀。呀。早看出雲鳳不會騰雲駕霧。以爲決非妖人對手。那裏肯往回路走。不過心恨沙咪二人。勾引雲鳳來此。當時暗算。力有不敵。特意假作請二人指點路。向爲名。誘到山缺口裏。雲鳳看不見的地方。一個冷不防。用邪法將二人迷倒。繞山側小徑逃回去。與妖人報信。及見沙沙來時。手中仙花。並未放下。更趁心意。口裏說着好聽的話。身子漸漸緊挨着沙沙。並肩而行。祇盼再走進缺口兩三丈。便卽下手。忽聞咪咪在身後喝問。吃了一驚。忙回臉答道。你那裏知道。這缺口出去。便是山那邊。現在暗中。你眼力不濟。再走十幾步。就可看出了。咪咪喝道。幾十里厚的山。這一點遠近。就可通過。你哄鬼呢。有話快問。再如往前。我們走了。說罷。便去。

拉沙沙忽聽空中嗡嗡作響。還未及抬頭觀望。呀呀情知咪咪起了疑心。又見他伸手拉扯沙沙。回顧雲鳳尼尼。已被山石隱住。心想再不下手。就無及了。忙答道。二位既不肯送我上路。我以前雪山實未來過。請你把方向途徑。略說一些如何。咪咪氣忿忿的。正自解說。呀呀便乘此時機。默誦邪咒。暗使妖法。沙沙也看出他聽話時神志不屬。身子祇往自己湊來。也覺有異。還未想到他斷背初接。死裏逃生。會有那大膽子。剛在心疑。呀呀業已誦完邪咒。忽然將身往沙沙一撲。一手將沙沙手中仙花奪去。縱步如飛。往山缺口中逃走。其實呀呀當時如用妖法。沙沙二人必然被害無疑。祇因心涎那朵仙花。知此花不能沾土。恐二人迷倒時。落在地上。右手新接。不能使用。剩下一隻左手。無法兼顧。意欲先將仙花劈手搶來。啣在口中。回身便跑。二人必然追趕。再勾出左手。掐訣行法。諺想人算不如天算。命中註定該死。沙沙二人見花被他搶去。又驚又怒。各舉刀箭。拔步便追。就在二人剛剛起步。呀呀將要行法之際。忽聽空中嗡嗡之聲。越近。咪咪一按手中弩箭。尚未發出。忽又聽前面轟的一響。從空中飛下數十條半尺長短。黃晶晶的飛蜈蚣。一窩蜂似齊往呀呀頭上撲去。接着便聽一聲慘叫。呀呀連人帶花。被那數十條蜈蚣咬住。凌空而起。手足掙了幾掙。便沒聲息。想已被蜈蚣咬死。眨眨眼的功夫。隱隱入暗雲之中。不知去向。後面雲鳳聞得二人喝喊。與天空嗡嗡之聲。也是趕到。望見許多身有四翼。形如蜈蚣的怪蟲。將呀呀啣去。一問究竟。想起得花時。所見洞頂蜂巢般的東西。與得花離崖所聞怪聲。定是此物。循着花香而來。么麼小蟲。如

此利害。那花如在沙沙手內。亦是必死。便是自己拿着。也不見得能保不受一點傷害。不想吁呀一時行詐。到做了替死鬼。好在果中仙液。業已服食。那花不過能做傷藥。無什可惜。見沙沙失花害怕。反到安慰了幾句。因這一來。那枚空果殼。也不敢隨便拿着。忙裹入包中。帶了沙沙咪咪尼三人。往妖窟進發。那妖窟深藏在一條暗谷中間的懸崖以上。相隔山麓還有多里。沿路俱是巉崖峭壁。鳥道蠶叢。形勢奇險。景物幽絕。前行不遠。雲霧忽開。山月漸吐。光照林壑。清澈如繪。又走出六七里路。轉過一個谷中的曲徑。行至崖腰高處。三小忽指前面。低聲說道。那不是妖人住的冰屋麼。雲鳳聞言。順指處一看。谷盡處。地勢忽然展開。當中湧着一座數十丈高下的四方廣崖。前臨幽谷。林木繁茂。後倚崇壁。積雪皚皚。妖人冰屋就設置在廣崖當中。大約一畝。高有十丈。尼尼說是比前高大得多。想是近年收了小人之數。白雪爲頂。堅冰作牆。晶瑩朗澈。似與星月爭輝。冰屋外面。有十來個小人。正在崖上馳逐舞踊爲戲。細一看。那些小人的腳底下。都是虛飄飄的。有時竟臨空飛翔。離地數尺。知是練習妖法。並非戲耍。冰屋外觀。雖似透明。裏面人物情景。却是用盡目力。一點也看他。不見。心想妖人。此時雖在打坐。便於下手。祇是這些小人。甚爲惹厭。他們耳目。異常敏銳。稍一近前。必被警覺。打草驚蛇。還是小事。這次不比上次。可以出其不意。暗中取勝。聽那已死小人之言。妖人似已看出自己。僅憑法寶。道力有限。明白動手。必非其敵。時機難再。又不便在此久延。停步想了想。見廣崖下有一條小磴道。猜是妖人所設。以備羣小上下之用。崖形陡峭。磴

道鑿石附崖。徑甚紆曲。看神氣。不到將近崖頂。不易爲上面的人窺破。不過由磴道上去。須從上下落谷底。小心貼壁。彳亍過去。也難不被上面羣小看見。正在尋思。沙沙來說。尼尼說記得崖後並非垂直。乃是一個斜坡。老樹陰濃。參天蔽日。頭一次小人採藥。初遇妖人。便打此道逃回。如由那裏上去。沿途皆有隱蔽之所。祇不過多年未來。有什變動沒有。崖後大山。高到望不見頂。上面滿生各樣有用藥草等語。雲鳳聞言。心中一動。便命尼尼引道。隱藏着身子。急速往崖後繞越過去。尼尼路徑本熟。雖是多年未來。此時身臨其地。全都想起。逕引了雲鳳三人。沿着崖壁。往上攀越。翻過谷旁峭壁。下落。便是一條極深的枯澗。澗中蔓草叢生。老藤盤屈。日光不照。黑暗已極。一大三小四人。就在澗壁上。攀蘿援葛。倚行而進。不消片時。尼尼算計將到。微探頭往上一見。果然正當崖後。四人上澗。由下往上。俱是斜坡。松杉競生。枝柯繁茂。陰森森的。都是千年以上古本。崖上冰屋小人。俱被林木遮住。看他不見。雲鳳恐錯過時辰。忙引三小。繞樹穿行。往坡上跑去。將近崖頂。樹林忽盡。削崖挺立。祇有數丈高下。中間還有一條丈許寬的上道。雲鳳想這般上去。反正要被羣小覷查。崖高祇有數丈。何不突然縱上。出其不意。逕然衝進冰屋。寶劍齊施。殺死妖人。再行處置羣小。比較神速穩妥。沙咪等三小。雖然智勇。終敵不過人多。何況崖上羣小。俱會妖法。自己如勝了還好。不勝豈不白白送命。偏生三小。俱是忠心。適在路上。連命尼尼引到地頭回去。都不肯沙咪二人更是立誓相從。死生不二。如命他們藏在下面。見自己上崖多時。沒有動靜。卽速回走逃命。必

然還是不肯。並且這話也不好說。上去又凶多吉少。正要設辭囑付他們。猛見咪咪已獨自順着當中那條坡道上扒。將達崖頂。心中一驚。又不便高聲喝止。幸而咪咪祇探頭看了一看。便即飛至崖下。雲鳳未及申斥。咪咪已拉雲鳳蹲下。附耳悄聲說道。崖上小人。有好些都是我們三個的親友呢。我看他們一面跳着。不時三五成羣。附耳低語。指着冰屋。滿臉慶幸之容。下來時。彷彿聽得近身處兩個小人在盼他死了。好回去。絕不似先見的顛顛和吁吁兩個。那麼可惡。說得都是大仙一樣話語。如引不兩個一問。豈不有用麻。雲鳳暗忖。有小人獻底固好。但恐其心難測。一個不巧。反到壞事。正自躊躇。忽聽沙沙微噴了一聲。立時箭射一般。往側下面樹中便縱。咪咪尼尼也是相繼縱去。雲鳳趕近前一看。乃是兩個小人。一跪一立。業被沙咪等三人。按倒在地。內中一個。似與三小相熟。低聲急喊。沙沙好人快放手。少遲沒有命了。接着便聽身側噓氣之身。偏頭一看。離二小人不遠。蹲伏着一個怪物。形如壁虎。長有丈許。却有兩條寸許粗細。比身子長出兩倍的尾巴。巨頭闊口。目閃碧光。其大如碗。凸出在前額之上。口裏平吐出七八條和蛇信一般的火焰。通體皮肉。是暗綠色中夾雜着一些灰紋。上面滿污是泥。爛糟糟的和腐了一般。看去異常污穢。時聞惡臭。本來蹲伏在地。見了生人。緩緩站起。這才看出那東西頭頸間還綁着一根細鐵練。擊在一株古樹幹上。那兩條細長尾巴。竟是可伸可縮。祇往前扒了兩步。便即停止。倏地肚皮一鼓。兩條長尾。直向衆人立處。先後飛射過來。可是並不傷人。祇在接近人身數尺以內的地上。抽打了一下。便

卽縮轉。雲鳳時刻留心。寶劍原在手內握住。情知不是善類。因他行動遲緩。又有鍊子鎖着。長尾打出雖快。却打不着人的。想屏氣忍着奇臭。仔細觀查。到底是什怪獸之類。說遲時那時快。怪物的長尾。又二次打到雲鳳立處最前。與怪物相隔較近。剛覺身上微微打了一個寒噤。偶一回臉。見那兩個被按倒的小人。業已嚇得面如土色。齒牙震顫。拉着沙沙。低聲急語。正要過去詢問。咪咪忽然却步急語道。大仙還不將這怪物殺死。他那毒發出來。我們都沒命了。言還未了。怪物長尾。又在近處地上。打了一下。雲鳳剛聽叭的一聲輕響。身上又是一個寒噤。猛的醒悟。知是這東西在那裏作怪。更不怠慢。連忙一橫手中劍。身子一縱。飛上前去。正要斫落。忽聞惡臭愈烈。頭腦悶脹。暗道不好。忙往外先吐噴氣。以防把毒臭入。再將口鼻閉住時。那怪物也甚警覺。一見敵人飛來。口裏一聲梟鳥般的低叫。兩條長尾。相次往上揮起。雲鳳身法何等矯捷。撥草尋蛇。往雙尾上一揮。就勢一劍。朝下斫去。怪物身子被鎖。無法逃走。連第二聲都未叫出。立時長尾飛空。尸橫就地。雲鳳恐中了毒。一得手。便提氣凌空斜飛出去。那怪物雙尾雖斷。仍有知覺。竟和飛蛇一般。朝雲鳳身上射來。幸得雲鳳輕靈。身剛飛出。聞得腦後風生。一眼瞥見前面有一株古樹。手接樹身。往側一徧。轉風車似翻向樹後。方一落地。便聽滋滋兩聲。偏頭一看。兩條怪尾已先後和長竿也似。筆直釘向樹上。正要往衆小人身前走進。忽見沙沙放了那兩小人。五小一同起立。就在原處站定。不住搖手。連說帶比。不要雲鳳進前。這次相隔較遠。小人語聲。本來不大。五小恐被崖上人聽見。說得

更低。雲鳳知有原故。祇得停住。沙沙這才帶了一個小人。留神看着地面走來。走到相隔怪物長尾打落之處。約有七八尺以外。方行立定。招手將雲鳳喚至離身一丈遠近之處。重又用手止住說道。大仙殺的。是這裏妖人喂的怪物。名為七步響尾壁龍。最利害是那兩條尾巴。他吃人時。先用兩尾交銜。一遞一下。朝那人身旁不遠的地上打去。打過的地方。便留下一條黑印。和極細的溝。一挨。他兩條尾巴。便能伸。立時覺查。飛將過來。將人絞死。勒成粉。吃了。其毒無比。如今雖被大仙殺死。毒氣還在。不但地上是長尾下落那一片都。踏上去便不得活。現在這二面的地皮。都被壁龍長尾打過。人不能進出。後面又有埋伏。我們五人都困在這裏。不敢出來。須請大仙七丈高飛。越長尾打處進來。再帶我們照樣飛出。才保無事。雲鳳雖不信怪物已死。毒涎絲還留空中。因沙沙說得急切。便依言縱過。問道。你們這樣大驚小怪則甚。前面說有怪物遺留的毒絲。後面走有什妨礙。你三人不是打從後面來的麼。咪咪已領了那兩小人上前拜見。聞言答道。這兩個俱是我們三人親族。祇因前年祭獻時。洞中犯罪人少。湊不齊那多小人。小王當眾招募。他們自願捨身。被妖人攝到此地。見他二人伶俐。挑選下來。團了舌頭。做了徒弟。沒有殺害。兩個取名健兒。玄兒。他兩人原是親兄弟。合起就犯了錯。想要逃走。被妖人捉住。用妖法將他困在此地。如果三日內。壁龍沒將他吃去。再行打。壁龍長尾挨着人七步必死。可是身子被妖人用法。鎖在樹上。整天鑽在污泥裏睡覺。玄兒被囚的地方。就跪在這樹底下。祇要三天三夜。時刻留

神。沒有聲音。將壁龍驚動。等他發威想吃人。用長尾打地時。記准打的地方。知道避開。或者也能逃得死。適才健兒乘妖人入定。偷些吃的前來看望。不想這法換了一樣妖法。祇一進到玄兒跪的地方。三丈方圓以內。前進便是送死。仍從來路後走。便要被惡物吃掉。不能出去。他二人正在着急。大仙同我們。便先後來了。說是前面沒有埋伏。怪物已死。祇求大仙帶了大家。飛身縱出。便可活命。我三人已對他們說了來意。他知這裏小人十有九。都恨畏妖人入骨。無奈一逃出去。祇一走過我們來的那片雪山。不知怎的身子便被陷住。不多一會。仍被妖人平空攝還。不是立時被妖人殺死祭幡。便是捉來跪在這裏喂壁龍。卽或妖人安心不要這逃人的命。行法時。暗中加了阻隔。使長尾打不近人。也要嚇個半死。十人中至多祇活得一兩個。他們終日提心弔胆。除了已死的顛顛吁吁。和兩個名叫葛兒福兒的外。巴不得妖人遭了天誅。他受大仙重傷。個個曉得。這四個心腹小人。算是全小人中的小頭目。妖人打坐時。總是這四個分班領了別人。在冰屋之中護法輪值。偏只今晚葛兒和福兒俱在冰屋之中。那兩個已死。餘人在上面並無職司。因祇無處可去。又不似那四個鎖天想討妖人的好。閒來滿山遍野代他去找青白仙花妖人回醒。還有老大半天。一時沒事做。在那裏練習佈陣。上去一招。便可全引下來。他二人已然死裏逃生。雲鳳聞言甚喜。雖則小人力弱。不能倚以爲助。到底分去妖人一點力量。自己也可逕直衝入冰屋下手。無須有所顧忌。略一籌思。便對健兒玄兒說道。我用不着你們做甚內應。祇要你能對我說出冰屋虛實。

妖人有無什麼尅忌之處。從那一個門進去。裏面妖法埋伏。有無趨避之法。那十三頁白陽真人天書。藏放何處。你們當他打坐時。是否還可以隨便出入。我進冰屋時。你們或是先向別處躲開。或是裝作不見。這就行了。健兒道。冰屋中妖法。全在那些檐上。這三個門戶。中門左門最險。一門人一進去。便即暈倒。一門進去。有烈火燒人。甚是利害。祇右邊一門可入。却又隱而不露。外人不見進去。以前他打坐時。除身旁輪值護法的人外。別人本不准進去。還是去年冬天。他偶占一卦。說是災劫將來。他學那白陽真人天書上的道法。人一入定。有時竟和死去一般。雖然預先行有禁法護身。冰屋中滿佈埋伏。終恐外人乘虛入內。萬一道法高強。雖不能傷他人。却將他辛苦煉成的法寶破去。又恐我們這些小人。爲人劫走。這才在兩班人中。除葛兒福兒等四人外。又連我弟兄兩個挑出。四人來。各人給了一道符。傳了一些法術。進屋時。祇須往右一照。門戶道路。立時現出。走進去。不從檐下過。繞行上去。朝他面前懸的一架小鐘上一敲。他便立時醒轉。不過人也祇能走到鐘前爲止。再進前。仍是不能。這符我到得有一張。大仙如用。當行奉上。那白陽真人十三頁天書。他視如至寶奇珍。偏生那書甚大。不能帶在身上。法寶囊內。他爲此事。特地用千年黃角。做了一個匣子。供在屋頂上面。四外俱有妖旛圍繞。看去祇是一方光華。並不見書。祇恐不易先取到呢。壁龍被大仙所殺。我又不該私自與弟相見。他如不死。我二人決活不了。祇盼大仙能滅了他。叫做什。就做什。至於尅制他的。却不曉得。我們不能由後面來路出去。要大仙帶着跳出。便是那裏。

放有他一面小幡在作怪。雲鳳順他指處一看。果然身後崖壁上插着一面極薄的白麻小幡。滿是用鮮血畫就的符籙。隱隱見有幾人影印在上面。看不分清。此外並無什別的異處。因聽小人說。近前不過被阻。除非硬要逃出。才行昏倒。自己還要深入虎穴。豈能見此却步。便把飛針也取在手內。打算試他一試。爲求謹慎。先挾着五小。如言飛越。一一帶出了圈子。然後囑咐五小。暫候。重行縱入。故意往前。剛走上去。丈許遠近。便見那幡無風自展。接着一團濃霧。從幡上飛起。霧影中裹定五個渾身浴血。與小人一般大的厲鬼。做出攫拿之勢。迎面緩緩飛來。漸近漸大。才知那幡便是被害小人生魂所煉。益發不在心上。迎上前去。剛一橫手中劍。那五個厲鬼。好似知道利害。便即停了步。做出又想傷人。又害怕的神氣。欲前又却。雲鳳看出妖幡伎倆有限。本想用飛針將他燬去。後一想在戴家場時。聽玉清大師等仙人說。左道妖法。大半與本人相連。此時破了妖幡。難免被妖人警覺。即可縱將出去。何必多此一舉。試往後一退。那五個厲鬼也跟着追來。追到原處。便即自行隱去。雲鳳見他追有一定界限。並不苦苦窮追。知是專爲禁制小人而發。便不理他。仍由高處縱出一看。祇沙沙咪咪尼尼三人在等。健兒玄兒已往崖上招人去了。等了不多一會。健兒玄兒領了崖上羣小來到。齊向雲鳳下拜。一點人數。不算原來五小。共有四十九人。玄兒又說。在冰屋中輪值的。還有好些。除葛福二小人。甘心爲妖人鷹犬。喜作威福。欺凌同類外。俱是受了脅迫禁制。無法逃歸。朝不保夕。並非本願。望乞大仙開恩。少時前去除妖。不要一體殺害。餘人也是異

口同聲。一般說法。並說葛兒福兒。緊近妖人。站在身側。各執一面三角妖旗。指揮全冰屋中埋伏。極容易認等語。雲鳳暗忖。這些小人。境遇可憐。萬一自己不能獲勝。豈不害了他們。故意低喝道。你們所說。我也難以盡信。如今我命沙沙咪尼健兒玄兒五人。監看着你們。等我除了妖人回來。再行發落。你們願否。羣小知雲鳳是前日打傷妖人的神仙。如今趕來除害。甚是放心。並無異言。行時又囑咐大家。都躲往林中僻靜之處。如見妖人。被自己打敗。逃經此間。略有動靜。急速各自散開。以免萬一妖人漏網。當時不會除去。等自己走後重來。你們也可推作自在林中閒遊。並不知道上面有什動靜。如被妖人看出破綻。可說正在玩耍。被一個手持拐杖。滿頭白髮的老婆。婆帶到此地便了。妖人知你們能力。本來不濟。也不致遷怒殺害。雲鳳原意。即使自己不濟。至多沙咪等五人受害。不致累及羣小。說完。便不容羣小答話。從健兒手中要過那道妖符。便往崖頂飛縱上去。行近冰屋一看。那冰屋中左兩門。甚是明顯。餘外都是煙霧瀟瀟。雲鳳不知那是冰屋。自從妖人得了白陽真人。十三頁圖解。打坐時。已使妖法在內遮蔽。以免護法小人。看見外面景物分心。除妖人自己裏外都看不見。還以為冰牆透明。由內可以看外。恐被屋中人看出。不敢由中左二門經過。特地驚伏鶴行。繞向右面。心裏默祝着五姑靈佑。手取妖符一照。那妖符是一面兩寸來長一指多寬的竹牌。上面繪着許多骷髏符篆。才向冰牆一照。牆上烟霧。便即散開。現出一個二尺多高。僅供小人出入的門戶。悄悄探頭一看。屋中簷幢林立。二十多個小人。各執一面妖旗。閉目

合睛。按八卦形式。站在那裏。當中坐定。前日所見的妖人。身旁果有兩個執三角小幡的。這兩小人眼却未閉。一手還各持一根長鞭。向四外小人查看。身手上下稍有移動。便一聲不響。揮鞭打去。看去鞭上連柄。不過三尺。可是無論多遠。都可打到。嚇的那些小人和泥塑木雕般。長鞭打到身上。氣都未見敢喘。知是葛福兩小。見他倚勢凌踐同類。羣小畏之如虎。好生忿恨。心想這兩個小壞種。如不同時除去。他手中那兩面旗。便是妖法樞紐。見人揮動。妖法發作。事就更難辦了。還算好。右門當中兩小的側面。相隔又遠遠。算計一縱可達。當下仍照前會妖人之法。先把氣沉下去。取出飛針。一手握着寶劍。輕輕移進門去。進屋才數步。葛福兩小似已有了覺查。心裏祇說是自己人。有什麼事進屋。向妖人稟告。剛一轉臉。雲鳳早急不如快。身子一縱。飛上前去。右手舉劍。一個順水推舟之勢。平揮出去。兩小見一個從未見過的大人。飛近身來。剛自失驚。噫了一聲。還未及看清來人面目。劍光過處。身首異處。尸橫就地。雲鳳右手劍才往上一推。左手飛針也跟着向妖人發出。這一針按說妖人本難活命。也是妖人積惡如山。不能讓他這等輕易死去。自從日前受傷回來。總是心神不定。屢次卜卦。都無佳朕。嘴裏雖說得硬。要去尋那日前所遇女子報仇。實則震於白髮龍女崔五姑的大名。不特不敢去尋他們的晦氣。並且時刻都在提心吊胆。深恐人家跟蹤尋上門來。又加傷勢初愈。真氣受損。祇管照常用功。却是不能久坐。無巧不巧。恰在這時醒轉。聽見小人驚噫之聲。便疑有變。一開眼。見面前光華一亮。正是前所遇仇人。正待施爲。雲鳳飛針

已是發出。妖人吃過大苦。驚弓之鳥。一見又是一溜雷火飛到。連忙將身從座上借遁光縱起。祇顧急於逃避。却忘了身後攝魂法壇。和座位上插着的那面主幡。人雖沒有受傷。這兩樣要緊法寶。却被雷火過處。炸的炸。燬的燬。數十百道黑烟飄散處。化爲灰燼。他見來人一到。先殺了兩個關主要的護壇使者。屋中妖法重重。全無效用。又將這兩樣法寶毀去。雲鳳事出無心。他那裏知道。以爲是個行家能手。尋常妖法。必然無功。不由大吃一驚。更恐來人將多年辛苦經營的巢穴毀去。太以可惜。明知不敵。癡心還想將敵人引出。作困獸之鬪。便往屋外飛去。妖人這一怯敵。無形中却給雲鳳平添了不少便宜。一飛針沒傷着妖人。却打燬了一壇一幡。冒起好些黑烟。也不知有什玄虛。見妖人不戰而退。心中大喜。胆力越壯。喝聲該死。妖人那裏走。便捨了屋中羣小。追將出來。雲鳳身法雖快。終是步下。那有妖人迅速。到了外面。妖人已無蹤影。正不知應向何方追趕。猛想起日前除那許多雙頭怪蛇時。飛針原能隨意指揮收發。現在看不出妖人逃走方向。不知能否如意。且試他一試。再作計較。當下把針託在手上。心中剛一默祝。一溜雷火飛起空中。祇略一旋轉。便在來路崖下投去。奔向崖邊一看。妖人並未逃走。站在左側林前空地之上。禹步行法。身畔飛起一道夾着火星的青黃光華。將飛針敵住。再看羣小。除尼尼倒臥在地外。沙沙咪咪玄兒三人。不知藏向何處。餘人也都四散藏開。祇健兒同了另外幾個小人。想因藏的地方不妙。恰是妖人所畫的圈子裏。已被發現。無法躲藏。俱紛紛向着妖人訴說雲鳳所教的那一番話。雲鳳見妖人未

去。却在那裏口中喃喃。指天畫地。飛針又被妖人用法寶敵住。手中還剩一口寶劍。不知他使的是什邪術。絲毫不知應付之法。雖然脚底仍待飛身縱落。心中却是有些怙懼。一聽健兒等所言。忽然靈機一動。就在將往下縱之際。條地停步。向後故意央懇道。弟子初次行道。求仙師賞一全功。待弟子擒不住妖人時。再行相助不遲。一面說。心中暗祝五姑默佑。休使曾孫女兒。敗於妖人之手。一縱身往下跳去。大喝道。大胆妖人。還敢負嵎。我奉仙師白髮龍女。崔五仙姑之命。前來拿你。快快束手受擒。饒爾不死。隨喝一手握寶劍。往前便跑。妖人一聽雲鳳那般說法。又見所放法寶。是一條梭形的雷火。隱隱帶有金芒異彩。與各派不同。極似平日所聞。凌崔夫婦二人的家數。自己的子母飛星槊。僅抵得片時。以備抽空行法。敵人一運神功。便敵不住。以爲真個五姑回來。否則一個剛剛入門不久。連縱遁飛行。尚且不會的幼女。決不致命。他一人下山涉險。爲師門丟臉。便是本人。也不會有此大胆。健兒等又是異口同音。都說在崖上玩耍。被一個銀髮持拐的老婆婆。用手一招。便身不由主。分落崖下。晃了一晃。無影無蹤等語。兩下印證。越想越真。前輩劍仙中。有名的辣手。自己如何能敵。不由情虛胆寒。幾乎將已拿出來要行使的數十面三角妖幡。重新收起。卽見機逃走。免得和以前死在凌崔夫婦手下的妖人一樣。身遭慘戮了。形魂消滅。當這進退瞬息之際。猛一眼看見四外出現了好些個小人。十九俱是自己收的徒孫。內有一兩個面生小人在裏。俱各滿面笑容。有的還對着自己戟指互語。頗有叛意。心中好生奇怪。原來沙咪和衆小人。過信

雲鳳。又見妖人逃下崖。雲鳳却跟蹤追下。益發認爲妖人必死無疑。大半放心大胆。從各藏處鑽出。見妖人怎生就戮。以洩平日之恨。不料這一來。却幾乎害了雲鳳。妖人見了羣小。微一疑異。忽然心動。暗忖敵人兩次俱打着白髮龍女。崔五姑的旗號。始終未見五姑本人的面。一下崖。又祇用虛聲恫嚇。並不卽速追來。頗有怯敵之意。前日相遇。無心中吃了大虧。本猜是那小人的王約請來的幫手。適才剛制倒一個生人。未曾細問。如今又在衆徒孫中。發覺這兩個面生的小人。以前葛福等四徒孫。原說羣小思家。心存叵測。自己還想小人雖極聰明。但無什能力。決無此事。看今天他們神氣。甚是可疑。莫非在這兩日中。小王暗中派了他們同類。帶了仇敵。乘打坐入定之時。勾引他們內叛。打聽出虛實。避忌想行刺不成。再將自己嚇退。那賤婢或許是五姑的門徒。可是背師行事。五姑却未親來。否則這等道法高強的人。要這些小人作內應。則甚。此事還許慎重。休要海裏翻船。中了賤婢的道兒。他不過是一寶一劍。並未見有什別的出奇之處。兩次俱是驟出不意。被他佔了便宜。就是敵不過他。祇要留心應付。見真不濟。再行捨此逃去。也來得及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妖人念頭剛轉。雲鳳已跑到跟前。妖人見他不但沒有別的伎倆。連現成空中一件異寶。都似新得到手。祇知發放。不會以本身真氣運用。更料定來人是剛入門不久。一些道法不會。便偷了師父法寶。下山闖禍。自己白耽驚了一陣。不由氣往上撞。目露凶光。猶笑一聲。怒喝道。不知死活的賤婢。那日你祖師爺。遭你暗算。還未及尋你算賬。今日上門送死。又暗傷了我的法寶。現在首脚

已露。還要打着老乞婆的名號。休說是假。便是老乞婆本人親來。又當如何。少時就擒你祖師爺。如不將你這賤婢擺佈盡興。再萬剛千刀。以報前仇。誓不爲人說罷。手一揚。便是數十道五色烟霧。箭一般從空下落。將雲鳳團團罩住。雲鳳人本謹慎仔細。知己知彼。雖然兩次出手。俱佔上風。並不以此自驕。總覺自己不會法術。祇憑一寶一劍。一有不濟。萬事皆休。一聽妖人看破行藏。詐未使上。便知不妙。立刻停了脚步。再見數十道彩烟射落。心中大驚。不知如何敵禦。祇得將新學劍法。施展開來防身。妖人眼看敵人就要暈倒。忽見烟中現出一道光華。將敵人身形裹住。電閃星馳。上下飛舞。暫時竟難傷他。並非身劍合一。却能人劍不分。也看不出是那一派的家數。也自驚奇。心想任你劍法多好。反正你逃不出去。稍有疎忽。祇要我的五行神烟。一射到身上。也不愁你不束手就綁。現有那些謀叛的小孽障。正好乘此時機。捉來審問明白。等敵人少時昏倒。再設法去收他那法寶。心中打着如意算盤。再一看四外小人。就這一轉瞬間。想是看出仙人被困神氣不妙。俱都紛紛逃沒了影。祇有健兒等。因自己先前重視敵人。打算佈置最利害的迷魂法術。引他入伏。恰巧他們都落在圈子裏。無法逃避。又想起五姑。雖未見過。聞得人言。他雖生就滿頭銀髮。却似一個半中年的美婦。既是聽說是老婆婆。適才所說。分明不對。以先祇說他們個個聰明。收爲徒孫。免却一死。以備異日大用。不料一旦之間。全數背叛。越想越咬牙切齒痛恨。決計少時除了仇敵。捉住羣小。都殺了祭幡。一個不留。一眼看見健兒等。尚在圈內。一個個戰兢兢。望住他嚇得直抖。

益發暴怒如雷。一面行使妖法。去制雲鳳。一面圓睜怪眼。走過去。伸出鳥爪一般的手臂。當胸一把。將健兒抓了過來。往地下一擲。怒罵道。你們這些昧良的小孽種。師爺爺當初大發慈悲。饒你們幾個不死。又開宏恩。收爲徒孫。那些不好。爲何一旦之間。勾通外賊。叛逆行事。還敢打着崔老乞婆的旗號。幫着仇敵行詐。你沒見那賤婢。胎毛未退。道法全無。至多盜了一兩樣法寶。偷下山來。與老乞婆現眼。自被你師爺爺看破。微一舉手。便成了網中之魚。少時擒到。定要將他剝骨揚灰。再將你們一齊殺死。方消我恨。祇是你們這些小孽種。都隨我多年。今晚打坐時。還沒看出你們破綻。心變得這快。到底全數同謀。還是受了幾個壞的蠱惑。何人爲首。快快招出。免得師爺爺生氣。你們臨死。也不得痛快。健兒見仙人被困。想是自知無幸。打算把罪過都攬在自己一人的身上。心一橫。神色頓壯。慨然大聲說道。我們有什人蠱惑。要背叛你。明明大家都在崖上。練習佈陣。遇一個手持扶杖的白髮大仙。手一指。便到了此地。老妖鬼你看。你那餓來害人的怪物。不也是被仙人殺死了麼。還要往下說時。妖人一聽他出言挺撞。又罵他是老妖鬼。不禁大怒。口裏罵道。小孽種。活見鬼。便是老乞婆親來。我也把他碎尸萬段。我先把你吃了。看他救你不救。說罷。剛要抓起健兒。去下毒手。忽聽身後有一女子聲音笑道。大胆妖孽。當真的要見我麼。妖人驟出不意。不由吃了一驚。回頭一看。一個手持拐杖。滿頭銀髮的中年美婦。正含笑站在那裏。手指自己點頭呢。一想到那形相。正是傳說中的白髮龍女崔五姑。未免胆寒。乍着胆子。喝問道。你是何人。前來管我閒

事。那銀髮少婦道：「你不是要見我這老乞婆嗎？來了，却不認得。似你這等妖孽，真把你祖師的臉面丟盡了呢。」語到這裏，突的綠眉插鬢，面容遽變。左手拐杖一指，一道五色毫光，朝着妖人電射而出。同時右手一揚，又是一團雷火。朝雲鳳圍身的那團煙霧中飛去。再一指空中飛針，雷火大盛，將妖人法寶裂爲粉碎。流光四散，飛落無蹤。妖人一見情勢不妙，嚇得心胆俱裂，也把手一揚，數十面妖幡，化成數十道黑烟，夾着無數啾啾鬼哭之聲，朝前飛去。準備阻擋一陣，好駕遁光逃走。剛要遁起，便聽銀髮少婦笑喝道：「你已惡貫滿盈，還想逃麼？」接着便聽一聲霹靂般的大震。立時眼前奇亮，抬頭一看，先見那道五色毫光，不知何時飛向高空，似光網一般，佈將開來，交織着往下壓到。一震之後，紛紛飛散，銀雨流天，萬星飛射。妖人身才飛起數十丈上下，四外都被圍住。剛喊得一聲大仙饒命，祇見千萬點銀芒，往當中一合。當時全身化爲飛灰，形神俱滅，尸骨無存，死於非命。這邊雲鳳正在力竭難支，忽見一團雷火飛將過來，祇一照，便將妖烟邪霧一齊消去。定睛一看，前面站定銀髯美婦，正是叔曾祖母白髮龍女崔五姑，不由喜出望外。忙即飛跑過去，近前跪下，口尊曾祖叩謝活命之恩，並饒恕他離山之罪。五姑笑道：「這難怪你，是我臨時受了至友之託，來晚了些日子。雖累你受些苦處，却因此得益不少，還收了這兩個小人，足可供你山居奔走之用了。」說時，妖人業已伏誅。五姑吩咐將羣小招集攏來，隨我去至崖上，發付完了，再說雲鳳忙將沙咪尼尼玄兒四人，先行從藏處喚出，連健兒一齊尋來。羣小除已死的四個不算外，共是七十二人。

隨五姑去至崖上。走入冰屋裏面。由五姑破了妖法。放了已死小人魂魄。由他自去投生。取了白陽真人十三頁圖解。將屋中小人一律喚出。又用雷火炸燬了冰屋。好在四個極壞的小人已死。其餘俱是脅從。都跪在地下。謝恩不迭。五姑正要行法。送他們回去。健兒玄兒尼尼三人。忽然跪近五姑雲鳳身前。再三乞求。寧死不願回洞。願隨二位大仙。前往山中服役學道。五姑見健兒玄兒。俱甚聰明。根基頗厚。祇尼尼年老一些。便對雲鳳道。你所收二小人都好。自然跟你上山無疑了。這些小人。個個聰明。我也挑兩個與一位道友帶去。作那守洞童兒。難得他們出諸自願。這一個本元已虧。跟了去也是無用。就帶這弟兄兩人吧。餘下小人。看出便宜。也都紛紛要求。五姑看了看。對尼尼道。仙緣前生註定。此事不可勉強。我送你們回去吧。說罷。吩咐雲鳳。同沙咪健玄四人。在崖頂暫候。等我回來再行同上白陽崖去。雲鳳恭稱遵命。尼尼等還要再求。五姑袍袖揮處。一片毫光。已攝了羣小。凌空而起。雲鳳自在崖上靜候。等不一會。忽聽破空之聲。抬頭一看。一道經天長虹。青光耀目。本由東往西飛過。倏在空中。一個轉折。眨眼功夫。落到面前。光斂處。現出一個鳩形鵠面。穿着一身黑衣的中年婦人。四小人當是妖怪。嚇得四散奔逃。雲鳳在戴家場見過世面。看出來人劍光。不是妖邪一流。忙一定心神。正要上前施禮請教。那婦人已開口問道。你是何人門下。看你投師未久。怎得在此。那幾個小人。是那裏來的。雲鳳躬身答道。弟子凌雲鳳。家師白髮龍女。又是弟子的叔曾祖母。現往山那邊。少時就回。不知仙長法號。怎麼稱呼。因何降此。望乞見示。婦

人笑道。原來你就是凌叫化的曾孫。崔五姑的門徒麼。資質到也不差。我姓韓。多少年不會出門了。今天還是第一次。往赤城看個朋友回來。因聽他說。這裏小人國附近。白陽山脚下。盤踞着一個妖人。專一殺害小人。祭煉妖法。無惡不作。名叫滕角。乃寒山妖道鍾量的孽徒。我那朋友。現正走火入魔。焚信香求救。將我請去。剛給他治好。還不能出門。請我便中。將這廝師徒除去。歸途順道寒山。那廝已用他那獨門煉就妖術。掌上乾坤。實區片影之法。看出邪法。知道不敵。預先帶了兩個孽徒。逃往廣西黃曲山惡鬼峽。萬丈泉眼之內潛伏。不易搜除。我又急於回家。本想日後再來除害。行經這裏。空中遙望。見你和幾個小人在此。先以為是滕角妖黨。細看不類。就使下來。看個究竟。看這裏情形。妖人當已除去。那幾個小人。定從妖人手中救出。莫非五姑好奇任性。這等質稟脆薄的小人。也要帶回山去傳授麼。雲鳳聽那口氣。頗似五姑老友。益發起敬。便把前事。略說大概。姓韓的婦人笑道。他夫婦從前一個門徒都不肯收。近來聽說比我還要好事。果然不假。你快喊他們近前。看上一看。到底能造就麼。沙咪健玄四人。正藏身崖石後面。雲鳳一喊。卽至。那婦人細看了。看笑道。這裏小人。本是一樣的大人。并非靖人一族。乃古黃夏國子遺之民。因為萬年前。擁有廣土衆民。喪心病狂。不知振拔。外媚內爭。刁狡貪欲。競尚淫佚。又復懼怯自私。以致土虜民貧。人種日益短小。終於亡國。幾乎種類全滅。僅剩有限一些。沒被異族殺完的小人。逃入此山深處。與木石居。與鹿豕遊。受那鳥獸蟲蛇之害。體質最是柔脆。居然也有這等優秀的人出生。想是剝極必

復。他們近幾代君民。覺悟前非。追憶先民亡國之痛。才有此轉機了。雲鳳又把小人洞中所見。略說了幾句。那婦人道。這幾個資質。都還不差。雖無大就。必有八成。難怪受你師徒垂青了。五姑就在前面。我已來了些時。如何還不見來。本想略敘闊別。偏又急於回去。他來時。可代我致意。他這小人。如能贈我一個。可命你與我送去。當不使你虛此一行哩。說罷。雲鳳方要問他家住何處。一道青虹。刺天而起。眨眨眼破空入雲。不知去向。方在驚嘆。玄兒忽走過來道。這位大仙。站在那裏。怎和將才那位救我們的仙祖不一樣。身不沾地。好似輕飄飄的。雲鳳聞言。也想起剛才那位中年婦人。周身黑衣。好似煙籠霧約。罩着一層精光。身子果和凌空一般。算計必是一位威名的仙人。祇可惜不及問他名字住處。等了一會。見五姑還未回來。心想難道在這裏。還會和在白陽崖那般。一去不來麼。見沙咪健玄四人。高高興興立在一處聚談。一聽。竟是談那晨露花的來歷。自己本有心稟明五姑。再在附近產花之處尋找。因健兒頗知該花細底。喊過一問。才知那花共祇發現兩朵。已極難得。一朵先被妖人取去。因不知服法毀了。懊悔得了不得。後來從白陽十三頁中。悟出服法。派羣小滿山大索。無奈那一朵在採時。受了驚。隱入石土之中。再也找他不見。妖人已然死了心。不料會被顛顛發現。他爲人看去柔弱。却比吁吁還要來得陰險。自己發現的仙草。却喚吁吁同去。取了來獻功。也未安着好意。定是早就知道在穴中有護花的怪物。想拿吁吁去送死無疑。並且那兩小之言。也有好些不實不盡。晨露花所結仙果中的花露。乃萬年冰雪精英。鍾孕而成。服

了固可長生。便連那果肉果皮。無一樣不是有奇效的靈藥。雲鳳猛想起那個果殼。因恐怪物飛來。傷了小人。曾用麻布包紮嚴緊。交給三小手內。一問咪咪。別的東西都在。說適才逃避妖人時。還見尼尼拿着。想是五姑送羣小回洞。走得太速。連那小包。一齊帶回王洞內去了。好生可惜不置。正在談說。眼前光華一閃。五姑現身飛回。忙率四小人。重又上前叩拜。五姑說親送羣小回去時。在小王洞前。遇見寒山妖道。鍾量的大徒弟。五木鬼師樊森。來尋他師弟妖人滕角。路經那裏。看見羣小。正要加害。經自己將他雙臂斫斷逃去。恐日後再來爲害。已在洞外。下了禁法。並傳給駝女閔湘娃。怎生應用。所以來遲了一會。並說晨露果殼。連同洞崖上所生異草。可製許多奇效之藥。也傳給了駝女。命他日後配製備用等語。雲鳳便將適才所遇姓韓婦人之事稟過。崔五姑喜道。你能遇他。仙緣着實不淺。此人乃是現在數一數二的散仙。神駝之休當初的妻室韓仙子。自從當年夫妻二人爲了一件事情反目。他便將軀壳委化。藏入天琴壑內。設下禁牌神法。命他門下兩個女弟子。在那裏終年看守。自己隱入四川岷山之陰白犀潭底。你現在所見。乃是他的兵解以後。所附的形體。並非原來法身。現在他想要用道家內火外焚之法。已漸將這第一軀壳化淨。所以你們看去如同煙籠。身子凌虛飄浮不定。此人得過玄都真傳。道法高深。聞說多年不會出世。他既命你日後給他將小人送去。必有好處與你。不過此時尚去不得。前面不遠。就是白陽山麓。你且隨我回山。傳授你的劍法吧。雲鳳聞言。抬頭往前面一看。果有一座大山。高插雲表。自腰以上。被雲

霧遮住看不到頂。不想連日懸盼探索的仙山。就近在目前。方自心喜。五姑已吩咐雲鳳和四小同立一處。雲鳳覺眼前一暗。身子便凌空而起。這次上升。和雲中墜落。一喜一憂。簡直判若天淵。轉眼功夫。過了山腰。穿出雲上。頓覺天空氣朗。眼界大寬。回眸下視。更見雲海蒼茫。風濤萬變。周身似有光華隱現。看去風掩雲飛。宛如奔馬。却吹不到身上來。四小俱嚇得閉目合睛。互相抱緊。隨同上升。祇五姑不見蹤跡。方自驚疑。直上之勢忽住。改了朝前平飛。猛見一座高崖。劈面壓到。還未等看清。人已腳踏實地。定睛一看。正是日前故居。白陽崖洞外面。見五姑正立身側。慌忙翻身下拜。四小人也跟着跪叩不迭。五姑一齊喚起。命雲鳳就在洞外。將所習圖解。練將出來。雲鳳因近幾日。連服靈藥。仙果。越發元氣充沛。神旺身輕。又加仙師在前。格外用心。五姑一面指點傳授。等到練完。喜道。我本意來時。你能將那圖解悟出一半。也就算是難見了。你竟能悟徹玄機。觸類旁通。精進如此。照這樣練下去。日久這外層功夫。有象之學。縱無師承。也可練成無疑。我因你叔曾祖父。近在青螺峪。創立宗派。有好些事要我相助。正苦不能常時分身。來此授業。恐你學業未精。緩日赴那峨眉山。凝碧仙府。威會時。在小輩仙俠中。相形見絀。負你虔心向道之誠。偏你無端失足。誅戮妖人。巧得數百年不會出世的白陽真人。十三頁圖解。又因此事與韓仙子相遇。將來親送小人前去。不得異寶。必受教益。仙緣深厚。雖尚不如峨眉門下的三英二雲。比起別人。已強得多。現得此圖說。祇須我略為講解。再傳你劍術。便可自己用功。按圖索驥。無須我常來親身傳授了。爾才

我到小人洞中。見了許多小人。儘自個個聰明。惜乎天賦均極脆薄。無一可望成者。僅這四個。資稟心志。都在中人以上。却被你無心接引到此。爲千古散仙劍俠。留一佳話。可見前緣註定。不可強求。這四小人。暫時隨你在此爲伴。可將坐功一一傳授。課其勤惰。以待我的後命。沙咪二人。與你會共患難。又是你自己選得。可收在你的門下。健兒自有他的機緣。玄兒等你圖解貫通。劍術精純。到了身劍合一。絕跡飛行地步。可自行離山。將他送往四川岷山白犀潭去。求見韓仙子之後。再帶沙咪二人。下山積修外功。靜候峨眉隄府。去赴盛會便了。說罷。便開始傳授劍法真訣。雲鳳因聽五姑說。不能常來。好生喜懼交集。又不敢請求。祇得敬謹虔誠。心領神會。一一堅記在心裏。傳習以後。趁五姑未行前。又將那十三頁圖解。翻開細看。遇有心疑之處。詳請訓示。五姑笑道。會孫女兒。無須如此。以你這等苦心毅力。焉有不成之事。現時縱有不明之處。學到那裏。自能領悟。况我有暇。仍須再來。並非從此絕跡。你耽憂着急。則甚。你那食糧衣物。已爲你存放洞底。如值空乏。沙咪健玄四人。俱慣山行。可以採辦山糧。不過這裏罡風太厲。今日風小。恐已難支。他不比你。至少須勤練二百十九日。方能骨髓堅凝。不畏風寒。再者他們人小力弱。出去遇見稍大一點的鳥獸。便足爲害。崖下深谷廣源之中。珍禽異獸甚多。到處產生黃精首烏之類的山糧。是你師徒五人。必遊之所。其勢你不能每去都相率同往。也須作一準備。我率性成全你們。賜他四人各服一粒。你叔會祖父在崆峒絕頂。採用十洲三島。八十九種仙草。與千年玉露。合煉而成的仙丹。使其能在惡

風之中遊行上下。不畏寒暑。另贈每人一支歸元箭。此箭乃我初學道時。山居防身利器。隨發隨收。不用弓弩。一傳卽會。至爲容易。雖不足與飛劍飛針等寶物抗衡。什一。不論多猛惡的鳥獸。祇要不是精怪。足可應付得住。此外再傳你隱身之法。以備你劍術未成之前。閉中出遊。遇見異派中能手。狹路尋仇。一個抵敵不住。立可隱身而去。這洞外有我施的禁法。祇一進洞。他便無奈你何了。你約有旬日。方可精熟。到時再將此法。傳授他們。同防萬一。雲鳳聞言大喜。率四小跪領仙傳之後。又請五姑將那洞外禁法。怎樣收用。再行傳授。以免萬一。有自己人尋來。不得入內。誤蹈危機。五姑也含笑應允。分別傳授已畢。笑對雲鳳道。我已爲你多延了好些時候。努力上進。我去了。說罷。衆人祇覺眼前精光電轉。人已不見。雲鳳慌忙率了四小。跪倒在地。敬謹拜送不迭。待了一會。才同進洞去。洞中景物依然。祇洞底添了許多衣糧用品。以及一針一線之微。無不備具。這才明白以前除一些乾糧外。無一不缺。乃是五姑故使嘗盡艱苦。困乏以試他的誠心如何。心中好生感激奮厲。因四小多未進食。先將小人洞中帶來的乾糧。分給他們。沙沙爲首。率領咪咪健兒。玄兒三小。向雲鳳重行拜師之禮。吃完乾糧。雲鳳又給四小安排好了宿處。和用功打坐的地方。然後傳授入門功夫。四小俱極穎悟。雲鳳甚喜。練了些日。雲鳳便率領四小出洞。採辦野果山糧。山中異果嘉實。多到難以數計。尤其是那山谷裏面。不但物產豐美。景致奇麗。而且氣候溫和。四時皆春。可居住的好巖洞也甚多。玄兒問這般好去處。採辦果糧也方便。師父何不搬了來住。雲鳳本嫌玄

兒心野不純。便申斥道。修道人原要辛苦刻厲。含辛茹苦。才能有成。別的不說。單那白陽真人的壁間遺圖。窮搜天下。那裏找去。如爲暫時眼前享受。不會到紅塵中去住麼。洞中奇景。也不在少。這裏不過花果多些罷了。你四人遇上這等曠世仙緣。難道還不足麼。玄兒默然。雲鳳因日後要送他往白犀潭去。恐道心不固。替自己丟人。由此對他格外留了分神。玄兒從此也不看提前事。後來雲鳳日益猛進。用功愈勤。除隨時傳授四小逐步漸進外。往往一坐數日。足不履地。四小每日做完功課。也常離了雲鳳。往谷中間遊採辦果品。有時竟祇兩人偕往。仗着有五姑所賜飛劍和隱身之法。遇到蛇獸。也不妨事。越來越胆大。走得越遠不提。雲鳳常時考查他們功課。看出四小都是一般。聰明有餘。根器不足。最吃虧的是元氣太弱。祇管求好向上。一點便透。做起來進境却不甚快。知他們始因乃祖乃宗的元氣凋傷太甚。以致後世子孫。隔了百年。就身受其害。限於資稟。無可如何。時光易過。無事可紀。不覺過了四五月光景。這日五姑忽然駕臨。見了雲鳳。大加獎許。雲鳳聞得獎語。益更兢兢。絲毫不敢自滿。更將四小進境遲緩說了。五姑笑道。癡孫兒。你當他們也和你一樣麼。他們千百年來的人們。均是吃了聰明的虧。見異思遷。淺嘗輒止。祇知依人。懶於上進。子孫承此遺性。流毒無窮。亡國以後。不是不想求好。祇苦於沒有恆心。終於局促於荒山一隅之地。與鳥獸爭喘息。一事無成。形同異類。似他們這樣能向道用功的。我那日細看全洞。還再找不出一個呢。這就很難得了。否則上天有好生之德。愛人尤甚。他們那一族人。身受慘痛。已歷多世。興

滅繼絕。爲修道人的莫大外功。他們藏處雖極隱秘。與世間隔。常人不到。怎瞞得過過往仙俠。使見他們。稍有轉機。誰不援手。還不是看出他們俱都不可造就。才任其自生自滅的麼。雲鳳道。孫兒也不是沒想到這一層。但又想到。既爲孫兒弟子。如所學不濟。異日難免貽羞門戶。所以放心不下。曾祖母道法高深。必有回天之力。可否大發鴻恩。俾其脫胎換骨。易於成就麼。五姑笑道。你又錯了。凡人是後天的。都可爲力。先天的却無法想。並且事有前緣。否則神仙盡人可度。不必再擇什麼根器資稟了。我對他們。自有處置。不必多問。你祇督飭傳授。照常用功。循序漸進便了。雲鳳聞言。不敢再問。五姑傳授指點一番。方行飛去。過有一月。雲鳳進境更速。居然煉到身劍合一。心中高興。自不消說。這日四小去採黃精。雲鳳獨自一人。在崖前演習劍術。忽見四小飛奔而回。齊喊師父快去。谷中出了怪物了。雲鳳一問咪咪。本知四小近來入谷益深。日前在谷盡頭處。叢莽藤蔓之中。發現一個數丈方圓的大洞。儘裏面有四五點明星閃動。疑是有什寶藏。一同入內探尋。走了老遠。那明星依舊在前一閃一閃的放光。祇走不到。因進洞時。天已向暮。恐出來久了。回去耽誤功課受責。便中途折轉。依了沙咪健兒。回來就向雲鳳稟告。玄兒說師父這幾天。剛把飛劍煉成。終日用功不間。比前更要勤苦。事情還未弄清。何必老早驚動。我們受師父大恩。無以爲報。萬一那放光的。真是寶物。等我們取到了手。再行恭恭敬敬的獻上。豈不都有光彩。三小也覺有理。便依了他。商量當日趕早前去。探定深入。探個下落。及至趕到進洞一看。廣闊宏深的洞裏面。黑沉沉。

的那四五點星光。仍是一閃一閉。相隔極近。分一字形懸空並列。和前日所見一樣。祇閃閉得更快。細看光色。也是不同。由右起。第一三兩個是藍色。二四兩個一紅一黃。因為閃閉不快。始終沒有斷定。是四個是五個。等前進約有數里之遙。也未到達。那星光忽然全數隱去。玄兒猛一動念。悄對三小道。那年我們不是有人在一個山窟裏面。看着兩點藍光。也當是個寶物嗎。後來却衝出一隻大老虎。才知那光是虎目。被他吃了好幾個人。嘗着了甜頭。每在王洞外邊怒吼。誰也不敢出去。多虧閔太姑出主意。仗着我們能攀援峭壁。從外洞裏面夾崖牆翻越出去。掘下陷井。又從遠處捉來一隻小黃牛。放在阱底。把他誘來陷住。用毒劍刀矛。一齊亂下。才把虎弄死。雖說四五個眼睛的東西。沒見說過。小心爲是。我們莫要看錯了。把怪物當作寶物。送給他吃了。才不值呢。一句話把大家提醒。各自端起飛箭。想朝前放去。試上一試。咪咪忙攔道。這個也使不得。萬一真是寶物。豈不被這一箭試壞。大有可惜。我們不是都會隱身法麼。隱了身子。上前當無妨害。是寶物取走。如是妖怪。也可量力行事。沙沙健兒連聲贊好。玄兒笑道。你看星光隱去。不再出現。弄巧還跑了呢。言還未了。星光突明。晃眼間。由一個變成好幾個。連若串珠。明滅不定。祇一轉。便即停住。依舊停住。互爲閃閉。好似換了地方。略爲偏左。並非原處。四小越發起了戒心。俱聽咪咪之言。行法隱起身形。如飛趕去。又跑下有一二十里路。比起初見大了一倍。洞中竟黑暗得出奇。四小那般好的目力。除星光外。連路都辨不出來。別的景物。更是一無所見。前後行約三十餘里。漸漸覺着身

上濕陰陰。彷彿經行之處。起了雲霧似的。四小也不管他。仍是前行。正走之間。覺着霧氣漸濃。室人口鼻。可是前面星光。却未爲濃霧所掩。依舊晶明。光輝愈旺。玄兒忽失聲驚道。你們看這是什麼。沙咪健三小。原在玄兒身後。聞聲走到。定睛一看。身子已被一排大木樁擋住。棚縫內看去。星花一亮一亮的。並未到底。祇被那柵擋住。不能再朝前進。那霧也越來越重。微聞一股子蘭花香。夾在裏面。清馨撲鼻。四小見那木柵。排得極密。分向兩旁。挨次探索。回來一問。都未探出一絲縫隙。便商量從着木樁往上扒。看看能否攀越過去。咪咪玄兒當先。沙健二人在後。上去還沒一丈。便達柵頂。四小一邊口中埋怨。洞中太黑。近在咫尺。都看不出木柵高矮。白向兩邊探索了那麼遠。一邊便想往柵頂上攀越。玄兒雙手才搭向樁的裏邊。忽然哎呀一聲。翻身墜下。三小大驚。連忙跟着落下一問。玄兒說自己因見那星光相距不過數丈。打算搶在頭裏翻越。手才伸過樁去。猛覺眼前一花。霧影中似有一個獸首鳥身的怪物。張口撲來。狀甚獷惡。連手帶上半截身子。都被這個東西撞了一下。立時攀援不住。墜落下來。墜時曾見星光一轉。似已隱去等語。沙咪健三小。因聞聲回顧。又沒注到前面。聞言不信。說他眼花亂說。否則咪咪也正伸手過去。怎未看見。當時沙咪二人。二次又援了上去。頭剛一伸過柵頂。便覺一股子極勁的熱力。迎面衝將過來。氣息全被堵住。再也抵抗不了。身不由己。手一鬆。便自墜下。星光果然斂去。却不見怪物影子。健兒也捨了玄兒。上去試了試。照樣墜落。四小先甚害怕。等了一會。不見別的動靜聲息。不禁膽子又大起來。玄兒

道。先我們怕將寶物弄壞。所以不敢用太祖賜的飛箭去射。那怪物在星光的前邊。明和晨露花一般。是有寶物的地方。都有毒蛇惡獸妖怪之類守護。我們隱住身子。怕他何來。何不大家射他一箭。對了更好。不對收了箭就逃回去。不問成否。借着箭上光華。也可看出裏面到底是些什麼東西。回去稟告師父再來。三小俱覺言之有理。健兒較爲穩練。主張一人先射。餘人相機行事。因咪咪平日道力較深。便推他先射。三人俱在下面相候。咪咪重又援柵上去。到了頂巔。知道手不伸向柵裏去。那股子大力。不會發動。心想看準怪物。再行下手。便用雙足夾樁。左手緊扳樁梢。右手握箭。往裏定睛一看。星光不見。黑洞洞的。祇當中間一片地方。彷彿有一團煙霧。骨朵骨朵冒起。用盡目力。才略辨出些微跡象。鼻孔裏仍不時聞到蘭花香氣。算計那煙霧。必是白的。否則不會看見。或者也許就是怪物在那噴氣呢。猛生一計。故意雙手倒換。先把左手朝裏一探。等對面那股強力一發。立時換手。將歸元箭發出。以便乘機看那怪物形相。說時遲那時快。真個掩於影形。咪咪左手剛一伸過木柵。立覺千萬鈞重力。迎手劈面衝來。倉卒之間。似有一個龐大黑影撲到。仗着心靈手快。早有準備。忙一撒左手。右手飛箭。照準黑影打去。同時身子再也支持不住。墜將下來。那歸元箭。出手就是一點龍眼般大的寒光。和流星趕月一般。暗中看去。原極晶明。因被這股暗力一衝。存不住身。仍是什麼也沒看見。咪咪恐飛箭有失。一下地。忙用收訣。招了回來。柵內聲息毫無。也不知射中了沒有。沙沙道。我見裏面。不一定便是怪物。那暗中大力。或許是從那寶光上發出也。

未可知。否則先時玄師弟看見怪物影子。就說有木柵擋住。他不出來。咪弟的箭發出去。不問射中與否。總必將他招惱。怎樣會全無動靜呢。健兒却說。荒山深谷。古洞幽深。怎會有這前人豎立的堅固木柵。事太奇怪。既然無法過去。最好還是回山。稟明師父處置。以免惹出亂子。玄兒接口道。健哥做事太小心。他既不會衝出害人。又沒響動。更該查看明白。回山見師。也說得清楚些。耽驚害怕。空跑一趟則甚。沙咪二人也主再探一回。健兒一不拗衆。祇得隨着。因頭一箭沒有吃着苦子。膽子越大。這次上去。竟是四小一同下手。不再往前探手。照準中央發霧之所。四枝歸元箭。同發出去。不問能中與否。好歹備着箭頭寒光。看出一點跡象。等四小援上柵頂。玄兒爲首。招呼一聲。箭剛發出去。柵內便起了旋風。星光照處。祇見比水牛還大。一個略具獸首鳥身之形的怪物影子。濃黑一團。在暗影中。飄飛電捲。看不清頭尾。和面目真形。那四枝歸元箭的星光。祇圍着怪物。近身數尺。凌空疾轉。好似有什麼東西隔住。不能下落。怪物既不發聲。也不避開。祇在原來那一片地方。與飛箭相持。四小方自驚奇。忽然一陣極重的蘭花香。味劈面送來。鼻端剛一嗅到。立覺頭昏腦脹。四肢棉軟無力。身子早被那股絕大的暗力衝起。往後倒擲出去。落在地上昏倒。暈憫中。都覺有極輕微細碎的獸爪之聲。往洞外跑出一會。又跑進柵去。四小知是怪物。追趕他們。還算身子隱住。落的地方不當路。沒有被他發覺。手足不能轉動。那敢出聲說話。一個個害怕得要死。等了好一會。才漸漸復原醒轉。聚到一齊。正要逃出洞去。想起飛箭。尙未收回。驚魂乍定之餘。也不敢再

援柵上去窺探了。各用收訣。收回飛箭。還算好。那四枝飛箭。仍是一招即回。並未失損。這才知道怪物業已招惱。木柵並攔不住他出來。情勢不妙。處境甚危。再不見機速回。定要陷在裏面。箭收到手。正商量着要跑回去。忽聽柵裏面。忽的一聲。飛起一物。落在地上。放出又輕又碎的脚步之聲。沙沙迎面急跑而來。黑影中看去。也看不見那東西的形相。祇兒一點是光。懸空而行。高約丈許。其疾如矢。一晃眼便往洞外跑去。不一會。又跑了回來。滿洞亂轉。四外機警。又將身形隱住。一聽有了響動。立時分散。躲避一旁。沒有被他撞上。那怪物二次出來。雖看不見。却是知道他的仇敵。就在左近。尙未逃走。不像第一次出柵追趕一個出進。便即回去。祇管在柵前十幾丈遠近。那一片地方。來回亂轉。頗有得而甘心之意。嚇得四小那敢再將飛箭放出。祇隨着星光飛處。望影而逃。因爲彼此相顧的原故。竟忘了往外逃走。倉皇奔避中。脚底自然難免有些聲息。怪物聞聲。趕逐越緊。有時更用聲東擊西。欲北先南之策。看他走向側面。喘息未定。倏又飛來。玄兒有一次。躲得稍慢。身剛縱起。便聽原立足處。琮的響了一下。火星飛濺。那麼堅厚的石地。竟被怪物抓裂。接着沙咪二人。也照樣經了一次大險。都是身方縱起怪物的鐵爪。已有抓到。危機間不容髮。如被抓上。焉有命在。這一來。四小一發膽落魂飛。疲於奔入。逃避了好一會。才無心聚在一齊。恰巧怪物正向相反。方飛追過去。四小中祇健兒始終沒忘了逃走。因知乃弟玄兒。最是躁妄。恐爲怪物所傷。既不捨丟下三人。獨往洞外走出。又不敢大聲招呼。乾着了一陣子急。好容易聚在一起。一時情急。便

低喊道。我們還不往外逃。要等死麼。小人語聲極細。又是放低了話的。不想仍被怪物聽出。一言甫畢。前面星光已撥轉了頭。如射飛來。幸而沙咪玄兒等三小已被健兒提醒。一見星光飛到。立即飛身縱開。這時四小立處。正當洞壁之下。人才舉步。怪物已是飛到。因這次來勢較猛。先是瑤的一聲。抓向壁上。火星飛濺。又是吧嘩連聲大震。洞壁被這一爪。抓裂了一大塊。石頭墜下來。跌成粉碎。咪咪在百忙中回顧。彷彿火光照處。那怪物的長爪。又細又直。和一根棍子相似。那敢怠慢。撥轉身向外便跑。餘人也是同一心理。一面回頭注視着星光來路。一面脚底加勁。繞着邊。如魚漏網。亡命朝前急跑。偏生由木柵前逃往洞外。路甚遙遠。急切間。那能跑出。所幸那怪物老實了些。祇照直路往前追。不似以先那麼來回亂竄。有時覺着追過了頭。又往回趕。追出約有七八里地。忽然退了回去。不再追來。四小又跑了一會。不見動靜。才得坐下。喘息片刻。方要起立再跑。跑不幾步。似見前面影綽綽的。矗立着一座山石。高有七八丈。方圓也有三數丈。當路而立。四小進來兩次。俱未看見過這樣一塊大石。玄兒還在問咪師兄來時見未。健兒越看那山石越像人形。這時兩下相隔已近。猛覺頂上還有兩團碗大的碧光。綠黝黝一閃一閃在動。兩邊兩隻大手。已漸向外伸出。再定睛仔細一看。那是什麼石頭。分明是一尊巨靈。正伸手俯身。向下撈來。同時沙咪玄三小也相繼看出。不由嚇得亡魂皆冒。幸而那大怪物身軀粗大。運轉不靈。通體是個白色。洞中雖黑。稍一近前。還能看出他的動作。洞徑又寬。否則大小相差。四小還不夠他一個小指。如在黑暗中

誤撞上去。還不被他捏成了肉餅。四小知道再逃回去。遇見先那怪物。也是沒命。這怪物行動遲鈍。比較不過外相太惡罷了。仍祇有冒着奇險。向外衝出。不可逃行。當下誰也不敢再有聲息。四人分着兩路。背貼洞壁而行。由怪物身畔抄出。沙咪二人。走向怪物左邊。覷準怪物的手臂動作。雙雙脚底用勁。剛是衝越過去。怪物已有覺查。忙伸出那數丈長的大手。往左邊身後撈去時。右邊的健兒兄弟。也跟着乘機縱出。四小一同邁步飛跑。倏倏沒被怪物撈上。正跑之間。玄兒忽想起那怪物。雖然大得出奇。可是逃時。並未見他脚底走動。不禁轉回頭。往後一看。怪物果然未追。兩隻大手也垂了下去。並且兩點綠光不見。臉仍衝裏。暗忖這東西。虛有其表。原來是個廢物。休說走動。連回一下身都難。早知如此。何必那般害怕。因前路已微見天光。出洞不遠。想起兩次探洞。白受了許多驚憂危難。一無所獲。好生氣憤不出。左就快要出洞。這怪物好似無什伎倆。何不賞他一箭。想到這裏。也沒和二三小商量。跑着跑着。倏地一回手。用那枝歸元箭。照準怪物打去。先聽啵的一聲。似已打在怪物身上。忽聞巨響大作。轟隆之聲。震得全洞皆起了迴響。宛如山崩地塌一般。回頭一看。怪物並未倒下。已然轉過身子。踏着絕沈重的步履之聲。從後追來。看去行動雖不甚快。聲勢却甚驚人。方知不可輕侮。連忙收回飛箭。拔步便逃。前面三小。無意中又嚇了一個大驚。看出又是玄兒惹禍。才由健兒回身。拉了他攜手出逃。以免再生別的故事。幸而怪物追趕不上。不一會便逃了出來。遙聞洞內。還在怒嘯震響。三小對玄兒。自免不了。一番埋怨。匆匆跑回。對雲鳳一

說前事。雲鳳聞言。料知洞中異寶和怪物。兩樣都有。那裏離白陽崖甚近。弄巧還許是白陽真人遺物。也未可知。想了一想。見天已不早。自己和四小日課未完。好在洞中不會有外人前往。便命各自用功。明日做完早課。再行前去。第二日師徒五人。做完早課。便往谷中進發。相隔那洞。還有三二里路。衆人正行之間。玄兒忽然駭指道。師父師兄快看。這不是那大怪物麼。正站在洞口呢。雲鳳隨他手指處。往前一看。前邊巖壁之下。立着一個七八丈高的石頭。雖然略具人形。那是什麼怪物。知道小人目力。確是不及自己。當是看錯。便喝道。一塊石頭。也要大驚小怪。咪咪接口道。師父休怪。玄師弟說的不差。那地方便是洞口。本來是外面空空的一片平地。有些荆棘藤蔓。已經弟子等拔去。先後來過幾次。並沒見有別的東西。昨日弟子等害怕逃出。黑暗中雖未看得清楚怪物的形相。身量正和這個石人一般大小。師父你沒見他頭上有兩隻碧綠眼睛。那兩隻手。也在動嗎。雲鳳再定睛一看。那石人頂上。果有兩團淡淡的碧光。兩條臂膀。正漸漸往上抬起。心想適才明見長一塊像具人形的山石。祇上下有些長短石紋。怎麼頃刻之間。變了形相。五姑熟知這裏情勢掌故。事前不會不知。並且兩次囑付。命和四小常來此谷。採辦山糧。言說之中。好似特別提醒。若有深意。如真洞中盤踞着有妖人。事前決不會不早爲示及。據四小說。洞中怪物。一靈一蠢。以四小那般微弱。尙能從容退出。何況自己。石人雖大。看似蠢重。無什伎倆。且親身趕到那裏。再相機應付。便問四小。如若胆怯。可以暫留當地。聞命再行前進。四小正是胆大好奇。又仗有師父護庇。

俱巴不得同去。看怪物是怎生除法。同聲願往。雲鳳估量不致有害。也是由他。不一會。行近洞口。見怪物竟是活的。看去。白髮如繩。披拂兩肩。眼大如盆。碧光閃閃。闊口箕張。銀牙如斧。身高八丈。手臂長有四丈。粗如合抱巨木。細審形相。頗似石人成精。如拿四小比作。真真小得可憐。不禁失笑暗忖。這般蠢物。也知作怪。自己飛劍初次煉成。何不拿他試上一試。剛轉念間。那怪物當洞而立。洞口祇齊他腰腹以下。看見人來。竟俯身伸手。作出向前撈抓之勢。動作甚是遲緩蠢重。雲鳳越看透他是個廢物。不過外表嚇人罷了。一面囑咐四小後退。左肩搖處。劍光便自飛起。眼看飛到。那怪物想是看出不對。兩臂往裏一合。身子便往石土中陷落下去。轟隆一聲大震。轉瞬即隱。下時身子筆直。兩手競拱。其形與古陵墓前的翁仲一般無二。祇是比尋常的要長大得多。先看他行動那般遲緩。入地時。却是非常迅速。再加上雲鳳輕視了他。知難驟變。意欲先斬落他一條手臂。看他怎生抵禦。飛劍出去。沒有加急。竟被躲過。劍光過處。微聞吮吮之聲。祇將他頭上銀髮。削落了些。過去一看。盡是些刻成的石髮。有頭繩般粗。業被劍光削為碎斷。心中不禁一動。先不進去。便又問了問四小發現。那洞的經過。便在洞的附近。仔細查看。有無怎麼別的異狀。先在洞前不遠。叢草中。一邊一雙。發現四個石穴。長約數尺。寬約一半。形如大人足印。別處石地。都是一片渾成。惟獨有足印所在。地却隆起。成一個四方形。彷彿似個石頭座子。相距有二十丈遠近。每雙足印。俱都向外。再看那洞門。也是個正方形。齊如刀切。那面高僅數丈。洞內却是高大宏深已極。放出劍光。

一看由頂及地少說也有二三十丈高下。甚是整齊修潔。細查壁間。隱現斧鑿之痕。一眼望過黑洞洞。不能及底。直往前走去。都是一般寬廣。分明是人工修的。並非天然形勢。不覺又猜透了幾分。因四小說裏面藏有怪物。黑暗中不敢造次。略進數十丈。便即翻身出來。將四小喊至面前。囑付道。這座大洞。頗似千年前的古墓。適才所見大人。定是翁仲之類。如我所料不差。此行必有奇遇。我幼年讀書。會聞古人殉葬之物頗多。年深月久。洞外石人。尚且爲妖。洞既這等幽深。裏面難免不藏有山精野魅之類。我意欲身劍合一。飛入洞底。一查他的來歷。你四人道行淺薄。不可入內。可在洞外覓一藏身之處相候。等我出來。再作計較。以免我顧了自己。還顧你們。諸多礙事。囑咐已畢。然後端整衣裳。走進洞去。向着洞內行禮默祝道。昨得門人歸報。言說荒山古洞。出了妖物。今早親來視查。方知是往古聖賢仙哲的佳城。本不該窺伺。不過弟子修道的白陽崖。離此甚近。四個門人。又是僥倖之民。道力淺薄。此谷爲常遊息之所。惟恐一時不防。受了傷害。再者神聖埋眞之處。也不容妖物盤踞。道行入內一探。倘有妖物。就便除去。爲前賢往哲。蕩穢滌氛。掃除塵孽。伏蹟聖訓。足以啓迪靈昧。嘉惠末學。者。敬乞大放光明。勿吝昭示。區區。忽聞洞內隱隱傳出嘖嘖的笑聲。雲鳳雖然藝高胆大。黑暗中聽。必是一個勁敵。這得道多年的精怪。比那雪山妖人。定然還要。

蜀山劍俠傳 第十七集 第四回

一定放出飛劍。與身合一。化成一道光華。直往洞底飛去。劍光沿途。還在逐處留神觀查。這三數十里的深遠。也祇片刻功夫。便到

先時暗中笑聲外。不特未遇見一個妖物精怪。連四小先見的那幾點

面前。雲鳳停了下來。細看那木柵。俱是整根合抱樹木排成。由東壁到西

是浮植立在地上。既未打孔。也沒個羈絆。看樣一推便倒。試用力一推。却動都

石瓦之類。作殯宮裝飾。這排木柵。必是後人所爲無疑。祇不知他植此是何用意。情知不

起。越過柵去。過時暗中果覺阻力甚大。因本身飛劍。出自五姑仙傳。神妙非常。並未阻住。既發覺

言不虛。益加小心。便按住劍光。緩緩前行。飛沒數丈遠近。忽兒前面劍光照處。似有一座石碑。高約丈許

隱隱似有朱文字蹟。近前落下劍光一看。上面祇有再進者死四個大字。體作八分。朱色鮮明。甚是雄勁

茂密。也無款識年月。心剛一驚。忽然一陣陰風。自碑後吹來。風中微聞咀嚼之聲。猜是妖物到來。忙抬頭

定睛一看。那東西生得獸頭如龍。雙角槎枒。大如根幹。鳥身闊翼。也不知有多少丈寬長。目大如斗。鳥光

閃閃。張着血盆大口。已快飛臨頭上。待要撲下。雲鳳不敢大意。忙縱遁光。先避過去。用飛劍護住全身。以

防萬一。隨將飛針取出。大喝一聲。大胆妖物。敢傷人麼。便化成一溜火光。發出手去。雲鳳縱時。甚是迅疾。

妖物本似有後退之狀。針還未飛到他頭上。便自在黑暗中隱去。雲鳳見妖物伎倆止此。心神頓放。收回

了針。一縱遁光。跟蹤追趕。越過那碑。又近有三兩丈遠近。妖物全身倏隱。忽又見面。前矗立着一座石碑。比先見的碑。還要高大得多。近前一看。碑上滿是形如蝌蚪物像。似篆非篆。大小不同的字蹟。雲鳳也會讀過好幾年書。這碑上的字。竟一個也不認得。借劍上光華。映照碑文。順着碑頂上升一看。不禁噫了一聲。原來這一座碑。高峻幾達十六七丈。寬約五丈。厚有丈許。是一整塊山石造成。碑頂雕刻着一個東西。非禽非獸。盤踞上面。雙翼虬睛。形狀獷惡。勢欲怒飛。神情如活。才知先前怪物。乃是碑上雕石成精。估量這碑方是原立。看那字。必在三代之上。祇惜一字不識。查不出他的年代來歷。洞是古人墓穴。定在意中。先見那碑。說再進必死。如指的是碑上怪獸前進。自無妨害。否則還不定有什花樣呢。因是古代遺跡。那怪物既然知難而退。便也不願毀損。仍是按着劍光前進。再深入約有半里。忽見六七顆明星。都有碗大。流光熒熒。幻爲異彩。在前面不遠暗影中出現。祇一轉便漸漸隱退。猜是古代星寶放光。不由起了貪念。見將隱退。匆促中未及尋思。一催劍光。往前追去。劍光何等迅速。眼看飛近。星光倏隱。又聽暗中嗤的一聲冷笑。覺比上次要近。得彷彿就在身側不遠。接着一陣寒風吹過。身後轟隆之聲大作。雲鳳縱然胆大。因爲洞中幽險。處境可怖。也未免嚇了一跳。忙往後看。仍是不見一物。暗忖這個洞。黑暗得這般奇怪。憑自己目力。黑暗中本能見物。又經在白陽崖。照着仙傳。苦煉多時。怎會一到洞內。便覺昏茫無覩。就算目力不濟。那一劍一針。乃是仙家異寶。每用來照路。數十丈左近以內。無不燭照通明。爲何離開寶光丈許。

以外。便看不見。莫非那碑上的警語。果有其事。剛想暫時退身出去。再回進來。就在這一轉瞬間。巨震忽止。微聞異香。眼前倏地一亮。光照處。已能見物。祇是微帶綠色。光並不強。方要查看光從何來。猛見來路上。現在二門。甚是高大。業已緊閉。匆遽中。還以為以後為前。轉身時。錯了方向。及至定睛往側面一看。不但兩邊牆壁。俱仄了攏來。沒有初進時寬大。並且洞頂已矮了許多。再一回身。正中央是一長大石塌。上面臥着一具長大的死尸。衣飾奇古。與傳聞古人衣冠不類。左手持弓。右手拿着一件似矛非矛的石頭木質的兵器。頭裏脚外。仰天而臥。兩旁。並臥着許多死尸。也各捧着石器用物和器械。約有百數十個。身材俱比常人。大出一倍以上。神態如生。石塌兩旁。各有一個數丈方圓。形式古拙的石釜。裏面裝着半釜黑油。各有三個燈頭。光焰熒熒。時幻異彩。燈捻大如人臂。不知何物所製。細查形勢。三面是牆。來路石門已閉。分明已陷閉古墓殯宮以內。進來時。因為洞中奇黑。不覺誤入。這一驚。真是吃得不小。見那些死尸。雖像活的。並不動轉。急於逃出不敢再行招惹。朝着榻上臥着的古尸。默祝幾句。道了驚擾。正待回身。破門而出。猛覺榻前死尸。似在眉豎目轉。手足亂動。忽又一陣寒風。挾着香氣。從油釜中捲起。就在這時。祇聽門外。又是嗤嗤的兩聲冷笑。榻前死尸。全都活了轉來。各持弓箭器械。一擁齊上。雲鳳慌了手脚。忙運劍光護身迎敵。且戰且退。那些活死尸。祇是力猛械沈。雲鳳劍光掃上去。所持兵器。全都粉碎。並近不了身。可是那座石門。却是堅厚異常。劍光衝上去。祇見石屑紛飛。塊礫爆落。却攻他不透。那些活死尸。更不

放鬆。追殺不捨。雲鳳料那榻上尸靈。是古代有名的聖哲帝王。那百餘活死尸。必是當時隨殉之臣。自己無端擾及先聖賢帝王的陵寢墓宮。已覺負有罪愆。怎敢再妄加傷害。可是那些死尸。好似看出他的心意。一味向劍光上硬衝。毫不畏忌。雲鳳一面還得留神閃避。祇抵禦他的器械。不使來到近身。所以戰起來。更覺吃力費事。似這樣支持衝突了一會。飛劍已把石門衝裂了八九尺深廣。一個大坑洞。不特沒有洞穿出去。好似前進石質益發堅固。飛劍衝上去。漸漸碎裂甚少。身後那羣活尸。更是一味攻不已。雲鳳身劍合一。雖不怕受傷。可是照此下去。要想敵人不受傷害。却不能夠。一時情急。不由大喝道。我凌雲鳳。爲除妖孽。誤入先代佳城。事出無心。並非有意侵侮。既不肯開放幽宮。任我自己衝出去也可。何事得罪。如此苦苦相迫。我已多次相讓。再若倚衆欺凌。說不得便無禮了。說時。忽聽中間石榻上。有了聲息。百忙中回臉一看。那具長大主尸。竟是緩緩坐起。同時門外嗤嗤之聲。更是笑個不住。那百餘活尸。見中榻主尸坐起。立即停戰。恭恭敬敬的。排班躬身上前參拜。雲鳳這時方得看清主尸。頭如巴斗。雙目長有半尺。合成一條細線。微露瞳光。似睜似閉。再趁着那一張七八寸長。突出的闊口。上下唇鬚鬚濃密。又粗又勁。彷彿蝟刺一般。越顯得相貌凶惡。威猛異常。雲鳳心有主見。認定那是古聖先哲。與帝王陵墓。乍見羣尸停手來拜。祇當是主尸。受了自己虔心默祝所動。那知利害輕重。不但減了戒備。反收了劍光。恭恭敬敬下拜祝告道。後民無知。誤入聖域。多蒙止住侍從。不加罪刑。大德寬仁。萬分感戴。祇是聖靈居此。當

在數千年以前。粵稽古史。未聞紀載。感德至功。欲悉無從。外面雖有豐碑。崇立古篆奧祕。難明高深。今者陵寢洞開。宮牆可越。惟恐山中道侶。童奴無知。妄有窺測。不爲侍從所諒。蹈犯危機。咎雖自取。未免有失。聖賢博愛之仁。後民不揣冒瀆。敬乞將聖靈廟諱。生沒年代。略爲指示。後民歸去。敬當稟明仙師。於洞外敬加封樹。俾克發揚至德。朋闈幽光。兼可永固靈域。長存聖體。與天同壽。阜草無驚。還要往下說時。忽聽玄兒的聲音。隱身暗中。細聲喝道。你算是什麼神聖。却拿暗箭傷人。接着一點寒風。從迎面頭上飛過。再聽瑤的一聲。左壁側上。火星飛揚。一枚四五尺長的箭桿。已沒入石裏。不禁大驚。猛抬頭一看。主尸仍坐榻上。左手持着一張大弓。右手拿起第二枝箭。搭上去。那雙大眼。業已睜開。瞪着酒杯大小的藍眼。正怒視自己。張弓要射神氣。知道不好。忙運劍光。護身飛起時。又聽玄兒在暗中說道。師父用飛劍飛針。殺他們吧。這些活尸。都不是古代什麼好人。弟子同咪咪。親口聽他兩個同黨說的。言還未了。那主尸手中箭。倏地改了方向。竟朝玄兒發聲之處射去。瑤的一聲。又射到了石上。玄兒又在右壁罵道。大妖怪。我有仙太祖隱身之法。你如何能射得到呢。雲鳳才想起。玄兒用五姑所傳仙法。隱了身形。自己劍光。四小定追不上。門閉已久。不知他二人。怎得進來。又沒見咪咪答話。雖知這些古尸靈。都未存着善意。到底是我犯人。非人犯我。這數千年前陵墓。必有來歷。不敢輕舉妄動。一面忙喝止玄兒。不可妄言妄動。再用五姑所傳隱身法。摺訣一看。玄兒隱身右側。拿油釜當了擋身牌。蹲在那裏。手裏抱着咪咪。狀似昏迷。那榻上主

尸。兩箭未中。來人又看不見。意似暴怒。三次搭箭又要射去。玄兒因雲鳳禁止發話。已住了口。見狀沒等射出。已避入釜後。雲鳳急欲知道究理。看咪咪似已受傷。不能言動。恐玄兒萬一被射。決吃不住。又見主尸頗有起身下榻之意。心想兩小既然能進。我必能出。何不將兩小挾了過來。悄聲一問。即使被主尸發覺。兩小有劍光護身。也不妨事。想到這裏。忙即飛身過去。就地上挾起兩小。飛回原處。低聲一問。才知玄兒胆量素大。和咪咪最莫逆。先因雲鳳恐四小有失。不准同行。好生掃興。後來待了一會。玄兒對衆說。師父不要我們進去。無非爲了我們道淺力薄。萬一有事。不能兼顧罷了。其實裏面怪物。早見識過。怕他的。拚着被師父責打幾下。到底也看看木柵裏面。有何奇異景物。你們那個敢與我同去作伴麼。說了兩遍。先是沙咪健兒三小。知他愛惹禍。誰也不願與地作伴。玄兒嘴本能說。賭氣說要獨往。又拿話一激。咪咪臉軟。不好意思。祇得應允。健兒攔他不從。意欲隨往。却被沙勸住。說他兩人違了師命犯規。必然受責。留下我二人。也好代他求情。師父現在洞內。還怕什麼。如有亂子。你同了去。濟得甚事。有兩個年紀大點的。沒犯規。師父的氣。也生得小些。你也跟去怎的。二人攔勸時。咪玄二人。連理也未理。逕隱身形。往洞中跑去。雖然雲鳳沿途觀查留連。怎人也追不上。及等追到雲鳳已入險被困多時了。二小因過木柵。不見前番阻力。以爲怪物邪法。被師父破去。越發胆壯。方自心喜。忽聽鳥爪抓地之聲。由前側面走過。二人知道那怪物輕靈。比石人利害。不敢出聲。在待等他過去。再行前進。忽見前面黑暗中。影搖搖現出一團。

發發黃光。朝着怪物行處。懸空迎面而至。晃眼相遇。一同走來。二小往旁一閃。正碰在那第一塊石碑上。忙往碑後一躲。耳聽怪物口吐人言道。師弟。你怎這般浪費。你知道這油。是無價之寶麼。隨便就點了出來。前日若不是你淘氣。將那幾朵古燈花。指揮出來玩耍。還不致招來外患呢。看今天來的這個女子。甚是利害。如非洞中藏有三千年黑管之氣。遮蔽他的目力。並他引入陵穴封閉。說不定師父還要吃虧呢。還有昨天進來。又逃出去那幾個。也不知是人。是山中鬼怪。聽聲音舉動。竟會生得那麼矮小。可惜被他隱身逃走。今天便來了這女子。我們居此多年。全無事故。倘若從此多事。豈不是你鬧出來的。另一人接口道。師兄。你少說這些話。上月不也是我用燈光。將那姓楊的女子。引進來的麼。雖然他會參天龍禪。奈何他不得。沒降伏。到底得了他一枝靈藥。你和師父分服之後。不是還誇我機警麼。昨天大頭神又示光。我才照樣辦的。今天引了人來。又沒吃虧。怎到埋怨起來了。師祖兵解時。會命師父。逃到這裏安身。再三叮囑。百年後方可出世。祇不當人前說話。萬萬無事。否則有禍。這裏不比內陵。你却說了這一大套話。要有外人混進來聽去。不正是犯大忌麼。那怪物道。你說我。那你不是也在說話麼。那女子已被困住。那有外人在此。怕些什麼。另一人道。你道說得好。昨日那幾個小鬼。如在此。你看得見麼。事也真怪。前聞人言。這裏古尸。利害非常。以前是在本山左近修道的人。全被害死。連白陽真人。都幾乎吃過他的很大虧。後來雖經白陽真人。用法術將他們制住。因他們已然得道幾千年。終於還是消滅不得。祇在中洞原墓道外。

設下禁法。與靈木之障。並和鳩后父子約定。不能越過那兩層木柵。另外在墓碑前。立了一塊警碑。以防萬一有人誤入而已。由此他們雖然斂跡多年。因為洞中藏有三千年靈油。與天皇氏所煉兩柄金戈。太已啓人覬覦。難免有各派中能手來此盜取。他們仗有前約。已不得有人來犯。才稱心意。那肯放過。是來的人。俱難倖免。十有九死在金戈之下。末後來的人數越多。死的也越多。才經佛教中的白眉和尚。奉了師命。將外洞封閉。也不過是百十年間的事。他們既專與生人爲仇。新近又與左隣唐虞四凶中的窮奇之家相通。經過三年苦戰。一旦釋兵修好。成了一黨。同時封洞禁法。又爲蠻龍行淫所污。再加一次地震。重行開放。他們聲勢益發浩大。那年我師徒四人。亡命投止。原以爲未必能以容納。怎會頭天剛到。小神便來自請訂交。不久引去。拜見鳩后。還得了他們不少好處。起初我暗中還在疑慮。不定那一天。發生禍事。如今相安多年。情同一家。鳩后因以前白陽真人對敵。打去道行。傷了元氣。不似小神當時見機。早早逃歸墓穴裝死。得保無事。當年祇以靈胎示兆。難得起身。可是他平日最能前知。怎麼昨天來的那幾個似人非人的小么魔。你向他靈前叩問。他却毫無示兆呢。莫是有什不好吧。那怪物道。現在正有外人入網。誰能保他。設尚有餘黨。這些話。豈是隨便說的就是無事閒談。也得有個分寸。可見畜生。終是畜生。不明事理。還不與我住嘴。另一人似已發怒。剛要回答。仍聽遠還有極尖銳的哨聲傳來。怪物忙道。師父在喚人呢。我們快去。就便看看神寢中。被困的那個女子。就擒沒有。咪咪玄兒忙探頭往碑後一看。因爲近

在咫尺。又是以靜視動。比昨日自然要看得略清楚些。見金光之下。隱隱似有一個毛人影子。那怪物仍和昨日所見。差不了多少。身子比那毛人。高出好幾倍。兩隻腿脚。又細又長。看不出他的上身。兩下並在一處。正一同往前面洞的深處跑去。因知師父被陷。好生憂急。當時激於忠憤。也不顧及利害艱危。竟是一提氣。急行如飛。跟蹤便趕。趕出里許之遙。前面二怪。忽往右側一轉。兩小緊隨他身後。進沒幾步。似入了一層門戶。忽見一片昏茫茫的毫光。目力所及。居然能以辨物。定睛一看。屋甚寬大。四壁和中央屋頂。各懸着一根火炬。光焰都有碗大。熒熒流。也能見物。祇是黑氣若雲。彷彿甚厚。圍着光頭數尺以內。盡是一圈趕着一圈的黑暈窩。恍如急旋。飄轉。無盡無休。靠左側有一高大石門。近門貼壁石榻上。坐着一個紅臉絡腮鬍子。生得又瘦又長。坐在那裏。比立着的人。還高出一頭。手裏正抱着一個容態妖冶的少婦。在說話。兩小所隨的妖人。到了室內光感之處。才漸漸現出他的身形。那用爪抓地疾行的。雖然口吐人言。並非人類。乃是一隻略具人形的怪鳥。身高約有兩丈。人面鷹喙。目閃碧光。滴溜溜亂轉。秃尾無毛。兩翼一多半像是人手。兩隻腿。自膝以下。粗才徑寸。高達一丈三四。佔了身長的一多半。看去堅硬如鐵。爪和鋼抓相似。厥狀至怪。另一個通體生着寸多長的白毛。眼圓鼻陷。凸嘴尖腮。身後長尾上翹。看去頗似猴子。身量不高。却能躡空御虛而行。手裏的光。也是一根極小的火炬。兩怪剛一走到男女怪人面前。那紅臉鬍子說道。我此時有事。不能離開。這了袖占一卦。今日來的敵人。不止一個。還有兩個同黨。俱是

我徒弟的尅星。不可大意。你兩個速往內寢。看敵人成擒與否。你二位師伯性情古怪。每次總要把來人戲耍個夠。方行下手。今日如照舊行事。大是不妙。如見敵人尙在抗拒。一面發暗號。請你師伯速起。一面速用退出。將法壇上留香點起備用。再報我知。我已囑付你的師姊。卽往壇上行法。石門已閉。他不知開啓之法。任是飛劍利害。也須竟日之功。才能攻穿。這裏是惟一出口。雖有我在此防堵。但是他那劍光。頗非尋常。到底還是無事的穩妥。去時。可隱身甬壁之後。暗中探看行事。不可被敵人看破。以防他發覺。由此衝出。兩怪領命。應了一聲。便往門中飛去。兩小因時機緊迫。雖得知道師父下落。不暇再聽下去。連忙跟蹤而入。進門乃是一座高大甬壁。隨定兩怪沿壁前進。約行十多丈。一邊的石壁忽斷。現出外面的星光。見兩怪業已止步。往外探頭偷看。再聽金石交觸之聲。匯爲繁響。忙繞將出去。便到了雲鳳受困之所。一眼看見雲鳳。身劍合一。正與許多長大妖人力戰。不時往石門上衝去。情甚遑遽。不由大驚。正苦無法近前。忽見甬道內。似有一線光華。朝甬中石榻上長大古尸射去。一會古尸便自漸漸坐起。先前動手的妖人。都停了戰。過來朝着榻前拜倒。雲鳳也住了手。回身禮拜通白。兩小心中。好生不解。猛一眼看見雲鳳。剛拜下去。躬身默祝。榻上古尸。竟將榻旁弓箭拿起。對準雲鳳便射。咪咪救師情急。也忘了使用法寶。竟是由左側飛身上去。對準箭桿上。就是一掌擋去。這時箭剛離弦。榻上古尸。並未覺出暗中有人。吃這一下。將箭擋歪。失了準頭。竟往斜刺裏射了出去。雖未將雲鳳射中。可是咪咪的手。觸到箭上。立時涼氣

攻心。渾身抖戰。暗道一聲不好。強自掙扎。縱關業已支持不住。滾落榻下。幸而玄兒本要上前。緊跟在後。一見咪咪聲。知勢不佳。忙一把搶抱起來。先向東路縱開。出聲報警之後。再向右縱去。那古尸見那箭離弦。祇覺有什麼東西打了一下。便行射歪。方自奇怪。忽聽有人小聲喝罵。向敵人報警。方知還有餘黨。隱身在側。心中大怒。一面仍持弓箭去射敵人。一面抓起一把石子。朝語聲來處打去。玄兒早知有此。業已抱着咪咪。縱向一旁。覓好隱身避險之處去了。雲鳳同時。也是警覺。當下行法。看出兩小所在。不由驚喜交集。忙身劍合一。飛上兩去。挾抱過來。向玄兒問知究竟。一聽說墓中尸靈。乃是古昔凶頑。不由大怒。道還有什麼怕。便大喝道。大胆妖尸。無名腐骨。竟敢如此猖獗。今日是你劫運到了。隨說隨將手中飛針發出。一溜火光。夾着殷殷雷聲。直朝榻上古尸飛去。玄兒見師父動手。也將歸元箭發出。眼看兩件法寶。先後飛到。忽然一陣怪風。兩邊釜油中的燈光。全都熄滅。光華倒映處。榻上古尸。業已不知去向。接着一片玉石相觸之聲。鏗琤雜鳴。先前那些旁立的尸靈。俱在黑暗中。持着器械。蜂擁殺來。雲鳳便運轉飛劍。飛針迎敵。這次是除惡惟恐不盡。顧忌全無。劍光雷火所到之處。那些尸靈。連同所使器械。紛紛傷亡。斷碎殺了好一陣。雖覺步履奔騰之聲。逐漸減少。可是那殘餘尸靈。還是頑強。祇管遇上劍光。便即傷亡。仍是不肯逃退。一味奮勇殺來。墓穴奇黑。除却劍光照處。丈許方圓。以內簡直不能辨物。也不知敵尸還剩多少。後來漸覺敵勢愈稀。估量還有六七个未倒的。却是狡獪異常。不似先前那些魯莽。滅裂得快。追東

西來。追西東來。仗着地黑。雲鳳竟難得手。好不容易。才能傷着他一個。猛一動念。尸靈已滅十九。剩這幾個。轉直般儘和自己逗弄。既不戰。又不退。爲首古尸。却是隱去。聽玄兒說。還有一個妖人。同三個徒弟。兩個利害古尸。爲何不見出面。莫非故使緩兵之計。另有玄虛。先時不願衝出。原想斬妖除害。觀查目前情勢。甚可疑慮。據玄兒偷聽之言。當初白陽真人。尙且沒奈何。爲首古尸必非易與。墓穴又如此奇黑。自己末學後輩。僅憑一劍一針。還挾着兩個小人。莫要中了道兒。後悔無及。古尸既傷許多黨羽。必不干休。何不將他引向洞外。光明之處。動手除去。以免被他仗着地利。佔了便宜。想到這裏。知道出路。就在榻側。不遠的壁間甬道。悄命玄兒。收回飛箭。因路口還有妖人。在彼伏伺。故意口中大罵。不將妖尸斬盡殺絕。決不退出一面。運轉飛劍。飛針。又追尋敵尸。人却漸漸飛向榻側。借劍上光華端詳出路。罵聲甫歇。便聽外面。又是幾聲極尖厲的冷笑。雲鳳原非胆怯。不知怎的。每次聽那笑聲。總覺有些肌毛起慄。料知是在嘲笑他說狂話。必笑陰謀毒計。笑聲既作。發動必速。心中一驚。更不怠慢。劍光照處。影綽綽見壁間的牆。果有一段凸出。再一拐。便是甬路出口。手一招。收回飛針。倏地轉身。連人帶劍。飛將出去。居然通行無阻。轉瞬見有光明透進。便照有光之處。飛出。剛一飛進。兩小來時所經妖人居室以內。便見迎面一座法台。台上站定一個紅面妖人。對着一座爐鼎下拜。適間所見榻上古尸。和一個赤髮披髮的女子。俱都在側。那油釜中的幾朵星光。也移向台口。高懸在上。照得四壁透明。妖人一見雲鳳逃出。好似大出所料。又忙

又驚。伸手便向爐內去抓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雲鳳一見這般情況。料知行法害人。剛照面。便將飛針先朝古尸打去。接着飛劍光。直取妖人。妖人驟不及防。手正伸向爐內。法寶還未抓起。雲鳳飛劍。已繞身而過。斬爲兩斷。尸橫就地。那赤身女子。見勢不佳。剛縱妖風飛起。被玄兒冷不防。一箭飛去。當場結果。再看古尸。飛針過處。倏又隱去。雖然得手。古尸難傷。終是大患。心想將法台毀了再走。師徒二人。劍寶齊施。先去那座爐鼎。針劍光華。剛到爐上。祇聽一片爆音。飛起一大團濃烟。隱挾奇腥之氣。被劍光一絞。立即飛散。方要飛出。一眼看見台側。掛着一件瓦器。形式奇古。雲鳳不問青紅皂白。撒手一針。雷聲迴處。炸爲粉碎。晃見光亮。一閉即逝。毀完法台。正待飛出。忽又一陣陰風。星光全隱。僅剩四角中央所懸的五根火炬。室內立即昏黃。僅能辨物。惟恐又踏前轍。剛待飛出。耳聽右壁以內。一聲慘嘯。回頭一看。一隻奇怪大鳥。破壁而出。疾如箭射。逕往外面飛去。玄兒忙喊師父。快放飛劍。那便是妖人的怪物徒弟。已是被他逃走。就在這驚忙一瞬之間。猛又聽壁內有一女子聲音喊道。那一道友。外面出路已斷。古妖尸窮奇。設有利善埋伏。我等恐非其敵。非將他引出。不能得手。請隨我由此出去吧。接着一道金光飛到。現出一個年約十四五歲的道裝少女。身背劍匣。腰帶革囊。英骨仙姿。美如天人。雲鳳先還當這裏不會有什生人。又是古尸鬼計。及見來人現身。和所用劍光。竟是五姑所說。正派中的能手。立時改容答道。道友何人。怎得在此。少女答道。事在緊急。此非善地。不及細談。我是姑蘇楊瑾。快隨我先出要緊。說時一口南音。甚是清婉。雲鳳

未及回答。楊瑾早將手一拍。革囊立見一團銀花。其明逾電。先往壁內飛去。隨即舉手一讓。雲鳳忙催劍光。一同飛入。裏面乃是一間極陰森黑暗的大地穴。銀花飛到壁上面。祇聽叭吶一聲。一片爆裂之聲。響個不歇。銀雪流輝中。壁石墜落。紛如飛雪。晃眼功夫。已開通出有十丈深廣。真個山崩地陷。無此神速。不多一會。半里多厚的山石。便是穿融。二女剛一同飛出險地。隱隱聞得身後厲聲噍噍。甚是刺耳。雲鳳回頭一看。一團煙霧。簇擁着一張似人非人的怪臉。頭前脚後。平飛追來。怒目闊口。獠牙外露。霧影中也看不見他的身子。彷彿手上拿着一張大弓。搭箭要射。正待回身飛劍迎敵。楊瑾已回手朝後一揚。立時便是三點赤紅如火。有拳頭大小的光華。朝那怪臉打去。便聽啞的一聲怪叫。又冒起一團黑烟。滾滾突突。比前更濃出好幾倍。簇湧着怪臉。往洞內退去。同時又現出一張大口。口裏面飛射出無數金星黃絲。正當那三點火光的路。楊瑾定睛一看。不禁吃了一驚。忙將手一招。收了回來。這時玄兒現雲鳳脇下。看出便宜。竟不等招呼。將手中飛箭發出。等楊瑾收回法寶。看出想要喝止。已是無及。一道光華過處。直射入大口之中。如石投海。杳無聲息。那大口也就此隱去。祇剩了新闢的那個洞穴。玄兒連用兩次收法。俱未收轉。急得直喊師父。弟子歸元箭。被怪物吞去了。楊瑾先見寶光飛出。當是雲鳳所爲。一聽小人語音。才知雲鳳還帶有徒弟。隱身在側。忙道。你那法寶。許已消滅。此時速離險地。商量除妖要緊。別的暫時顧他不得了。隨說。用手一招雲鳳。飛身而起。雲鳳祇得相隨飛身。一同脫開巖頂。直飛出谷。方行落下。飛時。

遙聞墓穴中怪聲大作。又尖又厲。落地見楊瑾面上好似鷲容乍斂。也未將妖人引出追來。好生不解。正要開口。楊瑾道。不想這些古魅。如此利害。難怪當初白陽真人收他費手。我被困墓穴之中。業經多日。多虧道友機警神速。在他妖法將舉未舉。危機瞬息之際。出其不意。斬却妖人師徒。去了他的羽翼。破去禁法。將小妹放出。先還祇說。有道友仙劍。祇須將他引出。便不難合力除他。可惜月前因事耽延。去遲了一步。窮奇果將軒轅聖帝至寶。偷到此間。如非家師早示玄機。預有吩咐。即使當時破壁飛出。得免於難。恐怕也和令高足一樣。法寶難免不受損毀呢。雲鳳問故。楊瑾道。穴中爲首尸靈。原祇兩個。乃上古三苗之君。老的一箇。名叫無華氏。原也不算惡人。祇因乃子戎敦。兼天地乖戾之氣而生。自幼卽具神力。能手揮飛龍。生裂犀象。三苗之民。俱都蠻野尙力。因此父子二人。俱受國人畏敬。並不以他殘暴爲苦。此時正當軒轅之世。蚩尤造反。驅上古猛獸玄牝作戰。將不周山天柱寶峯撞折。殘損了無數珍物。後來蚩尤伏誅。戎敦因與蚩尤交好。會同逆謀。也被軒轅捉去。輦地爲牢。囚了他三年零五個月。經乃父服罪泣求。始行放歸。戎敦生性暴烈。認爲奇恥大辱。平日越想越慚恨。扶病就道。甫及國門。便自氣死。乃父無華。見愛子身死。憤不欲生。每日悲泣怨悔。不到一年。也是死去。新君繼位。原是他的一個權臣。名喚北車。奸詭凶頑。借口感念先王德威。設上毒計。就在這白陽山。古稱無華穴內。爲他父子。便築了一座絕大的墓穴。所用人工。達於十萬有奇。使國中武智之民。全都役於王事。無暇旁及。他好做那安穩的君主。興工三日。先修

成了墓穴。把前王所有親近臣人。全都禁閉在內。對人民却說是他等自願從殉。工事達十七年之久。始將全墓道建成。這時業已舉國騷然。最終仍死於暴民之手。祇便宜了無華氏父子。因葬處地脈絕佳。他父子又非常人。年代一久。竟是得了靈域地氣。成了氣候。起初他父子如向正處修爲。本可成一正果。無奈乖戾之性難革。終於成了妖孽。專與好人爲難。自從他父子死去。滿了二千一百年後。便逐漸出穴爲害。附近修道之士。遭他傷害的。往古迄今。也不知有多少。所幸老的。雖然縱子行凶。尙能略知善惡之分。祇許乃子在本山五百里方圓以內。殘害生物。洩那千古無窮之恨。却不許他超出五百里外。以免多行不義。自膺天罰。父子二人。還爲此爭鬪。否則其害更是不堪。直到白陽真人來此修道。才用大法力。將他父子。重行禁閉穴內。因其運氣未終。仍是無奈他何。新近數十年間。他因墓門難出。祇待作個萬一之想。打算由墓中穿通地脈。出去求救。這其間他父子。着實也耗去了不少心力。居然被他退出數百里之外。驚動了四凶中窮奇的幽宮。兩下先是苦戰多日。末後竟打成了相識。同時又收納適才被殺的妖道師徒爲爪牙。三下裏同惡相濟。破了白陽真人禁法。由此如虎生翼。惡焰復熾。小妹來時。家師會說。這三個古尸。久未出世爲害。祇因有着兩層顧忌。一層是無華氏生前。坐下有一神鳩。當年曾仗着此鳩。威震百蠻。神異通變。利害無比。因此他又叫做鳩后。當他未死以前數年。那神鳩忽然生了奇病。一息奄奄。終日瞑目。彷彿欲斃。一直也未全愈。無華氏死後。那權臣知此息。除故君父子外。性暴嗜殺。無人能制。恐異日

愈後有患。便將此鳥。隨定諸臣工。一同殉葬。那鳩入了墓穴。便蹲伏內寢石穴之中。直到無華氏父子。成了氣候。始終不死不活。後來無華氏年久通靈。才算出他無心中吃了一株仙人蘆。昏醉至今。不但未死。心中一樣明白。這多年來。每日都在冥心內練。服氣勤修。年時一到。立即復原。比起從先。何止利害十倍。祇現時身子僵硬。不能鳴飛騰撲罷了。靜中細一計算。那仙人蘆。服下一片。不論人禽。俱要昏醉殞死。過去五百年之久。此鳩所服葉數。距今還有七年。便可出世。不過他潛伏石穴之內。已數千年。身未復原以前。萬萬動他不得。再者他本人。因與白陽真人鬪法苦戰。毀却好些法寶。還被傷了元氣。打落道行。神靈雖在。軀體若死。要在穴中。借那地靈之氣。二次修煉。距今算起來。也還有三五年。方能形神俱固。自在遊行。二層是戎敦窮奇。各有一次天劫未滿。因墓穴中地利絕佳。又有兩釜數千年的靈油。和那幾盞神燈。無窮妙用。爲天魔所最畏忌之物。恰巧妖道金花教主。鍾昂父子。因往東海三仙處盜藥。被妙一真人齊師叔所殺。死前借血光遁法。逃回青田山。知他那一教。爲惡多端。自己死後。更不爲正派所容。卜了一卦。算出此地。可以藏身。便命乃子鍾敢。帶了三個小妖黨。投到三尸墓中。兩下本就氣味相投。再加鍾敢會煉生肌固魂之法。更合妖尸大用。於是結爲死黨。每日各自用功修煉。準備七年之後。凡百成功。再行大舉。說小妹修道日淺。寸功未立。正好乘此時機。前去除他。行時又再三叮囑。說小妹此行。吉凶參半。有禍有福。無華氏父子。此時雖不便離山。窮奇伏誅數千年間。機變異常。從未受過什麼災害。不時私離墓穴。

作惡害人爲榮。他知軒轅聖帝陵寢中藏有一面昊天寶鑑和一座九疑鼎。都是宇宙間的至寶奇珍。已經謀竊數次。雖未得手。並不死心。這兩件寶物。藏在聖帝陵寢內穴拱壁之中。有聖帝神符封鎖。外加歷代謁陵的十七位前輩真仙。所加重重禁法。本來無論仙凡。俱難刦取。但是近年聖帝神符。已失靈效。正該寶物出世之時。恰巧那妖道手下。有一怪鳥。平日以尸爲糧。爪喙勝逾精鋼。專能穿土入石。下透黃壤。妖道又會一否石遁妖法。能避開前後墓道所設禁法。由側面遠地中攻入。兩惡既合。勢必再起貪欲。同謀復往刦取。此番去白陽除妖以前。可先期趕往聖陵。謁拜禱告之後。用家師靈符仙法護身。逕用土遁由墓門入內。取了二寶。再往白陽。萬無一失。否則功雖終於必成。恐難免旬日災危了。也是小妹大意。命中該遭此刦。行至中途。忽遇前世宿仇。橫加阻礙。當時氣盛。忘了家師叮囑。沒有暫避一時。不與計較。兩下爭殺起來。連與鬪法三日。方行得手。還未過家師所說的日限。妖尸窮奇。垂涎此寶。已數千年。俱未得手。短短三日功夫。不見得便被盜去。誰知到了聖陵。費了許多心力。方行入內一看。不但二寶全失。四壁還略有殘破痕跡。出陵見一束帖。乃舊友白谷逸所留。才知窮奇已在二日前。仗着妖法妖鳥。將寶盜走。他受東海玄真子所託。辦一要事。行至那裏。看出有異。運用玄機一算。才知寶物已失。窮奇盜寶之時。本還想殘毀聖陵。幸得壁間埋伏發動。神弩齊發。才將他驚走。因知我隨後必去。特地留柬代面。並囑速來。他辦完那樁要事。或能趕來相見等語。小妹自恃兩世修爲。靈根未泯。又從家師學了金剛天龍諸般坐

禪之法。還有隨身的許多法寶。沒有熟計深思。一到此。見洞內有數點星光閃動。當是妖尸弄鬼。冒然追去。連破了他兩重妖法。和道友一樣。由黑霧中闖入內穴。殺了許多殉葬古尸。方覺他們無什伎倆。誰知那些殉葬古尸。早爲白陽真人誅戮。並未復生。乃是受了妖法驅使。用作誘敵之計。眼看殺光。忽見榻上古尸坐起。剛發劍光上前。便被竊奇和妖道。在黑暗中。用顛倒五行挪移大法。將小妹困入一個石穴之內。更由妖道設壇。將本身元神虛禁起來。脫身不得。幸而見機還早。一覺出情勢不佳。立時盤膝坐禪。外用飛劍護身。雖然他台上鎖物不去。脫身不得。但祇是邪教中的借物虛禁。坐禪一日不爲所破。仍是無可奈何。所惜應變倉卒。把放出在身外的幾件法寶。和途中採得的一株仙草。俱被他們奪去。法寶當能珠還。那株仙草。必爲分服無疑的了。連困許多天。靜中觀查妖黨動作。俱得深悉。但是元神受了虛禁。在石穴中。雖然受困。還可運用禪功。抵禦一時。如出石穴。他將鎖物行法一毀。便即裂體而死。昨日正自悔恨。不該冒昧行險。沒有深思。聽妖道妖尸談論。又有幾人。爲神燈所誘。誤蹈危境。祇因每次來人。我等都要守着當年白陽真人信約。不過神木警碑深入。不肯下手。來人看似無什法力。却都善於隱身。又極機警。稍見不妙。卽行隱去。因這一遲延。再略爲大意。等到妖道命他門徒出追。已被逃走。歸報來人。語聲步聲。頗爲細碎。不似生人。以爲是山中木客靈藥之類。初學人形變化。算計下次必來。還吩咐妖黨。隨時留意。務要生擒。今日正該用妖焰煉那鎖物之時。便聽他們在說。適才來一女子。劍光甚是利害。已被戎敦

窮奇誘入內穴。正商量用極利害的妖法。困陷來人。道友已乘其不意。飛將出來。按說妖尸有數千年修煉。固不好惹。便是妖道師徒。均非弱者。也是他命該遭劫。道友出來時。他正在行法緊要的當兒。道友又是二寶齊施。使得他們措手不及。祇戎敦遁走。妖道師徒。竟難倖免。妖道一死。妖人無人主持。小妹在穴中。神光大旺。恰巧道友將他法鼎鎮物。一齊毀去。元神無制。立即脫身出來。此時危險萬分。動作稍失神速。道友必也鎖陷在內。事便難說了。說時。健玄兩小。爲洞中巨聲所震。一見師父劍光。便慌不迭的。飛跑趕至。雲鳳命各將隱身之法撤去。現身出來。給咪咪口裏塞了一粒五姑賜的靈丹。漸漸蘇醒。正命四小上前拜見。聽罷前言。忽想起五姑曾說。曾祖姑凌雪鴻。現已轉劫。託身在姑蘇七里山塘。一個姓楊的家中。此女恰好姓楊。看年紀不過雙十。却說曾祖姑父追雲叟。是他舊友。明是他老人家無疑。不禁脫口說道。道友既與追雲叟有舊。名分已高出雲鳳數輩。適聞姓楊。生在姑蘇。你老人家。前生莫非姓凌。名諱是上雪下鴻。五十年前。在開元寺兵解坐化的麼。楊瑾驚道。我原姓凌。如今小字凌生。便爲的是這一層內果。你是怎生知道。雲鳳慌忙下拜。口稱曾祖姑。說了前事。楊瑾聞言大喜。忙拉起道。道家不比俗家。重在入門班列。所以你又可算我前生嫂氏。崔五姑的門下。你對白道友。用那尊稱尚可。我已轉劫易姓。如此稱呼。實有未便。彼此門戶不同。你以晚輩自居足矣。雲鳳自然不肯。經楊瑾再三解說。方允僭稱師叔。楊瑾雖然前因未昧。道法高強。轉世年紀。畢竟還輕。見了四小。甚是心愛。與雲鳳更爲莫逆。互稱奇遇不置。

末後又談除妖之事。楊瑾說：「三尸本有兩柄金戈，再加上軒轅二寶，着實利害非常。雲鳳適斬妖道，一舉成功。由於對方輕敵太過，諸般都是湊巧。論道力決非對手，自己連受多日之困，元氣未復，須按師父坐禪妙法，少自休養，再與雲鳳同往。有備於先，縱然不勝，也不致於二次失陷等語。」雲鳳自然遵命。當下二人便帶了四小，往白陽崖洞中飛回。進洞落坐，雲鳳重又率領四小，上前拜見。獻了清泉山果，因楊瑾變計，要修養真靈，復元之後，再去除妖。坐禪須在夜間子時以前起始。天甫黃昏，還有餘暇，互相談起前事。才知凌雪鴻自在開元寺兵解坐化後，他生前殺孽太重，內功也稍欠精純，成不得地仙。幸得神尼優曇護持他的真靈，到處尋找軀殼，因是功候未成，便遭兵解，不比尋常元嬰神遊失體，祇是一具好軀殼，便可入竅。又因受了他前生恩師芬陀大師的重託，欲令重轉一生，由幼年入道，以求深造，更要避免輪迴，免昧夙因。不須在遊行之際，遇到那剛剛斷氣夭亡女嬰，附體重生。這女嬰又須生來靈秀清健，不是濁物。方配得上。可是這等靈秀清健的女嬰，又不會夭亡，遇合極難。連帶他尋了好些天。最後，仗着神尼優曇的玄機妙算，才在姑蘇閶門外七里山塘，找到他的軀殼。那家姓楊，名阿福，是個極本分的人。妻子潘氏，以種花釣魚爲業。又種得幾畝田。吳中富庶，本可將就度日。無奈膝前子女衆多，潘氏自十七歲出嫁，差不多每年有孕，而且每生必育。中間有幾回，還是雙胎。雖然夫妻二人，年甫四十，已生了二十多個子女。一個指身爲業的人，却如何養育得起。一年到頭，都是爲了兒女忙累。後來人口日多，休說撫養艱難。

便連住的地方都沒有。偏生末七人胎全是女孩。一點的男孩子。還可送出去傭工學生意。減些食糧。這些孩子。年紀都小。個個生相醜陋。加以乃父經年辛勞。乃母除料理家務外。一年有半年拖着大肚子生病。沒有精神管教。無一個不是淘氣。到了極點。常招鄉鄰厭煩。連想送給人當童媳了頭。都沒人要。便大了來。也未必嫁得出去。簡直是許多活累。每日正爲此愁煩。偏生末一胎。生楊瑾時。要知後裏如何。且在下集分解。

